戰時日記

王禮錫著



神州國光社刊

111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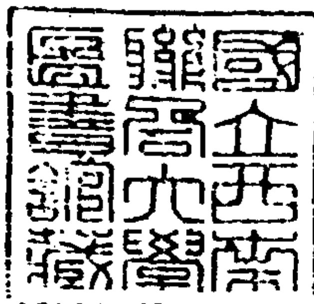
戰時日記

●



王禮錫著

上海神州國光社刊





中國反帝戰

中日戰事史料徵輯會

再版序

很意外地這樣一册不像樣的東西三四個月就再版了。在這裏我要提及的只有兩點：

一，這本日記裏面關於義勇軍的描寫太少了，後來復旦有幾位參戰的勇士向我敍述了他們當時的勇敢的行爲，我很想在再版時寫一點，但爲了事務的繁忙終於沒有寫。這是對義勇軍及讀者很抱歉的。

二，附錄裏增加了秋原兄一篇寫戰時生活的文章。

至於其他一切責難的或過譽的批評，我除了感謝以外，沒有什麼可說。

禮錫 一九三二，一二，一八日。

序

這本日記本來沒有「問世」的價值，裏面沒有精采的議論，沒有驚心動魄的描寫，裏面所記載的僅僅是一些私人的生活，一些知識份子在戰時的遭遇和散漫無力的智識份子的一些無力的運動而已。雖然也談到戰地的消息，發了一些無謂的牢騷，但消息既不詳細，也未必翔實，有時且故意記載些後方的謠言；而牢騷則止於牢騷而已，既沒有尖銳的文學的諷刺美，也不是堂堂之旗正正之鼓的政論。所以，這不是一冊文學書，也不是一部戰史，也不是一部政論集，何必使鋅紙機輪受災，而印刷排字工人徒勞呢？

卸從別一方面看，滬戰小說已經有人在寫而且已經印出來的也不少了。戰史戰紀這一類的書已經有各種各色的厚的薄的本子在各書局的櫥窗裏排列，在馬路上的報

攤子上叫賣了。而這一次偉大戰爭的側面記載，像文化界的情形，著作者的私人生活，以及民間的傳說與謠言，和一個無關重要而也無法否認他爲社會的一份子，無法否認他的活動與思想是社會一部分的反映，像我這樣的一個人在戰時的心理的發展，和戰時對各方面的觀察，以及一些無所謂的牢騷，也許可以使讀者發生一點興趣吧？

在日本，我們曾參觀過一次震災紀念館，是紀念日本幾年前大地震的事實的。裏面不但有地震全部的大模形，全部的地圖與統計的說明，並且有工廠融化的機器，鐵匠店成千成萬的鐵釘的融毀，甚至小學生習字成績的餘燼，或燒殘的一段竹竿與草蓆也給牠們一個位置。這本日記自然夠不上做地震全部的大模形，或地圖與統計，工廠融化的機器也還夠不上，就算是這個大紀念館中的一份燒殘的小學生習字成績或一段竹竿半張草蓆吧！

當我提筆來寫這篇短序時，停戰協定簽字已經有半個月了，上海依然沉迷在金迷紙醉中，上海法租界冷寂的一角的一個小樓上依然是冷寂，玻璃窗上已經不再爲砲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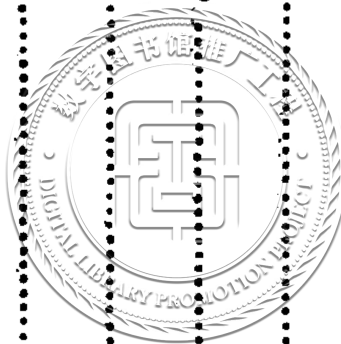
所震撼，街外青空配着雲彩依然保持着靜的調和而沒有戰火的長舌去熱烈的挑動這靜穆的天宇，弄堂口也沒有川流不息的難民的呼叫，有的只是一些又髒又鬧的一羣白俄孩子的打架與喧嚷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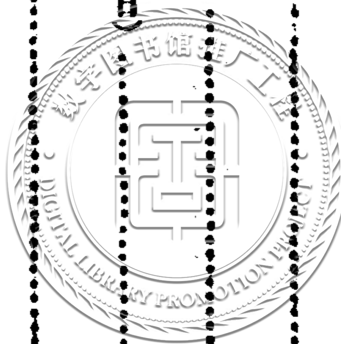
望着桌上一堆戰時日記的校稿而苦笑自問：「中國假若能再來一次有出息的反帝革命戰時，不會再在後方寫這樣無出息的日記吧？」



一九三二，五，二十，於上海廿世東路，三德坊六號小樓。

目次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附錄

戰時日記



滬戰爆炸第一聲

一月二十九日

黎明，S君破門而入，狀似非常惶急，說昨晚十九路軍已經和暴日的軍隊幹起來了。我們張皇地起床，急於出外打聽消息。

剛要出門，秋原來，說租界內各處交通已斷絕，子英秀水都陸續地從青年會來說全市商店已經罷市，銀行也不開門，一切鈔票都不通用。十時，希聖來，他住在海甯路新生命書店樓上，離閘北很近，從書店樓上可以望見閘北的日本飛機擲彈和冲天的大火。

「日本五六架飛機，都集中在閘北擲彈，飛得非常之低。打一個旋，擲一個彈，起一陣火；打一個旋，擲一個彈，起一陣火。整個閘北已成了火窟，火燄與黑烟瀰漫了半個天空。中

國軍隊用步鎗打飛機，其效力自然非常之微，但有人的確看見一架飛機像中彈似的斜斜的飛落。商務印書館似乎已經起火，文人的心血與工人的血汗都化成滿天的灰燼，像陽秋落葉一般簌簌地到處紛飛。有人在海甯路附近拾着飄來燒殘的片紙，似乎是植物學教科，商務印書館的被焚，是更加證實了。不過東方圖書館似乎還沒有起火。」這是希聖的敘述。

小屋子裏充滿了不安，幾架書不知道那一天會變成灰燼，書櫃，桌子，乃至於牆上的鏡框，都像負着氣，特別顯露其刺目的棱角，沙發上都像長滿了刺，坐不下去。一羣人穿來撞去的，誰的心頭都像包藏了一把火或一顆炸彈，碰着什麼就要爆裂似的。

「我們趕快喫點東西出去看看吧。」鹿皐急地說了，即轉入廚房去催娘姨做飯。

飯後，我們都分頭出去。

街上表現得非常的恐慌。鋪子都關上了門。僅有找換零錢的鋪子在鋪窗上還留一個小洞。人都張張皇皇地走。街頭有兩三個人停止脚步說話的時候，就有一羣人圍攏來

聽消息。一元一張的鈔票，已經不大通用了；至於五元十元的無論是買米買炭都不成，給銀錢舖也找換不開。並且米和炭的價格一點鐘比一點鐘增高。

戰爭要這樣延長到一個月，定會發生大恐怖。一切存錢在中國銀行的，定會提存外國銀行。銀行錢莊倒閉。一切店鋪得停止營業、饑民從滿街的流浪而洪水一般地去到處搶飯吃，我們也不免要成爲猛獸一般的暴動者之一份了。

憤怒與恐怖抓住了街頭的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可驅上民族鬥爭的最前線，如果有很好的組織來領導。

順步溜到叔模家，叔模表示很閑靜，他的性情是遇事不大着慌的。他主張讀書雜誌辦一個號外，我也正這樣想，只是不知道戰爭擴大至若何程度，新聞路的印刷所是不是還可以開工。

叔模說從他的屋頂可以看見閘北的火。我們都爭先地登上屋頂，濃烟遮蔽了半天！飛機一羣還在閘北方面盤旋着，不知道多少文化的精華在這濃烟裏消失！不知道多

少可憐的生命和多少可憐的生命所託命的物質化為灰燼！上海的一個貧民窟是給暴日的炸彈結束了！

回來吃過晚飯，我們的客廳裏堆滿了許多人：芳艸夫婦，希聖，秋原，覲彬，農山，子英，秀水，各人都報告各方面得來的消息。使我們整個屋子興奮得發狂的消息，是日軍被我十九路軍打退，老靶子路附近是無敵軍了。

「我們能夠做點什麼呢？在這個反日戰爭當中，我們總得找點什麼事做做才好。」鹿開始提示這個疑問。

有人提議捐款慰勞士兵，有人提議組織義勇軍，有人提議到街頭去宣傳。但是，我們的朋友也和我們一樣地窮，朋友以外的人，是會得不到他們的理睬的，所以募捐是徒勞無益。組織義勇軍吧，我們既沒有軍事知識，又沒有武裝羣眾。至於宣傳，日軍已有飛機炸彈，鎗炮，火在作事實的宣傳，賣膏藥的講演中什麼用！結果，仍然離不了動筆的事，決定出一個抗日戰爭號外，由讀書雜誌文化評論兩社合作，錢也由兩個社的份子自己掏。希聖

決定社會與教育社也出一個號外。

『那我們就開始打聽消息和找印刷所吧！明天就出版，誰和我同去？』我站起來，順手就披上大衣。

『我去，我去……』子英，秀水，芳艸，鵬彬，秋原，農山都爭着去。

『咱們都去吧！』

一窩蜂擁出門，只留希聖，蘊芳，叔舉和鹿在家。後來希聖也趕回去寫文章了。交涉好印刷所，打聽了消息，回來時已夜深，還寫了一篇時論，準備明天用的。

一家人誰都緊張得睡不着，幾乎談到天亮。

這次戰爭的爆發，簡直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

自九月十八夜張學良無抵抗地把東三省送給日本以後，日本對中國是肴着進逼騷擾沿海各埠，出兵上海，種種威脅的舉動，都顯然在預期之中。政府雖處處宣言收復失

地，不但沒有一兵一卒向東北動員，而且全國軍事的配置，都保持平日「割據地盤式」的配置，並沒有絲毫對外的形跡可尋。無論在自己和敵人，都在默契中了解此次中國將接受日本的任何侵佔與侮辱。

一月十八日滬東三友實業社附近日僧被毆事件發生以後，日本領事四項嚴重的抗議：道歉，捕凶，賠償，及取締排日行動，上海市政府也在意料中於昨晚完全滿意的接受了。而且市政府馬上雷厲風行地執行其僅有的威風於自己的民衆，各界的抗日救國會就在其威風之下結束其命運。日本進而要求中國軍隊退出閘北，據說政府也屈服地接受了，正在和十九路軍接洽換防之際，日軍突然地向閘北進攻。

事實和預期不符的原因，完全在十九路軍。當馬占山在東北抗日的時候，T軍長已決心提拔一旅精兵，改換民衆義勇軍的符號，北上赴援。這件事很少人知道，有一天在C先生的家中，T軍長伸其長頸度其鶴一般的闊步，「我軍雖在中國已嘗試過一切精銳的隊伍，但不和外國軍隊作一次戰，則過去一切戰爭都是罪惡，我們的苦是白受了，精力

是白費了。」憤然地說。

於是C先生，C總指揮，T軍長三人作一度協議，就決定抽調一部分隊伍用義勇軍的名義北上，到準備就道之日就發表通電，事前不聲張。通電C先生要我起草，我自然義不容辭地答應了。

義勇軍正準備就道，通電也準備發出，上海忽陷於暴風雨的前夜，十九路軍遂不必從長途的跋涉去發洩他們的民族的義憤。

因此，這民族戰就在十九路軍自發的抵抗中爆發了。

晚間，偕鹿去看廖夫人。廖夫人方掙扎其老憊的軀體，揮動其枯瘦的腕，正忙着組織救護班和慰勞隊。要鹿參加這個工作。明晨開會討論慰勞隊進行的事情。鹿答應明天到會。眞如夫人也參加了這慰勞隊，現在正買慰勞的物品去了。

孤立的悲哀

一月三十日

今天各方面都緊張起來了。在上海，從來整天整晚的資產階級的姑娘少爺們狂於跳舞，迷於電影沉醉於芬烈的香檳；工人們則整天整晚勞苦萬分地爲着生存而勞動，爲着裝點資產階級的金迷紙醉的文化而勞動。現在，日本的炮火，轟着整個上海向另一方面動：舞場關閉了；電影院很少人進去了；平常拖長聲音叫賣報紙的像煙鬼似的報販，現在慌張地自晨到晚揮着不同樣的朝報晚報號外滿街飛跑了；救護事業也到處進行着，並且策動了許多闊太太小姐們；民衆義勇軍尤其像雨後春筍般到處苗起。民族的狂熱把整個上海的民衆燃燒得瘋狂了！

我們五六個朋友全部動員去辦那個小報，探消息，編新聞，寫文章，校稿乃至於指導排字，印刷，招集報販子都是自己動手，居然自九點鐘到下午兩點鐘的努力，滿街的報販子就揮着抗日戰爭號外在叫賣。

叔模不大贊成我的市民抗日政府的主張，他以爲自己沒有組織的準備，這口號是空叫了的。我和他辯了很久，甚至罵他是自私的政論者。其實沒有組織什麼都是空的！一切眞理屬於力量，一切力量屬於組織。孤獨者的口號永遠是風中的柳絮，飄揚無着落的。

況乎中國這次的民族戰，我看是支持不下去的。支持政府的中心力量是金融資產階級。而金融資產階級完全是投機性的。他們並不是投資於工業以壯大自己的階級，他們是投資於公債與租界內的土地。前者是政治投機，政治一天可以苟安，則他們可以累積一天；後者是沾潤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剝削的餕餘。假使戰爭延長擴大，上海爲着不安全而地皮價落，公債更不待言要吹台，金融資產階級和其所支持的政府便沒有存在的可能。這樣構成的政府可以長期支持這對外戰爭嗎？

所謂市民抗日政府正是企圖一個新的政權起來。這新的政權起得來嗎？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一樣的力量薄弱，將以那一個階級來支持這市民抗日政府？換一句話說，市民將以那一個階級爲內容？這個問題解答不了，新的政權便起不來。不過是戰爭之後屈伏，屈伏之後暴發一個新的內戰，延長並擴大混亂而已！

所以，市民抗日政府者，不過是夢囈而已。雖然明知是夢囈，無妨藉以麻醉自己；雖然明知是鏡中花，也無妨藉以欺騙自己！嗚呼，孤立的知識份子的悲哀！

今天苦極了，一早起來與鹿分開，她去鄒廖夫人，我去探消息編報。把重要的消息探好了，寫交在印刷所候着的一羣朋友。我又爲廖夫人去找醫生看護。到廖夫人家時，她們都已走了。據說在新世界開會。趕到新世界，又說幾輛貨車裝到戰區去了。我很担心，日本人是很野蠻的，戰區怎麼可以冒然的闖去呢！後來打聽到她們經過許多周折才把慰勞品送到後方去了。

天賦眞理

一月三十一日

某黨的一個小報，在今天有一篇「請看王禮錫的政治主張，」是批評我昨天的時論。

昨天時論的內容是三點：一，武裝全國民衆作持久擴大的抗日戰；二，全市罷市罷課罷工，反對日本暴行，威脅各帝國主義在上海的統治；三，市民自動組織市民抗日政府。

批評的內容呢？「主戰非誠意，爲的要轉移階級鬥爭爲民族鬥爭。罷工也非誠意，爲的是欺騙工人。市民政府的主張也非誠意，爲的是要打倒某某的政府，建立某某的政府。」總之，主張是對的，在我說來就不對了。

眞理只限於自己的方面，到了別人的一方面，即或與自己沒有兩樣，也是不對。所以，「主張」無罪，罪在我是我而非他。

據說從前的皇帝們是金口銀牙，說什麼就是什麼，大概「天賦眞理」應該歸之於他們。我無罪，天沒有賦我以眞理的特權其罪。

午後一位朋友來商量組織義勇軍的事，約到口口飯店。飯店裏開了四間大房，亂糟糟總有六七十個人擠着。擡拳頭的擡拳頭，嚷的嚷，起草宣言的起草宣言。他們說全部近一千鎗，子彈也不少，至於人不號召則已，一號召萬人可以立集，只是沒有糧餉。我想事情有點玄虛。主張他們有勇氣有辦法就衝日軍區域，儘量破壞日資的一切工廠及大商店。這樣做不到，就給十九路軍做點後方工作倒還實際，他們不聽，要組織正式軍隊，並且說有某某幫忙。那只好由他們去。這個時候多做點破壞工作總是有利的。

『十九路軍的歷史就以這民族戰結束了吧？』

二月一日

幾天來累極了，打算今早多睡些時，七點鐘就有人來敲門，只好揉揉眼睛爬起來。

進來的是兩位黃浦青年，持口口的名片找我商量組織義勇軍問題。據他們說，在某地有武裝民衆兩千餘，在某地有三千餘，在某地因爲刼奪過敗兵的武器埋在地下的鎗支也不少。現在的問題就在沒有通行證，沒有領袖，他們羣推口口來領導這個武力。口口請他們來徵求我的意見，並希望我幫助。

口口是曾經做過師長的，他來做這個事自然很適宜。不過所謂武裝民衆很明顯的是土匪與流氓，這些沒有生產背景的武力是很危險的。最好在這個時期，前敵組織一個

戰地政治委員會，將戰區附近的農民工人商人武裝組織起來，這倒是一個新政權的基礎。

九時過着憬然，談及這意見。他是一個很沉着的軍人，近來更沉默了。他移動其似乎文弱的身軀在客廳裏踱着；但雙肩上似乎壓着極困頓的重負，大概有什麼很難解決的問題，或者前敵有什麼不好的消息正在煩苦着他。客廳裏靜極了，只有門外急促的電話聲時常傳來。

「只是十九路的孤軍不能來担負這個責任。」這是他對於我的建議的一個答覆。

「然則對於義勇軍的蠭起怎樣處置呢？」

「我們沒有權領導他們，也不忍阻止他們，只好盡我們的力量從旁幫助」

我隨便談起了這兩天義勇蠭起的情形之後，大家沉默了半晌。

「十九路軍的歷史就以這民族戰結束了牠吧！」蔣很淒涼悲壯的這樣說。立刻一幅血戰圖展開在我的眼前，無情的炮火不斷地轟，我軍壯年的英勇的士兵一個個倒在

血泊裏，──十九路軍的歷史在這樣淒涼悲壯的民族戰下結束了！──政治的環境僅僅使這個戰爭造成這樣慘淡的意義，這是中國民族史上的一個大悲劇！

十時，我們去印刷所編報。罷工委員會派人來工廠宣傳罷工，工人不理會。我替他們把工人集合在天井裏談話。他們要工人推派代表，工人不派。結果，仍由我指定兩個代表參加。

「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脚。」這些工運先生們只配在他們掌握政權時，用皇皇的詔令去指揮罷工。嗚呼！無產革命的前途！

自今天起，停戰三日。

罷工抗日與罷抗日的工

二月三日

工運先生們又要我替他們聚合工人宣傳罷工了。他們中似乎以一個矮子比較強幹。

『資本家是不是壓迫你們？』那矮子問。

工人們不作聲。

『現在是年關了，你們有許多債主要逼你們還債，所以你們要要求「年關雙薪」』

最後一句用叫口號形式頭一挺，手一舉，臉擠得紅紅的。他意想中羣衆一定會高聲應和『要求年關雙薪！』這樣他就居然像一個工人領袖了。

工人們仍然不作聲，也沒有表示。

「你們平時所得的薪水，不夠你們自己的生活，更不夠養活你們的妻兒子女。你們要曉得，這不是你們的能力不夠得更多的錢，是因爲資本家剝削了你們的剩餘價值。所以，你們要要求加薪！」

「日本來打我們，我們鋪子都快要關門了，我們好意思在這個時候要求加薪！」一個工人輕輕地說。

「我們要要求這些切身利益，我們就得表現力量，所以，我們非罷工不可！」矮子說，

「好！」另一個工運者說：（因爲他看見工人沒有應聲）「我們自明日起停止一切工作！」

工人們仍不作聲。

「我有一句話給你們各位貢獻，」我是非攙嘴不可了，因爲這危及我們所辦的小報，「這一次罷工，應當是政治的意義超於經濟的意義，「反日」的口號下可以集中一

切力量，罷工也應當在這個口號之下行動。至於資方，這時也沒有辦法，雖然你我都不是資本家，資本家的底蘊我們不清楚，但銀行關門是事實，有錢也取不出來。能維持原薪就算很好，怎能發雙薪，怎能加薪呢？

「有一件事是關於我們自己的，也是關於反日工作的，我們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原諒與幫助。就是希望對抗爭戰爭號外的工不罷。我們是為抗日而罷工，不是罷抗日工作的工。這點意思想必大家能接受。」

「那抗日戰爭號外由罷工委員會接收好了。」一位工運者像有準備似的毫不思索的說，

「你們以什麼資格來接收這個號外？」秋原很氣憤。

「本來我們自己也準備罷工的，不過我們的罷工，是能為市場生產的工，而積極參加抗日工作的工。現在我們兩個報紙，一個為士兵看的——軍中日報；一個為民衆看的——抗日戰爭號外；都是抗日的工作。我們不是要全社會停頓，而是要全社會作戰，一切

組織成爲作戰的組織。你們既是罷工的總機關，所以這個工作就讓給你們去統一去包辦。但你們所包辦的工作僅是罷工呢？還是一切抗日工作？如果限於罷工，那號外的接收你們既沒有必要，也沒有權去接收。如果是包辦一切抗日工作，那我得問你們前敵打仗的工作是不是也由你們去接收？」我這樣問了他們，不等答覆就走了。

那矮子瞪着兩眼。

工人一哄而散。

工人的血

二月三日

小報夭折了！

當我去印刷所編報的時候，許多工人圍着我在印刷所的門前，中間有四隻可怕的血手。據他們的敘述是工運者要他們能工，要他們向資方要求利益，他們仍然是一向的沉默。他要一個小學徒出席能工總機關的會議，學徒不肯去。

「我給你們謀利益，你們還不肯去嗎？賤東西！」說着就是一個耳光。左手一個畫餅，右手一口寶劍，不接受畫餅的，就是一劍，這是做工人運動的法門，嗚呼！

其餘的工人動了氣，要驅逐工運者出去，工運者中的一個就拿出小刀殺傷他們兩

個人。

當我上樓的時候，校對部中兩個工運者又裹着頭來向我哭訴，說工人打了他們。工廠既不是我的範圍，糾紛又根本與我們無涉，算了吧，報也不辦了，糾紛讓給糾紛自己去處理。

吳淞開戰了

二月四日

自昨天停戰期限終止，人心都惶惶不安地期待着大戰的快要到來。

今天果然開戰了。

傳說不一：

有人說吳淞砲台給日軍轟毀了。有人說要塞司令鄧振銓死守吳淞。

後來到口處才得到消息。所謂吳淞要塞司令者早已料敵如神，知道日軍要炮轟吳淞，帶着妻兒子女一溜烟跑入租界。炮台上簡直就沒有打得響的炮。現在是十九路軍譚啓秀的隊伍在作戰。

中國近年以來，軍費也花得不少，不過是全數用在內戰上面。至於洋大人，他們從來沒有想到要抵抗的。並且洋大人們在他們眼中是天生的不可抵抗，所以並沒有浪費他們一點軍費去修理要塞的炮台。『天下爲公』這話是對外國人說的，中國的『天下』儘可『公』之於外邦，不可『公』之於『家奴。』根據這個原則，所以對內是『奪取地盤』對外是『門戶開放。』因此，吳淞的炮，就沒有一個是響的。

不過，事出意外，吳淞的炮雖然不響，十九路軍的短射程的野炮，居然可以和日本的最新式最利害的重炮抵抗，居然抵抗了一整天，直到晚報來時，吳淞還在我們手裏。如能一天天繼續抵抗下去，抵抗到十天半個月，則眞是出乎他們意外的違反天理的事了。如果從前的軍費能用一點在邊防，將更有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

小張的『不抵抗，』並不是小張的新發明，從中國軍事設施的輕重看來，中國自滿清末造以來，在無論誰當政的時候，從來沒有準備抵抗外侮，『不抵抗，』在從來的統治者是默契的預定。

小張的不抵抗是意中，十九路軍的抵抗是例外。政府對於這例外的教訓，不知所得的是什麼。

炮聲不斷度除夕

二月五日舊曆除夕

炮聲不斷度除夕，
深夜圍爐肝腑熱，
各有如潮心事紛，
坐看戰火吐長舌！

今晚炮聲特別的重而且密。法界冷僻的一角的一個小樓上，四個人圍着爐，沉浸在當前的怒憤與回憶的悲哀所糾結成的痛苦中。我的腦中常常閃過一張張模糊不清的影片，給重且密的炮聲，一幕幕毀滅了！

爐炕裏熊熊地燒着大而乾的樹根，一整夜燒不完，除夕『燒猪頭』的習慣，在我們鄉間是一年年不倦地演下去。一面是牆，一面是爐，我和妹妹坐在靠竈的小杌子上，母親坐在靠牆的長凳上。妹妹很頑皮地翻着樹根看，『這是猪耳朵，這是猪的長嘴，這是猪眼睛……』有時拍的一聲，火星向柴堆裏飛。『鬧什麼？』母親中斷着正在講述的故事加以制止。

有時我們在火光的喜悅中唱着歌謠，或唐人小詩，母親敲半月形的小凳子作拍子。轟……一幕毀滅了。

後廳兩個老者對坐着，鬍子都白得如銀，祖父的長些，頂長的幾根垂到胸際，但牠們是有趣地曲曲折折地往下垂，不像一蓬草樣的不藝術，很像他的性情一樣的溫厚而神祕。叔祖父的短些，也像他的性情一樣地古怪，牠的尖端向上翹。他說話時常常摸他的鬍子，並且極力使牠的尖端翻上去。

幾個小孩侍立在他們的旁邊。

他們的話，我們小孩不大懂，約略知道是談些書本上很淵博的話。但是這空氣的神祕與藝術勾留着我們。

我們跕或蹲在這兩個寬袍大袖的老者之間的火爐旁，可以直到他們要去睡的時候。他們是不守歲的。

轟……又一幕毀滅了！

一個青年的學生，披着一領薄舊不大能禦寒的棉袍，在可以吹倒入的東湖風中來來去去，趕着一年的最後一天的工作，領取最後一個月的低得幾乎不能養活自己的工錢，在滿城爆竹聲中跑回不能轉側的寓所。仲烈正在開箱取出其最後的孤注，我們拚湊起來就走上一個全城最低廉的一個清眞館。

『炒牛肉絲！』

「多加辣椒！」

「先生，還要什麼？」堂倌問。

「吉安冬酒。」

「菜不夠吧？今天過年。」堂倌很奇怪我們只說一個菜。

「喫着看，不夠時再來一個炒牛肉絲，多加辣椒。」因為這個菜價廉最多，刺激性又很重。

堂倌笑着去了。

豁拳，鬧酒。

駡人。

談國家大事。

周圍的視線都集中在我們一桌。

轟……又一幕毀滅了！

「兩盆梅花五曲屏，

一個大姐何處尋？」

我，小鹿，叔模子英四個人闖進圖書館長室，靠壁兩盆清香滿室的梅花，一個五曲的圍屏遮着火爐，桌上堆滿了裝璜得古香古色的一套一套的書，眞像紅樓中小姐們的住室了。「兩盆梅花五曲屏，一個大姐何處尋？」我頌。

等一刻大姐來了，帶了不少的餅果，小白梨，大鴨梨，東安市場頂好的一家的五香瓜子，精緻的糕餅，堆滿了一桌、

圍着爐清談了一夜。

叔模是中年人的情調，在這微溫的生活中，找點微溫的清談以自娛。大姐是充滿着徘徊於「愛戀」與「獨身」之間的若隱若顯的悲哀。我和小鹿是將近進入愛之領域時各各門點神祕的機緣，而在這莫可名狀的神祕的酒漿中沉醉。所以大家一直談下去通宵

不覺得一點困倦。至於子英則尙是無所感覺的小孩，坐在椅子上昏昏睡去。

轟……又一幕毀滅了！

風雪肆其威力圍攻一個小樓。

三舖半蓆子的小樓上凌亂地堆着「倚來爲枕臥爲茵」的書卷，一個人披着和服藉書堆而蜷坐在火缸旁。很有充分而安閒的時間使他思念故國的母親，愛人和朋友們；很有充分而安閒的時間使他賞鑑異國的深夜的雪景：鴿籠般像彫刻成的小屋鑲滿了銀，孤危的小樓像海上銀濤洶湧中的扁舟，

轟……又一幕毀滅了！

沒有了回憶，沒有了遐想，沒有了眼前的人，沒有了一切，有的只是炮聲，只是炮聲！轟起胸中的憤火像窗外的戰火一樣捲起長舌向天空橫掃，似乎要毀滅這殘酷的宇宙！

著作者的抗日集合

二月七日

抗日的高潮，使上海的窮著作者捲到這繁華都市的最寂寞的一角的一個中學集中。

會是這樣集合的，戰事發生了，三個五個在街頭流浪中遇着，或適逢其會的擁擠在一個旅館裏，感到智識份子應該貢獻他們可貢獻的力量於這個鬥爭。同時又感到在「反日戰線」之下，應當可以把許多意見不同的智識份子，作一時的戰鬥的集合。於是這「聯合戰線」的會就在這樣自由相約的情形之下開成了。

到會者有陳子展，樊仲雲，李石岑，梅龔彬，戈公振，王亞南，施存統，陳望道，胡秋原，薛鐵

瑚，馮雪峯，丁玲，鄭伯奇，汪馥泉，樂嗣炳等四五十人。小鹿因爲被廖夫人邀去了沒有到會。一個小屋中黑壓壓的擠着許多人，挾着細雨的冷風，從破玻璃窗中吹進，雖然許多人冷得打顫，會議還是很熱烈的進行着。

會中爲些小問題爭吵得很利害。好像名稱問題，有的主張「著作者抗日會」有的主張「著作者抗日聯合會。」爲着這樣的小問題，可以發表一大篇議論，爭吵到半點鐘。又像討論程序問題，「先組織得工作，」和「先工作後組織，」都可以有十幾個不同的意見。智識份子是老愛在字面上做工夫，到了實際行動上是很少有這樣認眞的。

討論了幾個原則之後，通過了一篇宣言選出十五個執行委員。宣言是秋原起草的。執行委員，左聯方面當選的，有丁玲等，托派方面當選的有嚴靈峯，高語罕等；無組織的最多，亞南，秋原，熊彬，望道，存統，仲雲，嗣炳，公振，馥泉，和我都當選。在過去著作者協會開發起會之後，許多人很怕提起智識勞働者的組織。以爲智識勞働者的組織，必受某黨某派操縱。因爲著作者協會發起那天的情形實在使一班中立份子望而生畏。當擬出會員向發

起會通過的時候，陶希聖，彭學沛，高一涵，劉旣漂，李石岑等等都以很奇怪的理由被否決了。被否決的理由，陶希聖爲「參加過新生命」，彭學沛「是有名的汪院長的祕書」，高一涵「是監察委員」，劉旣漂爲「給蔣總司令畫過圍屏，」李石岑「是湖南人。」……

但實際上智識份子是不容易操縱的，因爲他們有智識又愛自由又有其清流式的潔癖。就這次選舉的情形就可看出來了。

附錄中國著作者爲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衆宣言：

全國被壓迫的民衆！

在東北民衆哀號慘叫于日帝國主義者四五月的瘋狂屠殺中，日本的軍隊又用槍砲炸彈轟擊上海了，自一月廿八日以來，兇殘的日本軍隊日夜向上海猛烈轟擊，繁華的街市，人民的房屋，文化的建設，都已變成了一片焦土，而每日幾百幾千的同胞之血肉，也在日帝國主義砲火之下橫飛；幾千萬的失業勞動者被擲出於街頭，無家可歸的難民扶

老攜幼地流離道上，在寒風與飢餓中作垂死的呻吟，中國經濟文化之中心的上海，已經變成了血肉模糊的地獄！

全國被壓迫的民衆！

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瘋狂屠殺之日，各國帝國主義者一則縱日本軍隊依據公共租界作戰，二則假意「調停，」使日軍有調兵遣將，大肆屠殺的機會，最後甚至于提出「中立區」的計劃，實行瓜分中國共管中國的陰謀，國際帝國主義者之猙獰與偽善已經完全表現出來，他們正張大其血吻，準備吞噬被剝削的中國大衆的骨肉！英美法意各國的軍艦雲集滬上，正準備宰制中國的鬥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時時刻刻有爆發之可能，而全國民衆的生命財產，皆將葬送於這大屠殺之中！這個時候，無恥的中國當局依然始終貫澈其亡國滅種的無抵抗政策，始而承認日本的無理條件，繼而坐視十九路軍士兵的孤軍抗戰！

全國被壓迫的民衆！

十九路軍的士兵，已經開始英勇壯烈的抗日防禦戰了！全國民衆都紛紛起來組織義勇軍，武裝抗日了！這抗日的革命浪潮，這全民族的憤怒與熱血，使帝國主義者及無抵抗主義當局恐怖，於是帝國主義者處處妨礙十九路軍的抗戰，而政府當局未聞有一兵一餉的接濟，同時，租界當局封閉反日團體，而上海市政府居然解散義勇軍了！

全國被壓迫民衆！

現在是我們生死存亡的關頭，是我們血肉抗爭的時候！在爭民族自由獨立的戰爭，與亡國滅種的慘禍之間，已沒有我們徘徊的餘地！我們要誓死繼續這抗日戰爭，擴大這次抗日的戰爭，我們誓死反對慘無人道的日帝國主義之屠殺，反對背叛民族利益的無抵抗的當局，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宰割中國的陰謀，反對變相共管的中立區計劃，反對中外統治者壓迫民衆運動，反對一切妥協無抵抗政策，反對有名無實的抵抗！

全國被壓迫的民衆！

我們相信，只有積極抗日到底，才能在這次血戰中，爭取中國民族自由獨立的光榮！

要達到這目的，必須全國民衆以壯烈的決心，實行總罷工，總罷市，總罷課，全國的農工商學兵一致聯合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擴大義勇軍的組織，撲滅屠殺我們的日帝國主義者。我們幷且主張，全國民衆應該組織民衆抗日代表會議，動員全國民衆，指揮全國民衆，與日帝國主義者作一決死的戰爭！

全國被壓迫的民衆，全國的工人，農民，商民，士兵，學生，教員，以及一切著作者們！現在是生死存亡的最後時機了！是我們要自己救自己，以我們所有的力與血，與日帝國主義抗爭的時候了！

在槍聲炮火之中，在血花飛濺之中，我們沉痛地呼號：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上海屠殺中國民衆！

反對設立中立區的陰謀！

援助抗日的革命士兵！

積極抗日到底！

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宰割中國！

全國民衆武裝起來一致抗日！

反對一切對日妥協及無抵抗政策！

反對奸商操縱金融高擡物價！

擴大民衆運動組織民衆抗日代表會議！

聯合世界被壓迫民衆！

丁玲，戈公振，巴金，王禮錫，王亞南，王達夫，王伯達，王伯平，方光燾，方天白，白薇，石凡，田漢，匡互生，任啓珊，任白濤，汪馥泉，汪洪法，沈嗣莊，沈起予，杜畏之，杜冰坡，李季，李白英，李達，李麥麥，李蘇民，李劍華，李石岑，何畏，何丹仁，吳西岑，吳樹仁，林伯修，孟超，金奎光，周予同，周谷城，周爲羣，周白英，周起應，胡愈之，胡秋原，胡仲持，胡楣，胡月祺，施復亮，郁達夫，祝秀俠，俞頌華，俞毅夫，洪靈菲，柳野青，孫師毅，孫福熙，孫君立，袁殊，袁文炳，倪文宙，徐翔，徐雉，馬哲民，夏丏尊，章錫琛，屠金正，莊稼，郭一岑，郭大力，郭超凡，郭眞，高希聖，高衡，高語罕，陶希聖，許德

珩，陳望道，陳子展，陳穆，陳雪夫，陳代青，陳邦國，梅龔彬，張佩箴，陸晶清，張天翼，張栗原，張伯箴，張鳴霄，張耀華，華漢，彭桂秋，彭桂生，傅立，區克宣，黃菩生，楊邨人，楊騷，葉紹鈞，葉華蒂，葉秀夫，管梅瑢，樓建南，蓬子，趙濟，趙景深，趙宋慶，鄧初民，鄭伯奇，蔡慕暉，劉侃元，劉薰宇，劉澤民，劉鏡園，樂嗣炳，樊仲雲，蔣徑三，潘光旦，潘震亞，錢杏邨，錢嘯秋，穆木天，戴平萬，鍾復光，韓煒，薛鐵珊，謝冰瑩，豐子愷，嚴靈峯，顧鳳城，（以姓氏簡繁為序）

從炸彈中瞭望遠景

二月十一日

永安紗廠第三廠被炸毀了，死傷四十餘人，毀損紗機五十餘架。大概誰都會因此而聯想及於這次戰爭的最近導火綫的三友實業社工廠被焚事件吧！無疑地，在產業落後的中國，永安紗廠三友實業社是棉紗棉織業的領班，而爲日本輕工業資本家的生死的敵人，戰爭期間日本對於這土著工業的毀害自然是預定了的，就說毀害中國正在萌芽中的土著工業是出兵上海的重要目的之一，也不算怎樣的過分誇張。

從這橫蠻的轟炸中，我們至少有兩個認識：

第一，以輕工業品輸入中國的國家，對於中國的輕工業資本的發展，是要盡量——

不惜採用最橫蠻的武力——阻礙；

第二，中國輕工業資本已發達到了可以使『以輕工業品輸入中國的國家』感覺到害怕到要敵視的程度了。事實給『封建佔優勢論者』一個劈面的嘴巴！

就國際的聯繫說來，中國不掙脫帝國主義的束縛，中國只有一天天的殖民地化；要想走前一步，非打倒帝國主義不可。而打倒帝國主義的第一步工作，必須要作一次有全國組織的澈底的民族戰。

又從都市和農村的聯繫來觀察：

地主統治不打破，農民購買力日益破產，而工業便絕對不得發展，經濟不得復興，革命的力量也不得增大。

工業不發展，農村崩潰而流入都市的破產農民也就不能加入產業軍。

這也是一個連環。

打破前一個帝國主義與半殖民地的連環，武器是澈底的反帝戰。

打破後一個都市農村交相影響而破產的連環，武器是土地革命。

這一次的反帝戰只能算是一個大反帝戰的先聲！

這一次反帝戰之後，假如有一個全國反帝的組織因這一次的刺激而發生，則中國的前途就付託在他們的身上。

假如這種結合是有的，必然是農工大衆小商人青年軍人與前進的自由職業者的集合。

然而，也只是遠景而已！

停戰中的損失

二月十二日

今日自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停戰四點鐘給戰區中居民以逃避及回家取物的時間。滿街黃包車拉着箱子鋪蓋捲跑。擁擠的行人中，十人有九人是形色蒼皇地帶着他們的狼藉的行李走着。牽一條小狗，或推着一個肥胖的洋娃娃在夾道樹中悠閑地散步的洋女人們就在拉斐德路上也很少見到了。大概她們不願參加這無秩序的擁擠的不幸的人羣吧！

在作戰的時候炮火的轟炸聲，掩蔽了一切可驚的損失。今天，許多朋友的小損失都已暴露，似乎比每天報上披露的鉅大損失的描寫與數字還更使我們關心。人類的同情

心是和關係的深淺成正比例的。

晚上遇着樊仲雲，他也是遭遇不幸者之一。當他的太太回家取東西的時候，在施高塔路口遇着他家的娘姨。（女傭）娘姨說她曾同包車夫回家拿了些重要的東西銀錢，首飾箱，舖蓋都取出來了。

『沒有鑰匙怎樣開門的呢？』樊太太問。

『我們用斧把門劈開，箱子也是用斧劈開的。』這是娘姨的答覆。

樊太太毫不遲疑地和她回去取了一口箱子出來，就讓娘姨走了。回家說給仲雲聽，仲雲斷定是受了騙。再去找娘姨，已經沒有了蹤影。晚間我去看仲雲時，他太太正氣得哭。

趙景深家也被搶了。沒了七口箱，只有書籍散得滿地沒有人要。

最糟的是傅東華，單只散失了書，因爲他把行李搬出來時，有一箱沉沉的書是費了半生精力搜集的英文文學批評的材料，兩個搬運夫抬不動，因此被誤會爲是什麼財寶被流氓搶走了。書是文人最寶貴的財產，喪失了書比喪失了什麼還不幸。

鄭振鐸的住宅也在危險區域。他的最珍貴的書雖已搬赴北平，而次要的書則全部葬送在灰燼中。

任曙在夜間踉蹌地跑來敲門，非常的頹喪地說他的中國經濟研究的材料已全部毀滅，爲讀書雜誌寫的一篇文字也在毀滅之中。僅剩得隻身脫險。

坐顧書室中的六櫥殘書，不禁喟然！

我家十代以來，他無遺產，只有三樓藏書，是最珍貴的東西。就我自己所廉價買得之殿版明版配合之廿四史，自己用了不少的功夫，滿紙丹鉛的貸價支付過自己幼年的精力。尤可惜的，是曾祖父在史館中留存的殘稿，祖父獨學無偶地研究科學所得的一部分——自得山房算草，這一切與人無忤的東西，一概付之『紅』火！

眼前這些殘書，也不知何日在『紅』火與『白』火交攻的時候毀滅！當祖父在日，軍閥戰爭逼近我家門口的時候，村人逃徙已盡，獨我不主張搬家。那時寫過一首小詩：『……身外無長物，卽來亦不懼。萬一數卷書，要則持之去！豈此縹緗物，可以飾邱墓？』封建社

會，資本主義社會，若干年代累積下來的文化，一切都在崩潰的途中，我尚何所顧戀於這些烹之不能食縫之不能衣的書卷！

我們從中國目前各重鬥爭中所獲得的小損失，只有忍受而已！只有忍受而已！

社會民主黨

二月十三日

恐怖構成了陰森的天氣。微雪下個不停，像是給滿街戰區中逃出的難民一種生命的威脅。炮聲打得分外響，每一個人的憤怒的火隨着每一度炮聲而轟炸。我和鹿及叔舉子英以靜默的憤怒答覆外面隆隆的炮聲，環坐在火爐旁。

『你又「報上有名」了！』L君闖門而入，打破室中的靜默，隨即遞給我一張報紙。

『我近來在小報上是受夠了攻擊的了。』我毫不措意的接過來看。戰旗報赫然三個大字，一看就知道和紅旗之類是姊妹刊。

『這回却非同小可。』他湊近來指給我看。在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對時局宣言的

大標題之下，駡過了在前敵血戰的將領蔣光鼐蔡廷鍇和十九路軍的歷史領袖陳銘樞以後，接着就大駡各黨派，在夾注中歷舉了社會民主黨人權派國家主義派，而在社會民主黨之上，特冠以『王禮錫』的標幟『王禮錫的社會民主黨』竟成了中華蘇維埃的第一個標的了。

『他們是屬於一個「國際的黨」，而我是一個無組織的個人——匹夫。以一個國際的黨，傾全力來攻擊一個匹夫，他們未免太重視我了。』

『這謠言是從何而來的？你爲什麼不加以辯解？』他很關心的問。

『總之，謠言的是否被人相信，不是爲着客觀的事實，而是爲着主觀的作用。只要是自己的一夥，事實也可使信爲謠言；不是自己的一夥，謠言也是事實。所以「辯明」只能使「自己的一夥」相信，而「自己的一夥」是不必辯明已經相信了。何況我是根本就沒有「夥」的人？

『這謠言的第一次發現，是新大陸報。雪峯和許多人都說新大陸報是某人的 Spy

機關。我們的許多朋友是不知其爲SPY機關而不相信；他們的政府則明知其爲SPY機關而以爲根據來攻擊人。所以相信與不相信，是不在乎辯明與否的。』

『我早主張你不要在文化界活動了。沒有藉口的活動是吃虧不討好的事。』鹿勵氣似的責難我。

『我要怕干涉，神州國光社的許多書早因爲政府的干涉而出不來了，讀書雜誌也編不成了。我是無論那一面的好都不討的。我是不怕吃虧的。生存一天我就得活動一天。』其實鹿的話是對的，沒有藉口就沒有力量在社會上是要左右碰釘子的。

『我還告訴你一個消息，今天聽說左聯還要給你一個打擊呢！他們說，在著作者抗日會中，你和望道存統秋原龍彬太活動了，而且有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且先借國光社的罷工事件給你和龍彬秋原一個打擊給中間份子一個榜樣。』

L君剛說完，忽然Y君帶着他的無時不緊張的神情來了。

『又出了什麼事了嗎？』我笑着問。

『我剛從一個「老反」那裏聽來一個消息，千眞萬確的。』

頓了一下，『他們參加著作者抗日會的人，組織了一個黨團。剛剛討論了關於今天著作者抗日會民衆運動委員會的準備。他們主張對你們要打擊。第一個理由是：我們當前的敵人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王某是否有這個組織，我們且不管他，我們把他當做這個傾向的標準打。第二個理由是：幹部派說我們和王某勾結，我們爲表示我們的態度起見，應當首先給他們打擊。因爲這種關係，今天他們準備在民衆運動會上爭先提出神州國光社的罷工事件。』

『那倒不錯，他們爲打擊一個傾向，用得着我；爲表白自己，也用得着我。我是愛「成人之美」的，成全了人家，自己吃虧是沒有什麼關係的。項羽割下他的頭顱成全他的朋友的升官發財；他的朋友雖然得了實利，項羽到底也是英雄之舉。』

Y君還繼續轉述了些會場的情形。『著作者抗日會是社會民主黨領導的，我們應當破壞他。』『秋原在會場太活動了。』只是『破，』想不到一點『立』的工作，誠如此，

則眞是道地的『取消派』了！這使我很難相信是事實。

外面炮聲仍然響得很利害，憤怒與感傷擒住我的心！著作者抗日會的發起，本來沒有黨派的畛域，想把各黨派及無黨派的份子，在反日鬥爭的情緒下集中起來，表現一點腦力勞働者所可表現的力量。而他們却犧牲力量於內部的無聊的衝突，迴避我們當前的民族革命鬥爭。嗚呼，這是革命黨的行徑！

龔彬與秋原來，龔彬也是民衆運動委員之一員。我病着不能去。小鹿不願去。我希望龔彬在會議之前，和他們作一度協商，希望他們不必提出。萬一要提出，就由龔彬說明工潮眞像：第一，本會的意義是政治的，而神州工潮完全是經濟的意義，因爲他們鬥爭的口號是要求加薪，年關雙薪，增加米貼等等。第二，神州罷工事件，是工人與工運者的對立，這是由於工運者工作的不成熟，而不是資方壓迫工人。因此，即或要援助經濟性的罷工，我們對國光社罷工事件，也無援助理由。第三，就工人這方面看來，神州根本沒有罷工這回事。

龔彬更具體的提出辦法：事前能阻止不提出更好；萬一提出，一般的提出原則；萬一更要提到國光社的事件，我們就主張提交常會。辦法就這樣決定了。

本來民運會，第一個重要工作是怎樣聯絡上海各團體建立一個民衆反日的總機關，和怎樣援助士兵，而他們故意提出一個反日鬥爭以外的問題來迴避工作，眞不知是何居心。

好比追賊，旁人追趕在前面，自己落了後。爲着爭功，不上前追賊，而驟的一箭射在追趕在前面的人的背上，於是爭得追賊的領導權了。

民衆運動，說來有些灰心。在江西各地的農民運動建下的基礎，爲方志敏所屠殺破壞。在湖北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農運人材，爲毛澤東等誣蔑送入牢獄，現在已所餘無幾。在北方北甯平綏，津浦北段各路及唐山，塘沽各廠的工人組織，又爲南京中央黨部派人破壞。因此，才潛心下來做文化運動，而在文化運動中所得的痛苦的教訓又不少了。反日鬥爭是一次新的教訓。

民族鬥爭高潮中的小鬥爭

二月十四日

時報號外的叫賣聲，衝破了我們初醒時的被底的溫語。接着幾個巨炮的聲響，像快要震倒牆壁的樣子，使我們豫想今天的戰爭怕更要激烈了。小鹿從被底跳出去叫娘姨買報紙。

時報和申報都繼續的將我軍勝利的高興的消息送到床上，病勢也為之減退。

昨天中心的戰鬥，仍在蘊藻浜一帶。四時半左右，天將破曉的時候，敵兵在黑橋東偷渡，被我防軍迫退。六時許，敵軍射放煙幕彈掩護大隊在曹家橋偷渡；那時因為天氣陰霾，氣壓甚低，又有煙幕彈的掩護，以至深入不覺。及近我防軍，倉卒猛烈應戰，兩三小時後援

兵始至，包圍痛擊，酣戰到晚間九時四十分才完全擊退。敵軍傷亡千餘人。

大陸報也說此次是中國軍隊破紀錄的大勝。

早餐後，往施伏量家，訪伏量望道。

望道原住北四川路，戰起，踉蹌逃出，借住伏量家。望道家住的是書樓。日文書頗多，共八條書架，兩玻璃櫃，大概社會科學書籍佔十分之八九。望道夫婦一床。地下睡一女孩。我去才忙着疊被，頗狼狽。前天停戰期內，望道曾遣人回家探視，據說門戶洞開，大概重要物件已無餘矣。

漫談一會以後，轉到昨天著作者抗日會民衆運動委員會的情況。

望道以祕書長的資格，參加了昨天的會議。在會未開以前，龔彬和雪峯丁玲曾作過一次私人意見的交換，同意國光社罷工問題不提出。和反對派的代表也曾作同樣的商談。

會議中途，忽然何畏跑來，爲着要爭『打社會民主黨的領導』起見，慨然陳辭大罵國光社的應當懲戒。石凡怕領導權落在口口口手中，於是也接着踴躍發言：『第一，警告該社，第二，慰問工人，第三交涉……』公式地提出了許多辦法。後來爲着裴彬主張一般的提出援助罷工，而不單獨注意於某一個事件；梁道主張不要過於取內部鬥爭態度，以致妨礙會務的進行；接着又有農山主張調查，漆淇生對『會的性質』的質問；才把這問題的嚴重性減輕了。然而這樣一個題外的問題，竟討論到五個鐘頭之久。

此外還討論了經濟的分配，他們主張由經濟委員會募來的捐以二分之一援助罷工工人，以十分之一援助罷反日士兵。由民衆運動委員會募來的捐以三分之二援助工人，二十分之一援助士兵。他們完全忘記了工作的重心。

某黨在當前有一個最嚴重的錯誤。革命的民族鬥爭是當前革命的最高潮。站在這個高潮的前而，可以在街頭號召每一個從未識而之市民。他們偏偏要披上反日的民族革命鬥爭的外衣，做非當務之急的工人反資本家的鬥爭運動，鬥爭失墜了重心，於是到

處尋些小鬥爭以自娛或自騙。小鬥爭中，國光社做了一個小箭靶，我們也成了小箭靶之一。昨天在會場上，雲峯向龍彬說：『聽說望道存統組織了一個農工黨。』農山也聽反對派這樣問過。某刊物說龍彬是工賊。某人說秋原在會場太活動了，應當給他一個打擊。這些都是他們的箭靶。我想三個月後，『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宣言』定有許多從他們腦筋中製造出來的黨派應當列入，不僅是『王禮錫的社會民主黨』了。

望道的意見是中國現在似乎還只有將要形成社會民主黨那樣黨派的傾向。要反對，似乎只有提出那傾向的特徵來，對那特徵下批評。

從他們『經濟的分配』的主張中，尤其暴露他們工作的幼稚：第一，他們不懂目前要注重什麼鬥爭才可以調動羣衆；第二他們的辦法只是機械的把持一切，用命令行使其一切可以插足的組織，不了解『社會影響』的重要。影子比實物總要淡些，但是他却能擴大實物的面積。若盡量地剝落一切枝葉，則精光的孤桿也終於是枯死而後已！中國的革命將成功於他們的手裏嗎？

列寧雖然主張將普羅文化聯盟歸於國家的指揮，但還容許綱領的可能的自由，而他們『朦朧』的眼睛望着遠處成功的標時，就要盡量地指揮一切文化團體與文化界的個人，而剝奪其自由至於無餘了。我們且以『朦朧』的眼睛期望着將來的『流放』吧！有一分自由可享時，且享受夠一分。

晚間仍發冷發熱，像是瘧疾。

大戰前恐怖的靜默

二月十五日

鹿催我看病，去向一個中醫問了藥方，據說是「春溫」中醫的病名是無法了解的。今天準備試服一劑把自己的生命去碰碰運氣吧！

韻彬與嗣炳來，又是談前天民衆運動委員會的事。韻彬因不同意於他們的辦法，辭了罷工委員會主任職。嗣炳也感到會的變質之無意義；但他熱心地希望這事能得一解決。

周谷城同他的周小姐（不是他的女孩是他的愛人）來訪，謂廣東中山大學來電促赴職，朋友們本來就窮，戰事起後更窮了，無法籌旅費，我答應他向書局設法。

孫福熙偕他夫人劉雪亞來談：前吳淞要塞司令鄧振銓的確鎗斃了。據聞鄧振銓被日本以六十萬買通了，自己躲入租界，還在各報大吹其如何如何勇於拒敵，並不要臉地送自己的像片給各報登載。要不是譚啓秀旅以野炮應戰，吳淞早入日人手矣。

後來由鄧振銓的該殺，談到張學良的更該殺。某君又連帶談到東北的該殺的許多狗官們的許多醜事。東北失地的消息傳到北平，戢翼翹夫婦大哭，直至聽說財產無恙才又恢復打牌看戲的常態。戢夫人却因氣得過度而氣瘋了。雖財產無恙，然已不復能恢復其享受之身體了。張學良則東北雖失，順承王府仍然每晚演戲作樂。爲避免民衆的義憤與耳目起見，順承王府前後，掘濠自衛，每晚七時起卽行戒嚴，禁止行人通過。這些東西眞碎屍不足以蔽其罪也！

今日整天無大炮轟擊聲。到處傳說不一。

今晨駐白龍港的日艦七艘，即將向吳淞出動，日陸軍援軍一師團，亦已於昨日開到，一兩日內將有劇戰爆發。日方且將用毒氣彈。這是傳說之一。

政府已下令停戰，蔣蔡憤而辭職，戰爭今日以後不復繼續，今日是屈服的開始。這是又一傳說。

另一說，則『停戰』『辭職』並無其事。而某某對十九路軍確有『適可而止』之電。所謂適『可，』是就地點言，不要打入租界呢？是指時間一定之限度呢？彼來攻而我拒之，這是過去之戰爭情形。所謂『可，』眞不知何所指。某某對內則強，對外則只有屈辱，屈辱到無可屈辱，還只有屈辱一途。中國金融資產階級之代表，在民族鬥爭上絕無希望的。

民族戰可以滅毀中國的公債金融資產階級，民族戰可以毀滅中國公債金融資產階級的代表政權，民族戰是一切反革命者的試金石，民族戰可以打斷帝國主義對中國

的一切束縛，民族戰是中國目前的唯一出路！

——今天病得可憐。

又一個箭靶

二月十六日

午飯後H君來。

H說昨天F君找他，談起關於社會民主黨的謠言。

『據我所知確實並無其事。眞無聊我亦被捲入謠言的漩渦中了。』H說。

『我也相信是謠言，不過□□野心卻不小。』F說。

『何以見得？』

『前天□的夫人對T說，「他們打算以全副精力應付著作者抗日會，並積極去領導牠，」最初在□對沒有什麼，□卻是詭計多端的。兩人合住在一個地方以後，就有鬼了。』

箭靶。

我早料定我們沉默以後，馬上就有第二個箭靶出來。誰不幸走上前一點誰就成了

今天我的熱度增高，咳嗽也加劇。|鹿夔形於色，強我睡着，並請|芳帅|找|悟淑來看。據說是由氣管炎起，務必靜養幾天，不然，怕有轉肺炎的危險。

一個無力的文件

二月十七日

自昨晚至今晨，有時斷時續的炮聲，大概係威嚇性質無大激戰。

晚報載十六日國聯理事會（除中日以外的十二理事）於十六日下午送一強硬照會與日本政府，內容包含下列數點：一提醒其所負國聯會章第十款規定之責任；二理事會不能接受中國目前局勢的已成事實；（東三省在內），三提醒日本國家地位，既爲世界最強大國家之一，應以高尙態度，應順全世界之請求，勿在上海及中國其他各地擴大事態；四照會內尙有一重要聲明，追述目前美國政府所稱凡以暴力或武力獲得之土地，不能保有一語，聲明理事會現已贊助此項立場。（按此語係在日前美國國務卿史汀

生致日政府照會內所聲明，當時意大利及各小國均正式贊成，但英法未表同意，這次由理事會代表各國表示一致贊助。）

這個照會，於事實爲無濟於中國爲侮辱。第一個「提醒，」等於「具文。」會章第十款如果是有效的，日本就不會有此次可恥的侵略。而所謂「提醒」者，不過提醒全世界請看清國聯會章的效力而已！第二個「提醒，」無異說在中國「擴大」事態，則是日本態度的不「高尚，」而過去已成的事態，仍無礙於日本最強大國的高尚態度。很明顯的，帝國主義者一方面不願意日本在中國佔更多的利益，但是決不願意中國起來，這個照會的態度，是提醒日本壓迫中國是可以的，但不能侵略過多。

這個照會發生的原因，決不是由於英法的最低限度的仁慈與公道，第一是因爲中國的抵抗，表示了可以持久的能力，恐擴大事態，必更使這世界的大市場毀壞，增大各帝國主義者的恐慌，第二，英法保留調解中國問題的地位，亦可說是英法與美國爭解決中國問題的領導權。

日帝國主義者的經濟政治弱點，早已暴露於世界，所未暴露的，就是軍事的弱點。此次不給中國一個大敗牠是不肯收場的。一紙照會能發生什麽效力！

在滬戰未發生以前，中國人的視線，完全集中於國聯；中國人的感情，完全樞紐於國聯。國聯有一個較好的決議，大家便笑逐顏開；若有一個壞的消息，從國聯出來，大家都蹙額愁眉。這是弱國的可憐與可恥的心理！滬戰發生以後，大家的視線與憂樂都集中在戰地，都爲我們作戰的隊伍所掌握了。像今天傳來的國聯決議，已經爲很多人忽視和鄙棄了。所以這次戰爭的意義，至少是喚起國民自信力的訓練的一課，

實物與影子

二月十八日

眞如到滬，派車來接，雖然他數月以來，在政潮的狂浪中顛播，在軍事的危難中夠受了憂勞，樣子似乎稍爲瘦了些，健談的興致依然是一樣的蓬勃。

憬然建平澄樞亦在其家。

從他們那裏得知戰事的眞況。

每天報上總有一兩架飛機被打落，七八輛鐵甲車被奪取，一兩個軍艦被打沉。統計起來日本已損失六十幾架飛機；鐵甲車的奪取與炸毀，早已超過現在日軍所有；軍艦也早打光了。實際飛機只打下五六架。十五個士兵奪取四輛鐵甲車也是眞的，因爲巷戰沒

有鐵甲車迴旋的餘地，向前駛轉不回頭來，就給十五個勇敢的士兵以手溜彈奪過來。其後雖續有炸毀與奪取，但決沒有報上傳說的那麼多。至於兵艦，僅僅打沉一艘。

他們自己非常誇耀曹家橋的一仗。

事實自然遠不如傳說的有味。

曹家橋的一仗在傳說上簡直已經神話化了。某一個小報說：「曹家橋是以二百個敢死隊奪回來的。當挑選敢死隊時，人人都踴躍自任，但只限二百人，結果是用抽籤的方法選定。這二百個敢死隊，每人都裹滿了一身炸彈，結隊向敵人衝去。一和敵人接觸，炸彈一齊爆發，敵人在駭怪中死傷無數。陣勢一亂就不可收拾。大隊後面追踪而來。敵人回頭狂奔不敢接觸，怕再遇見這樣危險。前有大河，後有追兵，曹家橋的敵兵就這樣全部覆沒了。」

另外一個傳說，是神奇的大刀隊奪回來的。我相信如果戰爭支持到一年半載，「飛刀殺人」「祭法寶」這些事，也將流行於傳說中了。

事實是這樣。曹家渡本由張炎少數部隊防守，日軍用煙幕彈作掩護偷渡之後，以多勝少地突然將曹家渡奪去了。張炎是最勇敢而有思想的一位少年軍官。在他的防區發生這樣的不幸使他感覺非常的憤怒與不安，於是與士兵以必死相約，集合他的無多的隊伍，用密集的機關鎗向堅強的敵陣前扑後繼地掃射，卒以半天决死戰，把曹家渡奪回來。

就陣地的工事也不如外間所傳。以下為兩段敵報之記載：

大阪每日新聞載上海青岡特派員專電云：我軍（日軍）二星期來，飛機大炮，不時轟炸。除民房化為瓦礫之場外，而敵軍（我軍）仍固守原陣地，繼續抵抗。日間殆未見敵影，入夜將襲我陣線，查敵之陣地，依照近代戰術所築造，係半永久的塹壕，其複雜堅固，恰如歐洲大戰時德國戰線之塹壕式相同。其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四道防綫，有密如網目之坑道聯絡之；構造之複雜，不易推測，是以雖受大炮炸彈直接轟射仍無大損失。第一道防綫，幅廣六尺，深約六七尺，上覆以鐵板與沙袋，防禦方法之堅固，歐美人多驚歎不已。在

防線之地上，祇露出野砲之砲身，上面又遮以堅實之鐵板，以防飛機之炸彈。此種隱蔽塹壕，有無數之銃眼，可怕的機關槍銃口，密如蜂窠。尤其對於機關槍之射擊法，手溜彈之投擲法，步槍之使用法，以及陣地攻守之作戰術，已全脫化其中國式之戰爭，而為純粹德國式的精巧戰法，誠為近代戰術之結晶體，而使我軍（日軍）無法應付矣。

日本每日新聞云：近日我軍（日軍）之最右翼下元師團之將士，從第一綫歸，談及中國各地之戰壕，謂係純粹德國式的建築法，壕深十二尺，幅廣二三尺，到處設有階級，左右上下，往來便利，登級可出壕射擊，下有隱避飛機之深穴。其在中隊或大隊本部之相當地區掘下極廣的空地，上面密覆厚木鐵板，以便跨渡。上則堆積約五尺高的土饅頭，且與附近民房間，掘有交通壕。復在壕上覆有泥沙竹木等物，故我軍空中飛機亦不能辨其壕溝之所在地。種種設備布置甚為周密，殊可驚歎！

愰然說：「我們不但沒有這樣的人力與財力，就時間上也不能使我們有這樣充分的準備。我們有的是戰鬥的經驗與不怕死的民族的義憤而已！」

從時間與物力所及來說，戰壕的工事自然做得很好。十九路軍前年與馮軍打仗的時候，從德國人幫助南京所築的工事那裏學習了德人的方法，參加本軍歷來作戰的經驗，就成了現在的新式的輕便易舉的工事。

外間兩個宣傳很盛：一個是神奇的大刀隊，一個是德國的軍事顧問。這兩個宣傳都是失了民族鬥爭的自信力，一則寄托於國粹的神話，一則歸功於外國人。前者在商人間流行得很普遍，後者則正流行於吃洋麵包的士大夫間。其實大刀隊雖然也有，但在新式的鎗彈之下，自然只有肉搏時的輔助作用。而德國顧問則絕對沒有。

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士兵血與肉的功績，而把功績硬派給「神話」與「外國人」，中國真已衰弱到像一個人在死去活來的時候很難相信自己是在實際的世界中。十九路軍的抗戰雖然將不會得到最後的勝利，但在使中國相信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戰並非絕不可能這一點上，已夠有重大的意義了。

在戰爭快要開始以前，霞飛路上的咖啡館中常常聽見外國人的氣人的話，「如果

「中國軍隊眞和日本打起來，自然幾個鐘頭中國軍隊就乾淨了。」現在打了二十天了。不過這些話的可氣，還沒有打了二十天中國人還不相信自己而把功績推與神話與外國人的可氣！

莫京介紹一個法國新聞記者來訪眞如。

據法記者說，他到上海五天了，日本方面一天到晚以消息包圍他，而中國方面則費盡了力找不到一個消息的來源。中國的國際宣傳是眞不成，一個這樣組織龐大的政府連這樣重要的事都照顧不到，眞不知道他們是在做什麼！日本可以把敗仗宣傳做勝仗，中國就勝仗也不能宣傳做勝仗，說來眞可氣！

眞如對記者有幾句話是很可以說明這戰爭的。

「請問這次戰爭的意義？」記者。

「日本侵略我們，我們就得反抗。意義很簡單：反侵略戰！」

「中國方面，能夠有必勝的把握嗎?」

「我們只知道誰侵略我們，我們就得反抗誰。至於勝敗，我們始終就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許欽文家發生的慘殺案

二月十九日

鹿病加重了。但今天著作者抗日會開第二次執行委員會，將提出國光社事件，我又不能不出席說明眞相。

我和曜彬秋原離家時，望着鹿的不可支的病態，和她眼中不願我離開她的神情，眞想不去了，但終於帶着懊喪與疲憊走到中社。

到會僅十個人，望道存統亞南馥泉起予丁玲蓬子嗣炳和我們三人。國際宣傳委員會由我提出戈公振謝福生參加。編輯委員會由秋原提出歐陽予倩汪洪法漆淇生周憲文和小鹿參加。國光社事件，由我作了一個詳細的說明，會中多數不覺得這是一個什麼

嚴重的問題左聯參加人太少中途因事退出這問題就未加討論

『……也許是許欽文夥同殺的。』在執行委員會未開會前，兩個一羣三個一羣地聚集着談論，當我走攏犂道的一羣時，聽見某君說的最後半句話。

『慘殺案發生時，不是許欽文不在家嗎？』另一個問。

『怕不見得。據說劉夢瑩身體很強健。她是湖南人，湖南的女子大概是不弱的。陶焜煊是弱得很，決敵不過姓劉的。』

『這也很有道理。不過劉的姊姊控許陶夥同謀財害命，我想許欽文決不是這樣的人，大概妬情相殺是對的。陶焜煊的哥哥陶元慶和許欽文頂要好的，死後就將他的妹妹託給欽文。陶劉兩人大概是同性愛，陶劉又都愛上了欽文，所以發生這三角妬情相殺的案子。』這是又一個人的敘述。

以後就開會了。關於這慘殺案，在討論抗日工作問題的時候，時常在我的腦子裏浮

起些斷續的回想和問題：「許欽文是寫過許多戀愛小說的，似乎有人盛稱他善於描寫青年情感。……陶元慶替魯迅畫過一個苦悶的象徵的封面……情殺？……一個作家謀財害命？……」

歸途上遇見陳子展，他約往看趙景深。我答應他就掉頭向聖母院路走。我默想：景深在戰區逃出，固然應當去慰問慰問，但家中還有病妻呢！脚步隨着心情有些遲疑了。

「你還沒有吃過飯吧？」子展問。

「喫是吃過，不過沒有十分飽。那……你先去一步也好吧。我去喫點飯來。」其實我是惦記着鹿。

「我竟忘戴帽子，我回家戴了帽子來邀你。」子展也回頭走。

樓下客廳冷冷的。

闖進二樓的門，鹿竟睡在牀上了。

「更不舒服了嗎？鹿。」

「固然是不舒服，尤其是想你。眞不成了，離開三點鐘就耐不住。一個人冷冰冰的在下面給你打圍巾，老等你不回來，自己覺得很可憐的就上來睡覺。」

兩個抱住吻了一會。

子展來了，就同往景深家。

景深借住周樂山的客廳與前樓，我們在很窄小而擁擠的客廳裏談話。

我們的談話，由他家的損失，傳東華大批英文文學書的被搶，鄭振鐸留滬藏書的被焚，談到著作者抗日會，而終於被落到許欽文家的慘殺案。

「你不是和許欽文很熟嗎？」我忽然想起午間聽來的不完全的故事，向景深問。

「前次來上海還在我家吃飯呢！」

「聽說許欽文難看得很，倒鬧出這樣一個風流案。」倒是子展先說到題。

「是的，非常的黑。劉家姊氏的控告書不是說「其貌不揚」嗎？從前在北京的時候，想在女師大找一個愛人，沒有人肯愛他。你就可想見他不是怎樣可吸引女人的了。不過

他的筆却是很文采風流的。」

「到底案情是怎麼一回事，我今天在著作者抗日會聽了個影子，但不明白其中的底細。」我問景深，景深關於這些消息很愛考據的，像他愛考據國外的作家和作品一樣。

「時報和時事新報都登載了這個消息，我找給你看就知道了。」景深隨卽上樓把剪下的兩張新聞遞給我。

案中包含了三角式的三個男女：

男主角是許欽文，寫過許多著名的小說的，現在浙江高級中學教書。家住西子湖畔，石塔兒頭，蓮花涼亭二號。

女主角之一是劉夢瑩，案中的死者。西湖藝專彫塑系三年級生。原名劉珍。據子展說是湖南人，曾做過子展的學生。長得很小巧活潑，有目微瞟，但不掩其美。

女主角之又一爲陶煜煊，案中的兇手。畫家陶元慶之妹。人很粗大，美遜於劉。

許欽文和陶元慶據說是同性愛，陶死，一切後事都交給許。許於其寓所特闢一室，陳

列陶生前的作品。陶妹對於其哥哥之死，感觸甚深，當時不知哭泣，過後常赴其哥哥的墓上坐哭竟日或默坐終夜。自然她哥哥的紀念室中常常有她的踪跡。因此，和許欽文的感情很好。有人說同居過，但許自己否認。

劉夢瑩和陶煜煌據說亦是同性愛。常常和陶同赴許家，因此也和許相熟。

上海抗日戰起，劉夢瑩於二月三日離滬赴杭，住欽文家。據說由許的傭女竹姑伴宿。陶煜煌曾於是時寫信給許表示想赴杭之意，許阻止她，但終於來了，見劉在許家住，於是懷疑許劉賣了她；陶初來時住在外面，後來也搬入許家，和劉同住。

十一日下午一時許，許欽文因爲他的妹子到杭，去江邊迎接。許出門後劉叫竹姑提水洗澡。陶在劉洗澡的時候，叫竹姑去新市場買雪花膏。竹姑回來，敲不開門。恰好許欽文兄妹亦回，也無法開門。只好從後面爬籬笆進去。

美麗的劉姑娘竟穿着浴後的衣服，帶着可怕的滿身血污，發現在大門內的草坪中。血跡從浴盆邊一直滴到草坪，在草坪中還有繞場的血跡一圈。陶睡倒在屍旁，氣息僅屬。

尸場上有斷髮一綹，染血木梢一根，尸鞋一雙，染血菜刀一把。尸體刀傷多得可怕，頭頂髮際一刀，額上三刀，深着顱骨，在面頰一刀，下顎底一刀，頸項一刀，胸坎一刀，深見肺葉上端，左臂肘上一刀，肘下一刀，手腕一刀，手背一刀，無名指上直剖一刀，右手手掌一刀，指上橫剖一刀，連破二指。這凶殘的情殺，在刀痕的記載上，已夠令人打顫，不知一個女子是怎樣下手的。

陶焜煊送西湖醫院救醒。手上血跡斑斑，並略受刀傷。她身上穿的黑旗袍更是血跡布滿了。

據陶自己說：『劉洗完澡，給我一杯開水。我喝一口，覺着味苦，就潑了。劉氣了，馬上拿剪子在桌上刺，轉手在喉頭上就是一剪。我把剪子搶了。劉就奔向廚房取了菜刀，一面走，一面向自己頭上劈。我追上去搶她的刀，在院子裏走了一個圈子，劉就在門旁邊倒了下來。那時我亦昏倒了。』依這樣說，是劉夢瑩想毒殺陶，不遂，就憤而自殺。

不過據醫院檢查，陶並沒有服毒。同時就劉的鱗傷遍體看來，決不是自殺。自己不能

砍了頭又砍胸，決不能自己砍傷自己拿刀的手。

劉夢瑩的姊姊却把許欽文拉上一個謀財害命的罪名，這是無法使人相信的。劉姊訴狀雖係一面之辭，亦粘留之以存一時之故實。

劉姊訴狀：告訴人劉慶珩，二十三歲，湖南人，假住所，杭州市下板兒巷。三十四號，學界。被告人陶煜煌，二十二歲，紹興人，住石塔兒頭蓮花涼亭二號門牌。許欽文，三十六歲，住所同陶。爲殘殺胞命案，經檢驗偵訊，適合輿論實情，顯出預謀，悲情訴辯，雪慘寃事。竊胞妹劉夢瑩，年二十歲，於西湖藝專肄業，寒假住滬，補習法文。滬事突變，仍回杭地。孤身女流，痛遭慘殺。良因夢瑩年輕，賦心坦白，昧於知人，隨身帶有興業銀行存摺一個，上海中國銀行存摺及交通銀行存摺各一個，（數目查明另報）及現鈔飾物，衣服箱篋等。此次回杭，仍寄宿同學女友陶煜煌之戀人許欽文處，於本月四日曾致信告訴人，邀告訴人來杭。以彼時日艦炮轟京都，告訴人旅京，渠甚罣念，該信於本月十一日始接到。告訴人於十二日乘京杭汽車到杭，先往下板兒巷探友，待見杭州民國日報藝專學生自殺新聞，驚駭幾暈。繼

念胞妹夢瑩，處境向優，見地曠達，絕無自殺原因與思想。報載自殺，決非事實。次日復覩各報，登載此事，輿論一致，亦無自殺之情節。該被告雖飾稱自殺，無非希圖置身事外，避免自己罪責。韓燈匣劍，欲蓋彌彰，諒崇鈞處所洞鑒。第就事實觀察，加害人預謀殺害滅口，第一有侵佔財物嫌疑，苟許欽文不將劉夢瑩生前所有在寓財物交出，必屬共同謀財害命，若能將其遺物一一交清，始爲出諸妒情誤會之原因。然其殘殺之預謀，許欽文雖稱並未在場，而事出偏面，本難遽信。況許陶二人，久已同住一室，許且資助陶之學費，情感自是濃厚，甯有此種事故不先事密商之理。並查許欽文是日接妹已到，又卽走出，其妹亦與徐姓女傭走出，蛛絲馬跡，西洋鏡不啻揭穿。共爲同謀殺人，蓋可論定。該許欽文自應構成刑法第二百八十八條罪刑。致陶熤熖之預謀殺人，尤其有成算在胸之顯著，於陳姓女提水至盆，劉夢瑩入浴之後，卽遣該女傭出外買物，蓋以其時，許欽文旣出，其妹與徐姓女傭亦出，正是共同計劃所定，担任實施進行之時，乃緊閉門戶，乘其不備，迅下毒手，用刀亂劈亂砍，追逐趕殺，加劉夢瑩以多數刀傷。檢驗所報告，有劈去頭顎，及髮，臂間兩手指掌，皆非自己所

能為者，及加以致命傷，以致立刻斃命。殘忍已達極點。事後又驗明陶焜煊之衣上手上，皆染鮮血，此其預謀殺人行為與結果十足完備。縱事後服毒圖盡，無非畏罪，況所服之毒輕而易愈，不過預備偽稱共同自殺而已。該陶焜煊自應構成刑法第八十四條罪刑。總之，亡妹劉夢瑩之死，係出被殺，固無問題。殺人者死，亦無疑義。不過被殺原因，報載或認為三角戀愛，但亡妹年才二十，素來自視不非，志向高傲，決無與陶焜煊競爭一貌既不揚年事已長（相去十六年）之許欽文，按諸情節，或出於陶焜煊一方之誤會。報又載許言，此次禍因，實由劉先到我處，而我無信給陶之故，則許既明知陶對許有所誤會，應對陶急加解釋，乃自己常常出外，任聽陶之積疑成仇，釀成慘案，亦不能免刑事責任。況有難保不與陶焜煊有密謀，竟因侵佔亡妹財物，設計致死滅口，託言自殺，并偽飾共同自殺，以欺社會。綜上各情，理合具狀告訴，請求鈞處鑒核。依法將陶許二人，分別儆辦，並將被佔據之存摺三扣，連同現洋飾物衣服箱篋等，一併究還給領，以伸法紀，以雪慘冤，存沒均感！謹呈杭縣地方法院檢察處，十五日，劉慶琍呈。

反日戰與上海金融資產階級

二月二十日

著作者抗日會宣傳部在存統家開第一次部務會議，會畢，隨便談論戰事的消息。

『據銀行界傳出的極可靠的消息，他們决定不將所募得的款直接給十九路軍，他們以馬占山爲先例，怕給了錢不打仗時太不值得。』望道說。

『不管十九路軍將來怎樣，至少現在總在抵抗中；上海金融資產階級從來就沒有主張抵抗過呢！』存統從笑容帶點氣憤。存統說話時，很斬截，笑容總是常掛在臉上的。

『上海金融資產階級從來就沒有主張抵抗過，並且從來就反對抵抗。在戰爭開始時，銀行界中人曾經這樣說過：「他媽的，他們要打，頂好退到真茹好好的打一仗嘍，爲什

麼在上海打?」這很顯明的，只要不妨礙他營業的安全，打仗是沒有什麼大關係。所以內戰他們並不堅決反對，而在上海同外國人打，他們是反對的。因此，在反帝國主義的抗爭，中國的公債金融資產階級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者。」這是我的意見。

「他們主張把募集的款交給市民維持會。」鄭道補充這個消息。

市民維持會是上海金融資產階級組織的。

「他們主張把款交給市民維持會，自然是將來作維持公債用的。「維持金融」他們會有很堂皇的理由。」我說。

「中國的資產階級是最沒有出息的，他們並不用他們的資本於發展產業，只用之於公債與地皮。所以中國到底不像是資本主義社會。」鄭伯奇說話常帶着諷懸的研究態度。

「我以為這不是為否認「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據，同時這些帶買辦性的金融資產階級，的確在中國社會佔了支配的地位。在我的意思是：「現在中國是半殖民

地性的資本主義社會」金融資產階級的買辦性，投機性；民族資產階級發展之沮滯；（但不是不發展）小地主剝削之嚴重；農村破產，失業農民的流寇化；城市工人力量之薄弱，這都是半殖民地的特殊性。」我說。

「這又可以做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材料了。」存統引得大家都笑了。

「他們不但反對打仗，並且他們願意把閘北擴充租界，聽說他們正在做地皮的投機，閘北成爲租界，地皮自然漲價。」秋原說。

「對拉！這正是半殖民地性的金融資產階級的特質，質言之，「反動」就是他們的特質。政府的基礎，如果建築在他們的身上，中國是不會由他們開闢得前途出來的。」我補充我的意見。

昨天我國政府拒絕了日軍植田司令的通牒，大戰當開始了。

夜九時左右，炮聲隆隆發巨響。上曬台眺望，閘北方面，隨着每一聲炮響，有一瞬火的

閃光。牆壁都震動，像在地震的時候。

我和鹿叔舉子英圍火爐坐。

「我很難過得很！」小鹿說。

「我也難過。」叔舉望望小鹿，望望我。

子英靠着椅背搖動，默不作聲。他是一個可憐的沒有出過遠門，沒有經歷過事變的孩子，一到上海，就遇着這樣驚人的一個歷史上罕有的事件，所以他在這驚異，憤怒，恐怖，煩惱之下沉默了。

「我也悶也慌，像巨石壓住了頭壓住了胸口一般。」我說。

「我們也去參加打罷，管他，打死就算了，痛快些！」鹿悶了就老是這樣說說痛快話洩洩氣。

「我們去抵炮灰都不成。」叔舉吁一口氣。

「我們既沒有槍，又沒有錢，又沒有權，我們是什麼都沒有用的東西我們的煩惱就

在此。我們的煩惱是「無用，」同時我們也不能免去這「無用」的煩惱。總之，這個世界不是我們的，我們要我們自己的世界，我們要在煩惱中打出去！」這是我的結語。

大家都沉寂了，靜聽着隆隆的炮聲。

大家都玄想着一切：戰時的恐怖，戰勝的愉快，戰敗的恥辱，以及久戰的紊亂恐怖的社會，飢民像怒獸一般的在街上狂奔，洪水一般地向帝國主義者所統治着的秩序衝流。我們也參加其中。那時我們就不僅是無用的煩惱了。我們有力！我們有行動！在這默想中，各人的心都像是一顆未開花的巨彈。

今晚是舊曆元宵，大炮代替了爆竹。

許欽文辯訴

二月二十一日

昨晚睡遲了，鹿蟄天不舒服，叔舉也病了。眞糟，萬國體育場被奪去了！今天爲要奪回體育場，在血戰中。午間到十九路後方辦事處，得到前方消息，擊落敵飛機一架。

時報號外又記載許欽文家慘殺案消息。有許欽文辯訴狀及劉姊控文。劉姊一口咬定許是謀財害命，其實這不是聰明的辦法，很難使人相信的。

許欽文刑事辯訴狀：爲無辜被押，狀請釋放事。竊欽文自束髮受書，粗知義理，硜硜自

守，從無非分。近以硯田所入，於西湖蓮花涼亭築室數椽，教授之暇，著書自娛。緣有故友陶元慶者，與欽文爲總角之友，及長更聲氣相投，情同膠漆。其妹陶煜煊，亦素相識也。不幸元慶於昔年病故，欽文悼痛之餘，如傷手足，爲治喪營墳墓，並於屋內另闢一室，將其藝術作品，搜羅陳列，以誌永久紀念。後陶煜煊肄業本市藝術學院，因其兄遺物，多由欽文保管，每於星期例假，常與其同學劉夢瑩，過欽文之家，瞻拜遺像，撫視遺物。有時並與欽文作學問上之探討。陶來則劉與俱來，陶去則劉與俱去。而欽文因與元慶既爲莫逆之交，故視陶猶妹，視劉猶妹之友也。平時頗以長躍自居。且年事已長，性好獨居，從未與陶劉二女士嬉笑。若謂劉之慘殺，陶之服毒，係因與欽文作三角之戀愛而釀成，則陶固尚在人間，可以嚴加鞫訊。獨恐劉女士死且不瞑其目，而欽文枉作名教之罪人矣。本月十一日下午一時，欽文赴江干迎妹歸來，惟見前門緊閉，傭人站立門外，敲門不應，涉水過溪，由後門入內，即見劉夢瑩死於草地上，陶煜煊倒臥於屍身之旁。驚駭慘痛，不堪言狀。至劉夢瑩如何被殺，陶煜煊如何服毒，欽文如入五里霧中，無從懸揣。非求鈞院澈底查究，不足以伸雪奇冤。惟欽文

不過爲寓客之東，究非殺人之犯，久羈囹圄，深滋疑惑。迫得請求鈞處迅即提案保釋，俾出而調查眞相，隨時報明，亦足爲偵查之助云。

劉慶珩續訴：刑事告訴劉慶珩，被告人陶熀煊，許欽文，在案。爲劉夢瑩被殺一案，續訴補申情節，請求察究，以期盡法懲兇事。竊告訴人因親妹劉夢瑩，慘死許家，其財物被許欽文家侵佔，致屍身由地保領取，救濟院棺材收拾暴露，尤爲痛心。故先狀請覆驗，并求同時覆驗，業蒙准許，並取得被告人之同意。於十六日下午，特派警長在場監驗，由法醫楊士達君，再加非正式之檢驗。到場共見者，略如國民新聞，浙江商報。所派人數衆多，俱抱憤慨。茲以前狀關於案中情節，實有補行申明之必要者，特續訴如下：（一）告訴人到杭約已兩次到許宅，念慘殺時，前後門皆閉，許欽文如何進去。報載陳女士云，許繞後門，大呼密司陶。不應。許自謂涉水踰牆而入。然以許之鞋襪，不因涉水而濕，加以脫換。又關心觀察，園牆之土，並無足爬痕跡，是許所稱由牆翻入，確係虛詞，則許外歸之言，殊難取信。此固應申明請求詳加偵訊者一。（二）死者之傷，民國日報載共有刀傷十六處，左臂肘部，擋傷痕一處。

十六日覆驗，僉見所傷與報載未符，並發現兩肩有兩手扳傷痕，顯有一人在後扳倒，劉遂被擒壓，不能轉動。又一人用刀在旁，向其面部及頸，加以致命傷，故其刀痕，皆係橫砍，是陶担任實施殺人時，許有幫助完成之情勢。蓋當時劉趨之門邊，拔門閂逃，出門外，他人開救，大事盡去，亟有一髮千鈞之急，許乃不得不出手擒住，而陶得橫加刀砍，此更應申請詳加偵訊者二。基上續訴二端，陶熠煊預謀殺人，許欽文同謀殺人，犯意聯絡，委有因果關連之情節。且思陶六日七日，不在許處，而八日復歸來。許則日日出外，安知不約在外面一處同意，許劉互相推定担任。故一計不遂，（查陶曾勸劉，同遊紹興，劉候其姊來。）復行二計。一刀砍死，預定卸罪方法，假名自殺。並僞飾其同自殺，無非使許僅負屋主人責任，不難設法避免。劉女杭無親戚，在報紙上揑造原因，宛爲自殺。際此日本戰亂，交通阻斷，家屬遠在湖南，誰來冒險收拾。自此後，一可增加二人親密情感，更可獲得劉女遺存財物。據本日上海高良玉函告，所存中國銀行活期內之款，夢瑩已取出洋五百元，赴杭時帶來，毒心設計，誠已謀議周詳。今告訴人，突來杭地。奔走呼號，而報界亦另有主張公道者。事機擴大，刑罪難

逃。當亦非陶許二人所及料。告訴人有所感觸補行聲明，請求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條，並依照同謀犯罪而又實施者，共爲共同正犯，對陶煜煊許欽文一並提起公訴，侵佔財物俱發罪，連同公訴，盡法懲凶，實爲公德兩便。

一個朋友的失蹤

二月二十二日

這二十幾天以來，有一個很顯著的變化，就是平日充滿了電影，舞場，化粧品，香煙，六〇六之類的廣告的報紙，現在是充滿了『尋人』的廣告了。這些尋人的廣告之中，我也曾經登出了一個：

張寔伏鄭蘭積二兄鑒：你們若已脫險，盼來廿世東路三德坊六號一晤。錫啓。

許多有失蹤的嫌疑的朋友在戰事爆發十天之後，大概都見着了。只有住在施高塔路的寔伏，和住在永安里的蘭積沒有消息，所以在十日後才登出這樣兩行廣告。後來在一個反日的刊物上看見寔伏的名字，知道他已脫了險，而蘭積則一直到現在無消息。

今天我出去得很早，回來時桌上有一張字，是蘭積的朋友黃鬍子留的，他說是來探訪蘭積的事，並說午飯時再來。因此，我就在家裏等着。

經過黃鬍子的敍述，我才知道蘭積的失蹤是怎樣光榮崇高的一個故事。

打仗的第二天，蘭積就已脫險了。和鬍子同住在東亞。

『還有一個朋友，我得回北四川路去救他。』蘭積忽然很蒼皇的拿帽子就要走。

『爲什麼要去冒這個險？』鬍子問。

『他是不懂日語的，一定無法可以出來，我不去救他，他是沒有希望出來的。』

『這不是從虎口裏出來，再送進虎口嗎？』

『我必得再從虎口裏把那個朋友拉出來。』

『那我也同去好了。』鬍子跟着出去。

到了日軍警戒區域，搜查得很嚴，不似出來時那樣容易。

他們好容易過了三個關口，才走了一兩百步路。蘭積把身上所有的東西都拿出來，

信件，碎紙，小刀子，乃至於錶，都交給鬍子。

「我身上什麼也沒有，省得搜查麻煩，你回去吧，帶我回東亞吃晚飯。」說着，就一個人蒼皇地往前跑。

晚飯他沒有回來喫。

次日，他去尋的朋友出來了，但沒有看見他。一直到現在十幾天沒有消息。

「他身上的東西自己都搜光了，有什麼招他們疑呢？」我覺得他沒有可死之道。

「現在不像戰事初起的時候，當初他們誇口四個鐘頭可以完全佔領上海，看見搬家的人只是報之以嗤笑，覺得這些人是太無見識。自從那天晚上喫了一個敗仗，憤怒與恐慌使他們變成瘋狗。他們什麼人都抓。像智識份子模樣的人，就無疑的是偵探，是學生便衣隊，馬上用重刑，或者用刺刀刺死。很少很少可以脫逃的。像勞動者的人，就抓去做搬運夫，搬運戰死或在醫院裏死去的兵士。一個人搬過兩三次就一刀送他的命。他們在前敵吃的敗仗，靠捉後方的徒手中國民衆來出氣。什麼文明，什麼公道固然是笑話，就他們

的所謂大和魂的武士道精神也丟臉無餘！』

關積眞是很少希望了，我想，他是智識份子，又和十九路軍——他們的勁敵是同鄉，廣東口音在許多浪人支那通是聽得出來的。許多各種各樣的日兵慘殺華人的圖畫展開在我的眼前：『一羣人綑在一塊，用機關鎗掃，每一個人全身都成了蜂窠……幾個日兵對面站着，把徒手民衆的俘虜放在中間，兩邊的兵像打球似的動作起來，左面的把鎗挑起拋在右面，右面的又拋向左面，直到全身沒有一塊好肉爲止。……』這些從傳說中得來的日兵殘酷的圖畫一幅幅展開在眼前。

可憐，一個勇於爲朋友而冒險的人恐怕在這許多殘酷的方式之一種下被犧牲了。

關積是朋友中一個認眞做人的人。

有一個秋天，我住在廣州一個花園裏，火似的紅花與大葉，釀成滿園的悶熱。那裏每天早上必有關積的蹤跡。

「你說愛有沒有條件?」有一個早上他像不好意思似的提出這個問題。我以爲他除了持着一把火似的熱情在青年中在工人中奔跑以外，什麼也不知道。自然更想不到他對於戀愛問題會發生興趣。所以在他提出這問題時倒使我怔住了一會。

第二天他來得更早，又提出這個問題。我知道關於他有點事情在發生了。

「是不是你有了愛人了?」我笑着問。

「不，不，我是正在找，愛人是沒有；女朋友倒有一個。」

「本來「愛」就是「友誼」加「情慾」，既然有了「友誼」，加上關於「情慾」的追求不就成了「愛」嗎?」

「不，不，沒有情慾的追求。不過友誼深一點而已。」他似乎發急的在辯，接着微笑掛在頤間。

「兩個未婚的男女，年齡又相等，友誼發生得深些，那有不愛上的道理」無論一個男子或一個女子平素不愛談這些，忽然愛談起來，必然是有怪的。因此，我已經肯定他們

的關係了。

「幾時我介紹給你談談。」

「好的，我可以把我的初見的印象供給你，也許可以做你的「條件」的旁徵博引的材料。」

第二天在一個喫茶的地方他把那女的介紹給我見面。年紀很靑，矮小而微黑，說的一口很好的北京話，全不像廣東式的官話。活潑極了，眞像一個小麻雀。喫茶的時候闌積常以眼睛留我，一方面似乎表示得了愛人的高興，一方面似乎要求我多注意她一點好供給他的資料。其實我是懂得這些，一個男人有了一個女人，或一個女人有了一個男人時，總希望時常能有機會談到。若談話時，完全不談到他或她的愛人，就像沒有作料的菜，淡而寡味。他的要求我對他愛人的注意，也不過想將來我們談話時多有些關於她的談資可以過過癮而已。

這是他沉醉於愛的中心時期。

在日本他又變成一個勤苦的學生。

有一次他來帝大病院看我。

「時間眞分配不過來，所以幾天沒有來看你。」

「你忙嗎？」

「我日間學日文，每天六點鐘。夜晚補習兩點鐘英文。專是上課就得八點鐘。其餘的時間練習功課以外，還得讀點書，現在正讀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

我和鹿在代代木上原組織的一個小家，有一天他很慌張的來臨。

「鄭樣，你瘦了！」我們望着他頗爲驚異。

「瘦了？不要緊。不過我現在看日文書比看中文書的速率快了。」

「但也不要太苦了，身體弄壞了是不成的。」鹿勸他。

「不要緊，瘦了，將來養養就好了。日文的構造是比中國科學些，初看不慣；現在熟

了。』

『你簡直像書獃子了。』鹿把頭埋在手掌裏笑。

『能做書獃倒快活，但是偏有些不如意的事來擾亂我。』

『什麼事？』

『她不愛我了。』

『為什麼？』

『我要她來日本她不來！』他握着拳敲敲他自己的頭。

『不來就是不愛？那有這樣簡單，也許她有旁的麻煩啦。』

『她完全不體諒我，我讀書的時間還分配不來，那有這多時間來猜她的心事呢！』

這是他以讀書為中心的時期，他沉醉於讀書和他沉醉於愛是一樣。

回到上海，他更瘦了，長而亂的頭髮堆在頭上。

他爲要寫一部研究日本的書，五塊錢一月租一個小亭子間，整天整晚埋頭在寫東西。一天出來喫兩頓飯，有時寫得丟不下就喫一頓。一個朋友也不找。

在國光社他看見我一次，我找過他一次，除了談他的書以外，還談到他的愛人。

「我們間的誤會早解除了，只是沒有工夫通信，我想節省寫情書的時間早點完成這部書，書寫完了再囘去結婚。」

這是他的寫文章中心時期，這時期中他對於寫文章的興趣，也似戀愛一般的濃郁。

他是一個認眞做人的人，無論在那一段生活中，他都有一段中心的沉醉，他是有充溢的生命力的人！

他充满着生命力，挾着崇高的友誼，冒險直入虎狼之區，爲日軍的殘暴所犧牲了。

他的蒼皇而尋一的影子，和他的孤獨無依的小愛人，以及日兵的慘酷，時常縈迴於我的腦中，使我感到無限的凄涼與憤怒！

以血換來的教訓

二月二十三日

C君從火線上來談起許多關於義勇軍的故事：

戰事初起的時候，復旦大學義勇軍很堅決地要求翁兆垣旅長要去前線效死、

「你們是國家最精粹的份子，我不願意把你們送上前線去犧牲。」翁旅長說。

「如果不上前線去犧牲，就算不得國家的精粹份子了！我們堅決的要求旅長給一條光榮的死路！」

「並且打仗是要經驗的，有「死」的決心不一定就能「打仗」，我勸你們還是在後方担任些別的工作。」

「不，旅長如果不給我們去，我們就自己衝上火綫，」翁旅長實在感於他們的熱誠，不好大使他們掃興，於是派給了他們一個小口子，除步槍以外，還給了一架機關槍。

「希望你們沉着一點，敵人不攻，不要輕動，敵人來攻的時候，就堅強抵抗。」

他們歡天喜地的走了。

本來那個口子是一個最不重要而沒有被日兵攻過的平常一排人把守的地方，現在派足了六七十個人。

第一天沒有事，增加了戰壕中學生兵的勇氣，同時增加了他們的悶氣，覺得他們沒有殺敵的機會。第二日日兵向這口子進攻了，一陣陣的鎗彈在他們頂上飛過，他們像在學校裏讀西綫無戰事一樣，嘗着了濃郁而新鮮的味口，同時死的光在他們目前閃耀。死，他們是不怕的，但是他們沒有戰場的經驗，一聽了鎗聲就麻木得癱輭起來，初上前綫誰都是這樣的。

戰壕中的學生兵的鎗口也射出一陣陣的濃煙，他們不怕的，他們眞是堅强的在抵抗。但是，敵方的鎗彈一步步逼緊，而這方面的鎗法越來越亂了。在十分危急的時候，救星到了。

這是翁旅長的周到，當義勇軍歡天喜地的受命前去之後，祕密地派一排人埋伏在義勇軍的附近。並且諄諄的囑咐：「他們是沒有作戰的經驗，同時也沒有作戰的義務的，對他們要客氣一點，看他們守不住時，就請他們休息，說他們不能打是會不服的。」在義勇軍十分危急之際，他們就這樣很客氣的去換防了。

以後復旦義勇軍就在後方工作。

馮庸大學義勇軍也是很可欽佩的。

他們很辛苦的抱着滿腔的熱情遠來。他們到洛陽去請求發鎗，洛陽要他們向南京找何應欽領，何應欽又說南京沒有鎗彈存儲，要他們到上海兵工廠領。結果是背大刀上

陣後來才由十九路軍盡可能的配給了一些鎗枝。

工人義勇軍更非常地得力，他們時常在日軍的陣地發一兩響鎗聲或拋擲一兩顆炸彈，使得敵人非常地着慌，可惜他們散漫沒有組織，不能在這次反日戰中盡量地發生他們的效能。

今天很高興地從C君處知道許多義勇軍在前方效力的情形，許多優點和缺點都隱隱從他的談話中暴露。大概工人和學生是最可敬的。頂不成的就是乘機而起的流氓集團。他們很少是挾着義憤而來的，他們是想乘時投機，將來造成一個正式軍隊，來在民衆的剝削上分肥。他們在前線表現得非常壞。至於學生義勇軍也有些不十分好的表現，好像時常和副官處吵架說他們招待得不周到，住的不好，東西不好吃，有時發發在家庭裏面的公子哥兒的脾氣，但這是很小的缺點，他們的勇敢終於是可敬的。

而這次義勇軍的不能有多大的成績，其缺點不在義勇軍自己，而在這一次戰爭的無組織。本來，這是一個自發的抗戰，以一個積弱國的孤軍，抵抗一個世界頭等強國的傾國之師，這孤軍的將領以全力對付前方作戰同一切計劃和指揮還怕不夠，那裏還有餘力來顧及民衆的組織。政府呢，牠是和這個戰爭脫了綫的，不但脫綫而且向後拉，自然更不能希望牠對於民衆武力組織注點意。因此，這磅礴的民衆偉力的起來，就像石投大海一般地消失了。

上海戰爭中的工人學生義勇軍和東北的農民義勇軍遙遙相對。不管他們的將來成績怎樣，在他們和所謂國家的正式軍隊的對比中，表示有職業的民衆武力是勇敢的，不怕死的，軍閥的軍隊是怯弱的，是只能用來威嚇民衆而不能保國衛民的。他們佔據了許多民衆的膏血所換來的鎗彈在後方包煙庇賭剝削民衆而不肯上前敵替國家爭存亡。我們民衆要自己組織起來，奪取這些軍閥們的鎗彈，我們要我們自己的武力，我們要自己保衛自己，這些軍閥是不能保衛我們的，而且是對內剝削對外不抵抗的，我們從這

一次戰爭中，應當接受這個有價值的以血換來的教訓。

李季尙在人間

二月二十五日

書房門突然被推開，驚悉李季尙在人間。

「幾乎沒有命了！」季子在握過手以後劈頭就來這險語。

「全家都逃脫了嗎？」

「話說來很長：

「在我斷定，仗是絕對打不起來的。

「二十九日許多人都搬東西去，我覺得是「庸人自擾」絕對不搬。到了二日，整個里內都搬空了。許多日本人戴着波斯帽，披着大衣，口裏還銜一支雪茄，背了鋤頭在挖地

布鐵絲網。娘姨從菜市歸來說菜也沒有賣了，路上檢查很嚴，幾乎被抓去了。我才着急走。

「臨走時忽然想起幾年前在日本病院發病時結賬的單據帶着也許有用，就揣在懷裏。

「路上幾乎是五步一問，十步一搜，幸虧是病院單據給我免了許多盤問。到最後一關查出這是幾年前的東西，這可糟了，我夫婦全身脫了衣服搜，什麼地方都搜遍了，幸而沒有一點可疑的東西。才算逃出了這條命。不過帽子以及放在車篷後面的東西是全被搶去了。」

本來這一次戰爭，在稍有眼光的人看來是絕對打不起來。政府對日本一切的屈辱條件都接收了，而且用特別迅速的手段解決了抗日救國會，日本就更進一步，中國政府也無疑問的屈辱地接受。那知覺在意料之外打起來了。許多有思想的人在這「意外」的戰爭中遭了險，李季就幾乎被「意外」犧牲了。

殘酷的藝術品

二月二十六日

炮聲打得人心亂，家裏獃不住，鹿提議出去看看，我也同意。

其實街上一點什麼也看不出來，人還是熙熙攘攘的往來。外國女人還是貼着外國男人的肩興致蓬勃地說笑，有時還帶一條獅子狗在柏油路上驕傲地扭動其全身曲線散着步。汽車也並不比平常減少，坐在汽車裏面的外國或中國富人依然寶貴他們的時間甚於寶貴步行者的生命開滿他們的速率在擁擠的行人中衝着駛去。炮聲也許打不進他們的耳朵裏。昨晚在曬樓上望閘北的大火的時候，也許他們正在燈紅酒綠中消遣他們的及時行樂的生命。

炮聲越延長，恐怖却漸漸的消失了，大家是已慣於炮聲了。當第一個炸彈落在閘北的時候，恐怖是汲汲不可終日抓住了整個上海。似乎戰爭延長到一個月，商店要罷市到糧食斷絕。工人會以罷工的武器表示他們的力量，全市陷於燈火熄滅自來水斷絕的黑暗與恐怖中，暴動必然會發生。到處可遇見殺人放火的事。現在反而是安定了。十幾分鐘電車所可達到的地方陷於密雨似的炮彈中，而托庇於歐美洋大人的勢力下的人們，淡然像隔岸觀火似的不甚關心。

本來，上海是國際的市場，國際的衝突，演成上海的衝突，國際的秩序維持上海的秩序。

所謂秩序者，就是把髒的東西，醜的東西，掩蓋在血肉所織成的錦幕下。有膽量揭開錦幕，則呈露於我們的眼前者，將是秩序的另一面。數千萬失業的工人，毀家的災民，無數斷手斷足穿腦洞胸的死傷的士兵，不是金迷紙醉的上海表露着慘酷的另一面嗎？

當我們走到福煦路時，迎面來了一隊英國兵。

「他們的靴子亮亮的，比我們的好多了。」鹿大概因爲身材矮小些，一眼就望見他們的靴子。

「他們什麽不比我們好？靴子，衣服，就臉上的血也比我們多。」

「這些少爺兵能打仗嗎？」鹿懷疑着。

「一粒子彈在這些長得鮮紅的臉上溜過，固然是大煞風景，就洞穿了一隻靴子也就夠可惜了。」

「這僅是現代所謂文明國家的一種裝飾品而已！換言之，也就是供人玩賞的一種藝術品。」

「還不如這樣說，」我在鹿的話裏面，發現了更深一層的意義：「一切階級的藝術都是鬥爭的藝術。裝成藝術品一般的軍隊固然很顯然地包含着鬥爭的目的，其他的一切又何嘗不是？虹口大旅館的大建築上不是裝置了大炮嗎？日本的電影不是天天在表演他們的所謂武士道的殘酷的精神嗎？乃至於日本的文字與圖畫在現在不正忙着供

應日本侵略中國的各種宣傳的驅遣嗎？在有階級的社會，一切藝術都是鬥爭的，一切文化都是鬥爭的。

「同時，在現代一切國家的建設都是階級的建設，一切階級的建設，都是戰時的準備。日本平時的一而再的厲行緊縮政策，戰時一個月就可以增加幾千萬。所以平時的緊縮就爲戰時的需要，平時獎勵人民生殖的增加，以及對生命的各種衞攝與保障，到戰時就毫無顧惜地成千成萬的送去擋炮灰。所以平時的愛惜，就爲着戰時的犧牲；平時的屯積，就爲着戰時糧食；乃至於平時的建築也是用來做戰時的障礙與憑藉的。」

漫步歸來時，電燈光替代了日光的統治。各種顏色的燈光在柏油路上蕩漾着美麗的幻影。現代文化的幻影正站在這些美麗的幻影後面猙視着虛僞的光。

！轟轟！一陣可怕的聲音仍隨着晚風吹送到廿世東路的一個小樓中幾個無可奈何的人的心上，心碎了，依然是無可奈何！望着朦朧的遠景，深深地嘆息。

過高調與過低調

二月二十七日

今天著者作抗日會的執行員委會很顯然是坍台的樣子。

到會的人已夠法定人數了，只是某方面的幾個人一致沒有出席。

「開會呢？還是等一等？」

「等得實在太久了！」

「難道我們爲三個人擱延工作嗎？」

「本來依普通的會議程序說來，我們是可以開會了。不過我們是期望在反日的共同目的下聯合戰線可以建立，某一方面都不來也不好的。」

『那就等吧！』

再等一會，依然沒有人來，於是開會了。

『先報告民衆運動委員會一個決議：他們決議警告執行委員會怠工。這個決議就是指經濟分配這些提議執委會沒有接受而言。』

『本來他們的調子太高了，現在是士兵以血與肉在和日帝國主義的武力拚命的時候，而我們的會的名義也標明是「抗日」，顧名思義，我們的經濟應當全用在抗日上才對，爲什麽要把大多數的經濟分配到援助罷工上。而以極少數中的極少數來援助前敵士兵呢？這樣高調實在行不通的。』

『那裏是高調，簡直是不明工作的輕重緩急。現在就工人也還很熱心地掏出血汗錢來援助士兵呢！』

『那高調簡直高過於抗日之外去了！』

『他們對執委會還有一個指摘呢。他們認爲執委要發出的告前敵士兵書是捧十

九路軍。」

「這還是他們中的一個提議的呢！」

「老實說十九路軍這樣英勇的在前敵作戰也應該捧捧的。」

「我想著作者這個聯合戰線是無法維持的了。」

「這未免給人笑話。」

就這樣零星的議論吵下去結束了這個會。散會後還三人一羣四人一羣爭吵着這工作繼續下去與否的問題。

下午開國際宣傳委員會。幾個宣言草成了二篇：一個是鄭伯奇起草的致全世界著作者及文化團體書，一個是施伏量起草的致全世界被壓迫民衆書。致全世界著作者及文化團體書無異議通過了，接着討論了些技術問題，分配給各委員譯成英，法，德，日，俄，世界語各種文字。

討論致全世界被壓迫民衆書就有不同的意見了。

『我們是希望各強國來幫忙的，只告被壓迫民衆，不是要他們國內的被壓迫民衆起來革命嗎？結果會引起他們的反感。』

『就文中的帝國主義的名詞也不妥。這是罵他們的話呀！』

會議中又發生了低調，於是這會議也就草草了事。

『高調』高過於抗日，『低調』又低到不敢說帝國主義，於是不高不低的『抗日』意義，在這樣夾攻之下消失了。

一個爲了許多曲折不會散布得很普遍的東西，附錄在下面：

致全世界著作者及文化團體書：

日本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佔據瀋陽，侵略我東北四省，殺戮掠奪，無所不爲，其

帝國主義之侵略面目，早已爲全世界人士所共悉。乃日本看破中國政府之鎭靜不抵抗，復利用各帝國主義國家之共同默契，歷在天津，青島，福州，汕頭，武漢，上海，南京等各重要都市，或指揮軍隊，或利用浪人，更向中國加緊進攻，屠殺民衆，其暴行不一而足，無待列舉。

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上海日本領事忽發出最強硬之最後通牒，中國政府已經正式屈服，日本外交官憲亦公稱滿意，經時不及五點鐘，上海駐在之日軍突然偷襲上海華界區域，上海之華軍負責抵抗，日本乃實行不宣而戰之慣技，發動海陸空之巨大軍力，利用大炮機關槍飛機炸彈及軍艦等之新銳武器攻擊中國軍隊，同時對於一切都市設施及文化事業極力破壞。上海及其附近之大小車站均被日人炸毀。商務印書館爲中國最大之出版機關，東方圖書館爲上海華人所設最大之圖書館，均遭日人炮毀，僅餘瓦礫。上海北部各大學，如復旦，同濟，持志，暨南，商學院，法學院，勞働學院，中國公學等已均作日軍炮火之犧牲。永安紗廠，三友實業社等各大工廠，已都被日軍所破壞。總之，此次日本所引起之兵災而失業之工人將在七十萬人以上，失學之青年約在十餘萬以上，而流離失

所之人，尙不在此數。尤可恨者，日軍兵士及日本浪人，對於毫無抵抗之人民，肆行殺戮，雖婦女孺子老人病夫，均不能免其毒手，青年學生及知識階級所受迫害尤爲慘酷。

本會爲中國著作者所組織，純然爲一文化機關，決非徒激於民族感情，而故爲誇大之宣傳。我等以爲日本帝國主義此種暴行，實爲全人類之恥辱，不僅破壞中國，實足以危害世界文化之全體，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危機，如箭在弦上，稍觸卽發，日本甘爲戎首，暴厲恣睢，將來戰局擴大，必致引起世界大戰，則全世界人類均有身受此種災害之危險。著作家，思想家，文學家及各文化團體，素爲人類之指導社會之先驅，宜覺悟危機之將來，奮然肩起喚醒民衆之責任，大聲疾呼，使全世界民衆明白認識所謂和平云云，已成外交上之辭令，第二次世界大戰迫在目前。而日本進攻中國實爲大戰之導線，故必須全世界民衆一致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使其迅速由中國撤兵，反對各帝國主義國家停止一切朋比日本瓜分中國之陰謀，尤必須全世界民衆一致起來擁護中國革命，使中國民衆能以自己力量完成革命。如此，則一切紛爭可以消滅，第二次世界大戰可以預

防，而世界民衆所欣求之眞正和平可以建立。此舉關係於人類幸福，文化前途者至爲重大，中國著作者敢以最熱烈之誠意要求全世界著作者，思想家，文學家及一切文化團體一致興起，共同奮鬥！

江北人

二月二十八日

一個弄堂口上，貼着一張告江北人的傳單：

「我們江北人呀！不要丟臉呀！你們不幫自己，反幫日本人做漢奸，這是對不住祖宗的事呀！快快醒來！快快醒來呀！

「江北一份子白」

自抗日戰爭開始以來，江北人是夠受了罵了。上自達官貴人，下至輿臺皂隸，沒有不罵江北人的。甚至救濟難民的團體兼做送江北人出境的工作。而江北的黃包車夫被雇客故意問到籍貫的時候，也迴避着江北，「阿拉南京人。」他們想，做國都的地方總當出

好人的。

其實江北人並不是生而為漢奸的。「貧窮饑餓」實在威脅著他們做漢奸，同時國家對他們實在沒有什麼好處，既不能使他們有飯吃，並且也沒有給他們教育受，他們是不大清楚什麼是做得，什麼是做不得的，這樣的國家他們要來幹什麼，實在使他們覺得「國家」不如他自己的「生命」好。

最可惡的那些受夠了國家的好處的人們，國家給他們權來虐待人民，國家剝奪一般民衆的血與肉給他們供養，而他們一點不愛護國家，他們實際是漢奸的領班！而罵他們的人沒有罵江北人的普遍。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此千古一例的不平！

田漢與張瑛

三月一日

鄭伯奇來，漫談中偶及田漢。

「壽昌住在江灣，不會受危險嗎?」

「聽說他在地洞裏躲了些時。」伯奇說。

「我是去日本以後就沒有見他了。聽說他很窮，戰區的地洞裏吃些什麼呢?」

「是呀！前些時小孩吃牛乳都沒有錢。」

我忽然由田漢想起張瑛：「張瑛近來有沒有消息?她和壽昌究竟是什麼關係?」

「誰也不知道，就她的履歷也沒有人知道。」

去年我沒有離國以前，她住在北四川路永安坊的一個小亭子間裏，生活似乎很苦，又似乎不差。平時穿的藍布大掛，有一晚在施高塔路附近遇見她，一件很華貴的紫羅藍色的露臂西服，給她打扮得更甚於平時的漂亮，幾乎使我不認識了。

許多人都覺得她是一個不可測的怪人。

我初見她時，好奇心就使我追索她的來蹤去跡。

第一面是壽昌生日，在壽昌家裏認識的。

「這是王先生，這是……張小姐吧！」壽昌遲疑了許久，才這樣介紹了。當時，我已經很注意這遲疑。

次日，我問壽昌「張小姐是怎樣一個人？」壽昌笑笑：「到俄國留過學，就算姓張吧。」這是壽昌的答覆。

壽昌非常稱譽她的思想，他自認其思想的轉變與張小姐有關。有一回，甯波某學校請壽昌講演，她伴着去，中途幾次談話，就使他的思想轉變了。

壽昌是個性很強的人。只有他自己的才是對的，而他的個性竟爲一個女性所克服，這女性的魄力就眞可驚了。

後來遇着留俄的，我就探問關於這女性的消息，終探不出她的究竟。不但來歷探不出，她和壽昌的關係探不出，就連她的職業姓氏也探不出。

她曾經在新華藝專教過社會意識學，後來據她自己說在一個很奇怪的人家有點小職務。什麼職務呢？她不說。就壽昌也似乎不甚清楚，

許多人因爲她的踪跡不明，懷疑她是參加了某組織的祕密工作，而某組織中人又正在懷着同樣的驚疑去探問她，

「據說她姓李，是北平的一個大族。」伯奇說。

這使我更增加許多幻想，是富室的逃妾嗎？是不滿意於家庭婚姻而逃出來的故家舊族的小姐嗎？這眞是迷陣。

她曾經爲李長吉詩傳畫過一個很美麗的封面，可惜獻聲設計的很雅典的封面已

付印了才收到，現在是無從向她表示謝意了。

退兵之日

三月二日

今天像戰事初起的那一天一樣的使全上海的人心陷於慌亂。

從前是慣於安定，現在是慣於砲聲。從慣於安定到忽然聽見砲聲，可以造成一個慌亂。從慣於聽砲聲到忽然聽不見砲聲也一樣的可以造成慌亂。今天人人都有這樣不慣之感。

一個月來上海的人們，完全在砲聲中生活。就像在一個小書室有一架擺動得很響的時鐘，和朋友談着天，話沒有了，聽見的是時鐘的聲音；獨坐很靜寂的看一本有趣味的書，精神稍爲弛緩些，聽見的是時鐘的聲音；失眠的晚上，正沉湎於過去的回憶或戀愛的

餘甘中，或者一個有味的想像抓住了你，或者煩苦着你的是現在不滿足的生活，會忽然被一兩下時鐘擺動的聲音所驚醒，而你的生活暫時就交給了牠，有程序無感情無理智的搖動你的夢魂，像母親給你搖搖籃似的搖你的夢魂，也許搖給你半宵的甜睡。這一個月來在砲聲中的生活完全就是這樣。

並且時鐘還可以告訴你的時候，砲聲也可以告訴你的消息。砲聲很密，自然打得凶，砲聲疏，大概戰事就鬆了一點。砲聲響得很，大家都高興，表示中國兵打近了租界；砲聲小些，當然是我軍敗退了，大家都愁眉蹙額的。不過無論砲聲是遠近疏密，總表示兩方面在打，大的勝負還沒有分。今日是砲聲停下來了，同時生活也就失了憑依。

今天很多朋友都來看我們，我們也像不安於家要去找許多人似的。自然都不是爲着什麼特殊目的。都知道砲聲總歸要因爲我們的敗退而停的。日本四易司令，屢增援兵，而我們則除第十九路和第五軍外一個援兵也沒有。軍械又不足，敵軍又在瀏河上岸，我軍後面側面前面都受敵，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不退呢！但是我們總想無目的的到處閒

問，無目的的到處聽聽。

如果眞是盡了人力而被打敗還無可說，前好幾天C總指揮已經料定瀏河會有敵軍上岸，而自己的兵又不敷分配了，口口的軍隊則早已到了無錫蘇州，而他們是開來搶老百姓的，不肯開來防守瀏河。瀏河就這樣的斷送了，在前敵苦戰的十九路軍第五軍就這樣束手無策地退下去了！

我們想去閘北看看。事實明知閘北不能去，而閘北也沒有什麼想不到的事情。無非從前的繁華變成悲慘，無非從前許多房屋變成空地，許多平地變成蜂窠，許多早已活不下去的貧民解決了他們的問題：變成漢奸或肉片而已！

將軍獻圖

三月三日

三月一日，各報發現王賡被捕的新聞：

日海軍兵士在租界捕我軍官王賡

大美晚報云：『上星期六日在禮查飯店為日水兵拘去之王某，今悉乃中國第八十七師中第二獨立旅旅長王賡將軍。十餘年前畢業於美國西端陸軍學校。當被拘時，曾為工部局警務人員所見，因商諸日水兵，將王解至虹口捕房訊問。但到捕房後，仍由日水兵挾之而去，不知所往。按日當局曾與工部局當局非正式商妥，凡公共租界內跡近嫌疑者，應由日本陸軍或海軍衛兵申請捕房中人拘之。但此次拘王並

不依此手續。據日人聲稱，王係閘北華軍司令之一之故。王則堅稱，渠至虹口乃訪美領事署，而不知該署已移江西路。因日水兵向之盤問，故避入禮查飯店。不意日兵竟追入拘之。十九路軍參謀處今日（二十九）已向駐滬各國領事提出抗議，謂不攜武裝之中國軍人，在租界內得以任意逮捕，則此後中國傷兵入租界，亦可由日海陸軍加以拘禁矣。領事團與工部局今日正午，尚未接到此項正式抗議，但聞各領事署與工部局，今已從事澈查矣。」

三月二日報載：「警備師獨立旅旅長王賡，被日陸戰隊在禮查飯店內帶去，拘禁於日軍司令部。昨經領團與日方交涉，結果業於午後恢復自由。惟所攜文件，被日方扣留數件，未曾交還。」

外間對於這件事有下面的幾個傳說：

一，王賡爲日人以重價所買，是去獻圖的，所以輕易釋放出來。

二，王賡是在禮查飯店看他的前妻陸小曼的。（徐志摩之妻）

三，他到日軍防區，長衫下露出一雙皮綁腿，因此被日軍所疑。

關於這個事件，獻圖未免傳說過甚。不過：

第一，戰時日軍防區，就平常人也不願冒險，何況是一個在前敵作戰的軍人。

第二，便服經過日軍防區，尚須種種留難，或無辜拘捕，爲什麼穿皮綁腿入日軍防區。

第三，王賡係美國畢業，並常在上海，美領署遷移豈有不知道之理。

第四，王賡非外交官，且未受有任何外交使命，有什麼原因去找美領。

第五，即有私事非冒此大險不可，何必攜其重要公文皮包。

根據以上各點，至少可以說，王賡是過於疏忽。疏忽之罪，在平時很輕，但在此作戰的時候，全軍生死肉搏，全國民衆——尤其是前方民衆毀家援助，所獲得的一月死守的成績，輕輕斷送於一人的疏忽！如國家尚有賞罰，王賡當死！

又在前方作戰的時候，自當以全副精力以對付敵人，死守吳淞之兵士，整天整晚的炮聲音在耳朵裏轟了一個月，轟得精神失常，連喫喝都不知所措，然而還是死守。豈有一

前敵指揮作戰的旅長，而輕裝緩帶入租界之理？這「疏忽」至少表示他對此次作戰無誠意，若國家尚有賞罰，——王賡當死！

民族戰的尾聲

三月四日

（1）火一般的狂熱燃燒着羣衆

自前天退兵的消息傳來以後，悶得像心頭關閉了一顆炸彈。

「我們眞不中用，喜怒哀樂都給他人製造的消息支配，自己固不能製造消息支配他人，也不能自己製造消息支配自己。我們應當做製造消息者，不應當做消息的被支配者。不中用的奴才，弱者，才天天被政治上的寡頭製造消息來支開自己的灸口，或壓下自己的眉頭。」有時我自己是這樣想，這樣自恨。今晨報紙送到枕上來時，鹿搶着看，我僅僅瞄着第一個題目，就翻身再閉上眼睛睡：「狗才再看他人所製造的消息！——」口中喃喃自

語。

龔彬秋原農山出主意，湊合所有的錢來喝一頓酒澆息一下心頭的悶火。也好！雖然前天我們曾借用一度酒力而終歸於失效，今天不妨再來一回。下午我出去了一趟，回家時，鹿和叔舉子英芳艸全家都先上都益處了，我一個人上了二十二路公共汽車，在毫無生氣的電燈光籠罩着的街市循着每天的舊路機械地駛着。電車上每個臉孔都討厭，外國人高突着鼻子像誇耀他們的驕傲的天生的稜角平板的中國人的臉拚命在委靡不振的雙肩上局促不安地擠在中間眞覺得可憐與可鄙！

到大世界了，我隨着許多人擠下電車。拍……拍……幾響鎗聲衝入雲霄使我頹憫的腦筋緊張起來了。許多人一下車就駭得四處奔竄。我頓住一下脚，向鎗聲起處探望。右面似乎起了一陣紛亂，但人擠得不少，而且店舖裏的人很多擠出來看的。我想「不會有事吧，這是英國洋大人的區域。」我就向鎗聲起處跑去，接着鎗聲愈來愈密，愈響愈近了，羣衆也愈集愈多了。我擠入人羣裏面去聽。「我軍打到麥根路了！」「日軍狗司令白川

打死了，」「我軍奪回眞茹了！」從這些零碎的消息裏，才知道是市民祝捷的狂熱，鎗聲是祝捷的爆竹。

我高興得發狂，悶的火巳燒開了心門，驅使着我的脚步用極快的速度走上了都益處的酒樓。

「喝一杯，慶祝勝利！」從聲音的來處發現了鹿，手中舉着一杯酒，我接過來喝乾了，鹿仰着頸子也倒下一杯，「荷荷！」許多沒有看清臉孔的人從狂呼的聲音中各各舉起他們的酒杯望口裏倒。狂亂了一陣大家才坐下來問消息。並且這才看清了滿座的人是：仲雯，天白，亞南，農山，秋原，塱彬，芳艸，秀水，蘊芳，子英，叔舉和鹿。

「事是怎樣起的？」我問。

「起初僅僅很疏的幾響，我們以為是鎗聲。問茶房，茶房說是日軍殺來了，當時街上的羣衆很慌亂，後來覺得響聲不同，而且看見放爆竹，又以為是什麼舊曆節氣，我們還在駡那些人國難當前作什麽樂。直至聽說白川打死了，才樂起來。」幾個人接着這樣陳述。

「你沒有鬆着肥錫。我們正念着你在下車時會受驚呢？在我簡直會嚇得跑。」鹿很耽心地問。

我述說了我的經過。大家又作一陣忖惻，大概認定收回眞茹有可能性，白川戰死定是謠言，打到麥根路是更不可能；不過至少我軍總打了一個勝仗。

外面的羣衆更熱烈了，不但爆竹聲更密更擴大，就羣衆的歡呼聲也夠把整個上海撼動了。大家都吃不好，時常到樓口去看，鹿更是發狂得跳出跳進，除喝了幾杯酒以外，什麼東西都沒有喫。

菜沒有吃完，實在耐不住。大家都扔下跑。秋原，蘐彬農山三人要開錢。芳艸夫婦有小孩要坐車先回。秀水在人叢中失了伴。就只我和鹿，叔舉子英提着爆竹在人羣裏飛跑。叔舉從來走不動，也毫不費力地跟着；鹿邁着小腿跟着裝滿貨車的羣衆像發了瘋。我眞怕汽車壓着她，一面叫口號，一面照顧她，管不到自己。忽然一個大汽車的車輪壓住了我的脚，差半寸就得斷送一隻腿了。我躬下身，兩手用力把車往前推，連喊叫都忘記了。好在後

而叔界看見才揚手止住汽車前進，他們才知道壓着了人。車剛退後，我抽出了足。骨頭都壓得痠了。鹿抱住我的脚着慌的問：「怎樣了？錫，怎樣了？……」我顧不到一切叫着口號又向前飛跑了。

羣衆眞狂熱！每一輛電車，汽車，大搬場車上都站滿了人。車每停下一次，加上一羣人，甚至電車汽車的頂上都給人站滿了。撑着國旗在車頂上飄蕩！有的騎着脚踏車一手按着車提着滋爆，一手揚着國旗。除了很少數的人叫着較長的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國萬歲！」以外，都是荷荷荷……最簡單的悲壯的歡呼。徒步的羣衆像大河決堤一般到處冲流，悲壯的喧呼像大河激盪所發出的洪大的聲音，街上一羣美國兵士坐車經過，也爲羣衆的狂熱所傳染着揮舞着帽子高興的向羣衆作附和的狂呼。

「全上海都是這樣狂熱嗎？我們看看英大馬路四馬路何如？」我提議。

「好的，今夜就這樣瘋狂到天亮吧！」鹿說着就向大馬路橫過去了。

我們一直衝過英界幾條馬路，都一樣地熱鬧，擠不開人。我們的一羣，也沿路增加了，

時來時法的總跟着千幾百人。「如果有計劃，有組織的來領導這個運動是眞可轉變爲巴黎公社式的暴動了。」我想。

大馬路走了一段，又轉回法租界。我們想法人是和日本一致的，法捕一定會壓迫民衆狂熱的運動。但，民衆的狂熱是什麼力量也壓不下的。法租界的民衆竟是一樣地瘋，沿途的雷一樣的爆竹聲巡捕是沒有辦法干涉的。法國巡捕瞪着猫似的眼睛縮在一旁不敢做聲。我們同着一路上裹挾着的羣衆向霞飛路上衝，我們簡直覺得像在做書或在革命了！

本來，革命就是這樣，弱者反抗強者，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所恃靠的，就是羣衆熱情所凝結的力，就是羣衆憤怒所精鍊的武器。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可以破滅堅甲利兵的強秦的統治，法國市民的暴動可以取得政權，俄國工農的武力可以推翻沙皇的統治，土耳其可以戰勝摩洛哥，中國無重炮無高射炮無飛機無炮艦以及一切近代精銳的武器的十九路軍可以與日本撐持一個月之久，以及今晚街上手無寸鐵的市民可以鎮懾法帝

主義強爪利牙的巡捕的驕威，都是這個原因。

這一回，眞是反日民衆的狂熱暴發，眞是自發的羣衆運動，能有目的與領導與組織，牠將成爲如何的一個偉大的運動！假使能使這些赤誠的反日民衆武裝起來，他們將眞能成爲民族鬥爭的前鋒呵！反日民衆中蘊蓄着何等偉大的一個力量呵！

（2）淨牢一夜記

到呂班路，示威性的狂歡的羣衆已經漸漸的散去了。金神父路口簡直就很少有人。我們看看錶，知道過了戒嚴時期，還不大相信今晚仍然戒嚴。直到亞爾培路轉角的地方，我們就遇着惡魔了。

『Pass』法巡捕攔着路，像一隻養得肥肥大大的守門狗。

『我們的家轉灣就是。』我說。

『不成，沒有 Pass 到那面去站着。』

望望那面的角上果然站着一羣人。我們還爭辯着，他們兩三個人來攔阻，通過是眞

沒有辦法了。

『女的可以回家，男的不成！』巡捕準備放鹿和叔舉回去。

『去就一同去吧！』鹿一扭就向一羣人那面跑。

那邊的羣衆完全不像剛才狂熱所燃燒着的市民，一個個靜靜地，有些還高興談笑着等候大車來裝運到巡捕房去。

我勸鹿和叔舉回去，『我和子英是男人，身體受得住，一夜不要緊，你們既然可以回去，何必同去受這樣無謂的罪？並且叔舉是客，身體太壞熬不得苦，弄出些病來亦不是好玩的。』說得她們有些同意了。當大車來時，巡捕忽然變嘴了。『無論男女都得去的！』雖然後來有一個巡捕仍然說女子可以不去，終於是我們都憤然上車。『你這班可惡的狗！』我不按住氣，就跺足瞪着一個法國巡捕罵。他就舉起棍子像要打的神氣。我眞氣了，兩眼直直的瞪着他，眼珠像要跳出眶子外似的。

到巡捕房因爲我們鬧得厲害，帶到審問間裏審問。我們都氣得吵起來。鹿怕我會吃

戲，轉而平下氣來勸我。我說：『你們回去，我就不躭心，可以安靜的獃一夜下去了』『好吧，我們就回去，可是你千萬忍下眼前的氣，不要吃他們的戲。』她們送回去之後，我們也就忍着氣不做聲，於是我們就同一羣新載來的人驅入一間房裏。

只有四尺長六尺闊的一個小房，關了兩百多人，前後各一個閉着的玻璃窗，不透點空氣。悶一刻，眞難過極了。

我同子英又嚷起來，跟着就有人摵玻璃窗，也有人低低的在說：『哇拉哇拉鬧什麼，既然進了就安靜些吧！』

砰的一聲門開了，又送進幾個人來『我們要空氣！不能待遇我們這樣慘酷！』我嚷。『這是中國人的恥辱，他們不把人當人！』新進來的幾個人中一個長髮的青年跟着嚷並且注視了我一眼。

『空氣明天有！』巡捕不理睬地砰的一聲關上門走了。

我眞氣，和子英用拳頭搥玻璃窗。我想搥破了不過把我們多關幾天，至少使他們知

道中國人不是那樣馴羊似的，有許多人跑來阻止，怕連累他們。

大概在捕房很少有這樣目無法紀的犯人，所以要特別給我們懲罰。停一會把我們放出去，驅入另外一間房裏。進了第一道鐵門，就是一條流滿了尿的小巷，小巷排着四五間小房，第一間是比前面那一間還小一半的鐵門關着的房子，那就是給我們站一夜的房子了。人關得住，尿是關不住的，小房的地上到處流着。

「我們不進這無人道的房子，」我喊着衝出來。

三百多人都跟着我衝。荷荷荷，……遙擁地嚷，頗似是曳着今晚羣衆反帝國主義者示威的殘聲。

幾個武裝的法國巡捕出來就着人摔進去，就一個摔一個。我雖叫抵抗，他們却無抵抗地擁進去了。每進一個，背脊上跟着就是砰的一拳。我想，如果打到我身上時，我定和他拚命。最後一個輪到我了，幸而未着他一拳。他瞪着一雙狗眼望望我瞪着的眼睛，

這時是真沒有辦法了。兩道鐵門，三面牆壁，鬧也鬧不出什麼來。只好按住火靜着。

巷裏的尿酸，一陣陣衝得噁心。人是牙籤在筒裏密密地插着一樣，轉動也轉動不得。長髮青年站在我身邊。前面站着一個很老於世故一般的小鬍子，一雙鼠眼不時的轉動，表示他的機警。

『我早勸他們安靜些，不肯聽！現在好了，空氣是有了，只是有點味兒不好受。』小鬍子表示他的預言應驗了，並且在語氣中表示一點滑稽的諷刺。

『眞的，現在可比從前好了！』一個應和着。

『我說了已經進來了就安定些，哇拉哇拉鬧些什麽？現在鬧得好啦！』又一個應和。責難都來了。

『我們又可以得一個新經驗，是不是？』我對着長髮青年說，我覺得四周都是些不中用的蠢物。

『對啦，一個新經驗。』他同意我。

『我們中國人太不守秩序了。到洋牢裏也應當守點秩序給外國人看啦！』一個很

温文的紳士臉孔配着紳士服裝的人說。

「哼！鐵的秩序！」我指着兩道鐵門望望長髮青年。

「鐵的秩序！」他又附和。

「不要鬧了，」一個操上海語的嗶嘰長衫的阿Q說：「我們總還算好，遇着法國人會給我們安定地站一夜，到日本街早給鎗彈打死了。我們總還算運氣！」

「那自然，」退一步想，自然就抓住我們貴國的羣衆心理了，許多人覺得他的話對，不期然這樣同聲說：「只怪我們自己在戒嚴的時候出來，那怪得人家呢！」

「這是犯人住的地方，而我們並沒犯法呀！」一個福建口音的人表示不佩服他的論調。

「這是講事實，不是談法律的。」小鬍子表示他才能充分的理解這問題：「你過了時間，就得抓你進來；你再要鬧，就得把兩重鐵門關着你。這是事實，事實就是道理。」

我討厭這些無聊的可恥的爭論，因而擠到門口向第二間牢鎖着的鐵門的門口探

望。裏面也一樣的像牙籤似的一根根擠得緊緊的。

『喂！你怎麼進來的。』我問一個靠在鐵欄邊的朋友。

『我在街上做點小生意，沒有錢納稅，被巡捕看見捉來了。』

『你家裏還有幾口人？』

『母親，老婆，還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專靠我偸偸摸摸的賣點東西過活，現在在家裏餓肚子了。我眞不懂，自己苦苦的賣點東西還得要給他們錢。』

『他們替我們保護啦，沒有他們，街市就沒有秩序，汽車會隨便撞壞人，賊強盜會到處搶東西。』我身旁又有一位懂得『道理』的知識份子在說明理由了。

『我們用得着什麼保護？衣在身上，喫在肚裏，命値不得幾文錢。我覺得只有有錢的人用得他們着，我們只是常常被他們捉進洋牢來，不許我們賣東西吃飯。』

『你常被捉到此地來嗎？』我問，

『可不是，一年至少得十幾次。』

「那你不覺得苦了?」

「可是站着不睡的味兒也不好受的。」

尿酸更衝得難受,眞想作嘔,只好又擠進去,站在從前站的地方,離小巷子遠些,氣味總好些。

他們依然很熱鬧的在談話,我也參加了。才知道他們都是參加今晚的狂熱的羣衆運動來的。小鬍子是戰地難民臨時救濟會派去打聽消息的。「大概今天羣衆狂熱的由來,是兩個原因:一個是電報局得着白川戰死的消息,而送報的很熱心騎着自行車到各商店去報告的;一個是無線播音機傳播的。並且日領館確實下了半旗,大概白川之死是不會假的。」據小鬍子說是從許多地方探來的這點消息。

第一位紳士服裝的人是眞寃枉,他聲明他沒有這樣好無聊的熱鬧,他僅僅是出來投兩封信就被攔着不許回去。他說:「我才眞寃枉!……」好像別人家是罪有應得似的。眞的,在他看來,他是沒有什麼破壞秩序的行爲的。

長髮青年是『罪有應得，』因爲他也參加了運動，還帶了一位穿綠旗袍的小姐。當他被送進牢獄的時候，還很殷勤的囑咐：『請你們好好地把那位綠衣小姐送回家去。』所以不待他敍述，我們就知道他同行還有一位小姐了。不過也是事不湊巧，在戒嚴期已經回了家，因爲出來在過街的小館子裏吃一碗麵，回來時就被捉着了。

其餘許多人大約都是參加這個熱鬧的。

在參加羣衆運動時，一切人都是火一般的，靜下來在牢獄裏，東方的容忍和自慰的阿Q精神就復活了。所以那位主張守秩序者的話是很發生效力，而那位把在日租界的危險的比例來作安慰的道地的上海口音的人是更博得羣衆的歡迎。

小鬍子問及我的姓名，『我姓劉，』我隨便應付了一下。那位長髮青年，似乎嫌我答覆得太簡單了，輕輕的再探問一次：『我似乎和先生很面熟。』我只好說了眞姓名。他自己說也姓王，是復旦大學的學生，並且說看過我許多文章。他於是問我對於昨晚事件的意見。我說消息的眞假是另一問題，羣衆的狂熱是可紀念的。隨後我和子英，姓王的青年

就一直談下去了，談到復旦的情形，被難學生的近況，以及反日戰爭的許多問題。這樣才站立着支持到早上四點鐘被放出來。

夜深，巡着靜寂的街道走着涼爽而清潔的晨風一直從善鐘路捕房送我們用輕快的步履奔馳到家。

鹿一直沒有睡，在等着我。

(3)又被他人製造的消息支配了

早上，聽見送報的敲門，慌着跳下床去取報紙上來看，什麼好消息也沒有！

傳聞昨天的消息是某某爲着某種政治作用製造的；又有一個消息是某某爲着做公債製造的。

又被他人製造的消息——而且是假消息播弄了一回！

血賬

在日記中關於每天所記載的簡單的戰事消息，抽出來集合在一起，對於這次戰爭的始末可以看出一個輪廓。就算是這次血戰的一筆流水賬吧！

一月十八日

日方傳出消息：日本僧侶五人，在今天行經引翔港，馬玉嶺，被三友實業社工人毆傷。

一月二十日

上海市引翔港三友實業社工廠，於今晨二時半左右被日本暴徒縱火焚燒。損失：廠屋焚毀七間，織巾機二十餘具。西捕被毆傷。

下午日僑開上海日本人居留民大會，決議請日政府派兵來滬，遏止抗日運動。

駐滬日本總領事村井倉松藉口十八日有日僧五人在引翔港被人毆傷，向上海市政府抗議，提出四項要求：

1. 市長須對總領事表示道歉之意；
2. 加害者之搜查逮捕處罰，應迅即切實施行；
3. 對於被害者五名，須予以醫藥費及撫邺金；
4. 關於排日侮日之非法越軌行動，一概予以取締，尤其應將上海各界抗日救國會以及各種抗日團體即時解散之。

上海市卽予以口頭答覆，對前三條，滿口答應。對於第四條，表示取締非法行動，對於合法民衆運動不便取締。

一月二十一日

日領對三友事件向市長表示遺憾。

日領向工部局道歉。

一月二十二日

日陸戰隊在同濟路橫浜路各處示威。

日人暴動案市府向日領正式提出抗議。

日陸戰隊謂民國日報紀載『日浪人藉陸戰隊之掩護』不符事實，要求該報道歉。

一月二十三日

日艦五艘抵滬。

一月二十四日

日航空母艦載飛機一隊到滬。

一月二十五日

日陸戰隊登陸。

日領促市長答覆日僧事件抗議。

上海各團體請市長拒日要求。

一月二十七日

上海民國日報被迫停刊。停刊啓事：『昨據公共租界工部局通知：「現因本埠形勢緊張，工部局董事會勸告貴報停版」等語，本報自即日起實行停版。』

市政府下令解散抗日救國會。並對於在公共場所開會，嚴加取締。

日續派飛機來滬。

日陸戰隊在浦東登岸。

一月二十八日

市政府答覆日領，全部接受其要求。

日海軍函迫我軍退出閘北。

水雷艦隊十二艦到滬。

總計日本在滬軍艦二十一艘，陸戰隊一千四百名，飛機約二十架。

下午租界戒嚴，公共租界劃分防區，駐滬英軍司令爲上海公共租界總司令，英將守虹橋防綫，美將守海格路與蘇州河一段，日將守虹口（北區）與楊樹浦（東區）上海商團將守自浦江至海格路之中區。各捕房之巡捕與特別巡捕助守各鐵門與防禦物。法界關閉各處鐵柵。

晚十一時戰起。日軍分三路進攻：北路進至天通庵站開鎗，隨卽沿鐵路衝鋒；南路由虬江路越寶山路，向北車站進攻；中路係由靶子路西進與圖天通庵方面日軍聯絡，再圖攻北站。我軍奮起抵抗，北路日軍，幾全覆滅；中南兩路戰至次晨，皆敗退。

一月二十九日

日軍續施攻擊，我軍抵抗，佔日司令部，華界無敵蹤跡。惜未追入租界，肅清敵軍，據有其作戰根據地，毀滅其在華侵略之產業也。

日飛機四處擲彈，炸毀京滬路北站，商務印書館工廠及東方圖書館，閘北大火。

一月三十日

上海市商會通告各商家罷市禦侮三日。

義勇軍參加作戰者甚多。

日領要求停戰，英美居間調停，自晚八時起停止攻擊。

日艦運特別陸戰隊三千至滬。

市政府華人納稅會向工部局抗議日軍破壞租界中立。

一月三十一日

日公使重光葵到滬。

陣線無變化。

二月一日

上海日軍四千登陸。

上海繼續罷市。

英美軍艦來滬。

日艦再下關開砲。

蔡元培等電國聯文化合作委員會謂日摧殘我文化機關，請制裁。

二月二日

敵違約砲轟閘北，我軍憤而迎戰，全線戰事又起。

國民政府通電自衛。

英法海軍來滬。

英美提議停戰計劃五項：

1.雙方停止暴力行爲；

2.雙方此後勿再有動員或準備任何敵對行爲；

3.所有各接觸地之作戰人員各自撤退；

4.設立中立區，分離雙方作戰人員，以保公共租界，該區由第三國軍警駐

防，其辦法由領事團議定；

5.兩國一經接受該項條件後，不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據非戰公約暨十二月九日國聯議決案之精神，在第三國觀察參與與協助下，迅速進行商議，以解決一切懸案。

二月三日

閘北劇戰，日猛撲北站被擊退，東嘉興路我軍進展。

日艦砲擊吳淞，吳淞戰事遂起。

市政府向工部局提抗議請制止日以租界爲軍事根據地。

銀錢米業開市。

二月四日

日猛攻閘北吳淞又敗。

日派陸軍一師團來滬。

昨日下午四時，日兵用軋司林焚上海法學院，延燒至今日下午五時全部燬。

眞茹暨南大學亦於二月初被燬。

英美所提議，日拒絕第二五兩項。

外部照會各國完全接受五項提議，惟將中立區及中立者字樣改爲和平區及第三國字樣。

上海百六十同業公會反對設中立區。

日海軍易司令野村代鹽澤。野村本日啓程來滬。

商務印書館宣告停業。

二月五日

南京空軍第六第七兩隊今日到滬，與日機戰於眞茹空下，而防軍以步鎗毀日飛機一架。

工部局接收虹口警權。

各業工會及地方維持會為十九路軍乞援。

鹽澤失敗，日易司令野村少將率陸軍四千餘人到滬。

二月六日

江灣路今晨砲戰，日攻八字橋被我包圍。

日發聲明欲迫我軍撤退。

日增侵滬軍費。

二月七日

野村計畫限全力二十四小時攻下吳淞，再全力攻閘北。

日軍全力進攻吳淞失利。

日軍衝八字橋受創。

日發表聲明：謂與他國同一目的行使租界防務責任為限；如華兵不阻日兵行使職務，日不攻擊華兵；並謂與東省事件全不關聯。

二月八日

日軍三路猛襲吳淞，血戰終宵敗退。

閘北激戰，日軍中伏。

市政府通告各國總領，日軍利用租界爲根據，損害我不負責。

日外務省高唱對華干涉政策，並指五大商埠不設置軍備。

二月九日

犯淞日軍大部撤退楊樹浦。

外長嚴斥日提議。

二月十日

前線無大變化，日在待援中。

日軍兩路攻襲閘北敗退，江灣路我奪獲敵鐵甲車。

江灣跑馬廳我軍布防。

日軍砲擊吳淞，日艦七艘偷襲被截擊。

市政府答復美總領：申明租界領空主權我國從未放棄。

美英法使為調停滬案，由南京起程來滬。

二月十一日

日機炸毀永安紗廠第三廠。

日增兵萬人來滬。

日兵焚燬持志大學。

日兵違反國際條約，使用達姆彈。

市商會函工部局請制止日軍虐殺行為。

英政府反對日本增兵來滬。

今晨停戰四小時，救濟閘北戰區難民。

二月十二日

吳淞砲戰甚劇;韓家橋日兵偷渡失敗。

日飛機炸水災救濟會災民收容所,總幹事英人辛博森電告國聯。

二月十三日

敵以煙幕彈掩護偷渡蘊藻浜,在北岸曹家橋登陸,張炎旅奮勇奪回,敵幾全軍覆沒。此次爲空前大戰。

飛機在太陽廟炸落日機。

商聯市民會等通告停付捐稅。

二月十四日

野村失敗,敵易司令植田中將率陸軍第九師團約二萬人到滬。

江灣日司令部被我軍佔領。

日軍第九師團二萬人五千登陸。

吳淞江灣各大學被日兵砲燬者有:同濟大學,商船學校,水產學校,中國公學,中

大醫院，勞働大學等。

二月十五日 敵砲轟吳淞甚烈，損害民房甚多。

日軍布置換防，時向閘北方面開砲示威。

英美法意四公使於前日到滬。擬運動和平。

二月十六日 日政府決令植田司令向十九路軍提最後通牒。

吳淞方面紀家橋激戰終宵，我方憑河堅守。

江灣路激戰係威嚇性質，自日軍變更戰略後，傾全力猛攻吳淞。

二月十七日 閘北方面，敵以大砲轟擊。

十五至十七，日準備大戰工事甚忙。

二月十八日

上午我軍與芳澤在英領署談判決裂，下午日本司令植田謙吉向蔡軍長致哀的美敦書：

「日本司令植田謙吉致蔡軍長通牒本職基於欲以和平友好之手段，達到任務之熱烈希望。茲對於貴軍通告左開各件：

一，貴軍應卽從速中止戰鬥行爲，於二月二十日午前七時以前，將現據之第一線撤退完了。於二月二十日午後五時以前，從黃浦江西岸，由租界西北端連結曹家渡鎮，周家橋鎮，及蒲淞鎮之線起算，黃浦江東岸由連結爛泥渡，及張家橋鎮之線起算，各從租界境界綫向北二十基羅米突之地域，（包含獅子林砲台）內撤退完了，且在該地域內撤去砲台及其他之軍事設施，並不新設之。

一，日本軍於貴軍開始撤退後，不行射擊轟炸，及追擊動作，但用飛機之偵察，不在此限。又貴軍撤退後，日本軍僅祇保持虹口附近之工部局道路地域。（包含虹

口公園之周圍）

三，貴軍第一綫撤退完了後，日本軍爲確認其實行起見，派遣有護衛兵之調查員，於撤退地域，該項調查員攜帶日本國旗，以資識別。

四，貴軍對在該撤退地域外，上海附近之日本人生命財產，應完全保護之，此項保證如不完全，日方當採適當之手段。

五，關於在上海附近（包含撤退區域）外國人之保護，容另商議。

六，關於禁止排日運動，一月二十八日吳市長對於村井總領事之約諾，應嚴重實行。

關於此項，當另由帝國之外務官憲，對貴國上海行政長官，有所交涉。

如以上各項不能實行時，日本軍將對貴軍，不得已採自由行動，其結果所生一切責任，應由貴軍負之。昭和七年二月十八日午後九時，大日本帝國司令官植田謙吉。第十九路軍蔡廷楷閣下。」

二月十九日

我方駁覆日方通牒。

二月二十日

晨七時二十分植田下總攻擊令，向吳淞江灣閘北全線進攻。

敵在八字橋大潰。

外部抗議日通牒。

二月二十一日

敵攻江灣不遂改攻八字橋。

廟行鎮與敵在相持中。

二月二十二日

廟行大戰，爲曹渡家以後第二次大戰，自二十一日起三十小時不休，敵傷亡二三千人。

日卒被迫放棄廟行正東陣線。

二月二十三日

自二十一日起至今日全線大戰。

敵另以生力軍由金穆宅所設之支撑點再事反攻，仍失敗而退。

江灣方面，生擒敵十九聯隊之西尾少尉。此次爲有名之江灣大戰。

二月二十四日

天明，敵大舉三路反攻，三小時卽敗退。

二月二十五日

江灣在我軍全線爲突出部分，守之費力，現一切障礙已毀，今日我軍放棄江灣。

小場廟方面敵擬偸渡，幷以新到陸軍九千餘人由江灣線起沿小場廟竹園墩趙家宅孟家宅等處，先以重砲連轟，激戰到午十一時，我預備隊增援反攻，截斷敵左翼，另一路向敵右翼肉搏，敵遂潰退，此我以少勝衆，獲槍彈甚多。

二月二十六日

杭州筧橋飛機戰。

二月二十七日

敵軍部開會，討論滬戰宜速戰速決。

第十四師團續到三批，共萬七千餘人。

二月二十八日

自二十六至今日，前線無大戰。

二月二十九日

今日敵攻擊最烈，全線大戰。

敵初以新到生力軍猛攻八字橋，旋仍退

議和呼聲又起。

夜猛攻八字橋，五得五失。

白川以大軍由瀏河登陸，抄襲我後方。瀏河原有防軍兩團，已調援江灣廟行。口軍已到蘇州無錫不肯前進塡防，使敵得以乘虛。腹背受敵，我軍不退，必全部覆滅無疑。

三月一日

我軍主力祕密向南翔崑山之第二防線引退。退兵時，當給敵人以重大打擊，故敵未察覺。

翁旅仍死守吳淞。

三月二日

國人願翁旅保全實力，勸其撤退。

三月三日

翁旅一面派前鋒繼續作戰，一面向月浦瀏河方面撤退，下午五時，全部撤盡。

喘息在炮聲彈雨中

——寄滬北美弟——

陸晶清

一

當這使全世界震驚的滬戰消息傳到灰城時，你一定為了躭心我們的安全而萬分恐懼。同時，你還應該為了這出乎一般慣於忍辱苟活的人們意外的抵抗，就是為求國家的生存，為被壓迫民族吐氣的血戰而驚喜到沸血流淚！

戰事是從昨夜起的，由日本的藐視一切的槍彈爆發了震撼全世界和平的血戰！殘暴的敵人初未曾料到我國也有不甘屈服而能堅決抵抗的軍隊，所以他節節逼進，誇口說四個鐘頭內可以佔領閘北。現在，事實已經告訴我們的敵人和全世界：我上海的駐軍

並不是像東省軍隊一樣的抱『不抵抗』主義，他們是不致屈服在暴力的脚下，不會棄地逃逸，而要挺身抵抗，爲國家民族爭一生存，予強敵以可能的懲創！

我們的家距戰區很遠，所以昨夜未受驚駭；只隱隱的聽到炮聲，確實的消息是今晨才得到的。據今天報上所載，昨夜日軍炮轟閘北，商務印書館及北站附近都在暴日的槍炮炸彈的火光下毀了！我數千萬同胞的生命財產都慘遭浩刼！

今早我們家裏不斷的來客，有的是由戰區附近逃逸出來的虎口餘生，告訴我們許多驚心動魄的消息。客廳裏的空氣緊張極了，每個人都興奮悲憤失了常態。尤其是菊姐和子英，你知道他們都是四五天前才離開他們各人的家南來，前天傍晚才到上海。這一次我們是希望他們除了要辦一些事外，最要緊是共我們過一個快樂的年，並且到杭州蘇州旅行一次。不料，抵此僅僅一天，可怕的戰爭便暴發了！他們除了和大家一樣的緊張悲憤外，還爲了恐怕家人們遠道慮念而不安。

草草吃完一餐飯後，子英提議到街上看看情形並探點消息，我們都贊成，於是四個

人——菊姐，子英，錫和我——離了家，沿着辣斐德路，霞飛路的馬路走了很久，街上所能見到的，已經不是太平景象，馬路兩旁的中國商店都停了業，緊閉的門上一律貼着「日兵犯境，罷市禦侮」的通告，僅此已夠表示國難當頭的悲慘氣象了，而況來往行人都顯現異常的慌張憂懼，尤其是那些搬家逃難的同胞，看到他們的狼狽可憐的樣子，我只有流熱淚表示深切的同情。

後來我們更坐車到了南京路，一切的景象都較法租界嚴重了，商店一齊關閉，賣號外的報販們如花間蝴蝶一樣的穿來穿去，並且他們叫喚的聲音都覺得是分外的緊張悽慘，使人的心情不能不隨之而緊張。還有由戰區逃出的難民扶老攜幼，負着他們破舊的鋪蓋或衣物，提着些鍋碗和餘米蔬菜，成千成萬的如潮水一樣的湧着來往的電車汽車都爲之阻塞了不能進行。我遠遠看到那些可憐的難民，就指給菊姐們看，同時，心裏是如吃了多量辣子一樣的辛辣，而眼裏已禁不住的流出淚來。看看菊姐他們也都黯然泫然。

在南京路我們徘徊了很久，也買了各種的號外和臨時報，雖然都載着我軍獲勝的消息，但眼前所見到的悲慘景況總令人覺得一陣陣的心頭積壓加重，到了不能再忍受時，才說：「回去吧！」

歸途中我和錫商量，在戰爭期間我們應該找點工作做做，他主張我去找何香凝先生，集合一般人組織救護隊和辦後方醫院。於是我們順路就到花園坊看何先生，走進客廳，已坐了不少的人，原來何先生正在商量籌辦救護和慰勞的事，陳夫人等已買來了許多慰勞品。參加了他們的會商後，何先生要錫去找熟識而熱心的醫生來襄助救護，要我去約衛姊等來參加工作，決定於明晨出發，到前方救護慰勞去。

剛才回來吃過晚飯，錫們因為決定辦一抗日戰爭刊，和子英們一夥人都到新聞路印刷所去了。家裏只賸我同菊姐和同住的兩位太太，都坐在這裏靜聽隆隆炮聲，心裏不知應該怎樣才好。

關於我們的生命請你不要過慮！因為我們自己並不重視，在昨夜今日的血戰中不

知犧牲了多少忠勇的戰士，被難的同胞的尸骸埋葬在火光彈雨下的也不知有多少，爲了爭國家民族的生存，他們能犧牲，我們也一樣的可以赴死，死在手刃敵人的血泊中，是多麽的悲壯呵！

戰爭已起，諒你們已不能再靜心讀書，在北平如有眞正抗日救國的團體，你可以去參加工作，但須就心他們是掛羊頭賣的肉狗！

二一年一月二九夜

二

戰事是更緊急嚴重了！連日我軍雖屢獲勝，但殘暴如野獸般的敵人，他决不會因此而馴服或退却的。他將源源增兵增器，再接再厲的進攻，雖然他的兵是不見佳，但他的器却是很利，我軍除了拚死抵抗外，別無他策。

因爲戰事緊急的關係，市面上也愈顯得恐慌，五元十元的鈔票都不能用了，日用品的價格也逐漸加高。只要走到街上，無論何處都可以看到逃難和搬家的人，住在閘北一

帮的往南搬，往南市的又往北方的租界搬，東邊接近黃浦灘的也搬，西邊接近華界的也搬。還有那般無家可搬，無處可去的窮苦難民，他們就筋疲力竭的隨便倒在任何一個衖口或人家的屋簷下，鋪開蓆子，支起破爐舊鍋，老的少的小的圍坐起來，這就算他們的家了！

我今天由家裏走到新開路去找錫們，在福煦路看到兩個閘北附近逃出的難民——一個老太婆已六十多歲，一個小女孩有八九歲，她們因爲走散了家人，又無處可歸，已兩天未吃飯了，坐在牆脚下嚼一些不知從什麼地方找來的什麼草根，還有一個香烟筒盛着半筒冷水，嚼嚼草根就喝口水吞下去，老的如此，小的也如此，我看了一會，問過她們的家庭狀況和逃難經過，那種悲慘的敍述激刺我心裏如像剛刀戳着一樣的疼痛！因爲指示她們到「難民收容所」去，應該給她們點車錢，但是日來我們出外都定好了不坐車，無論遠近要憑脚走，所以我們沒有帶錢袋，幾乎想不出辦法來幫助她們，後來還是從大衣的袋裏，搜出不知什麼時候餘下的兩毛錢的票子，才交給她們教厲車坐到收容所去。

昨天我們已經到過接近戰區的太陽廟去慰勞應戰的將士。經過的情形你一定希望知道，告訴你或者可以供給你些寫文章的材料。

我和菊姐蘅姊昨早是七點多鐘吃過粥就到何香凝先生處。沛華姊正在客廳裏忙着做救護隊用的紅十字旗，我介紹菊姐給何先生後便參加工作。一會，幾個醫院的醫生和看護學生都來了，大家忙着預備一切。到九點鐘買的慰勞品藥品棉花紗布都送來，卡車也租來兩輛，於是把東西搬上卡車，我們便出發了。何先生和其他幾位太太是坐自用汽車，我和蘅姊等就在預備裝傷兵難民的救護車上，菊姐和沛華留在家裏，因為還有事要她們照料。

幾輛車出了花園坊向北四川路去時，因為插着救護隊和醫院的旗子，並且車上的人或穿着白衣或手纏紅十字帶，所以引起了街上行人的注意，有些人駐足拍手送我們的車過去，有的人流着淚高呼：「中華民國萬歲！」

我們到了蘇州橋時，曾向許多地方探聽，都說不能通過北四川路日軍的防綫，但是

我們的車子有一輛載着藥品和幾個醫院的看護和學生的已經不顧一切的開過去了，我們既追不及他們，同時指導救護的醫生也同我們一齊落了後，知道他們一定會被阻而返回的，因此我們又回到花園坊打電話去問十九路軍辦事處可以直達前方的路綫。

下午兩點鐘我們又再出發，這一次是由蔡軍長的車夫做嚮導，我和菊姐正坐在那輛車上，因此聽到車夫訴說許多關於戰事的消息，並且他說最近幾天都沒有睡過覺，我們說他很辛苦，他說：「我們的軍長才辛苦呢！我算什麼。」

車由愚園路到中山路，中間經過一處由義國兵防守的界路邊，來往的行人都檢查，我們因為有救護旗所以不留難放行了。

中山路上的行人很多，難民像隊伍一樣的連續很長，軍用汽車和各界各團體的慰勞救護車一輛一輛的飛馳着，空氣只感到緊張，反而沒有在南京路一帶的悲慘。

將近太陽廟時，路旁低陸茅屋中的居民們都三五成羣的站在門外吸烟談話，他們各人的臉上都不斷現恐慌，大概是因為眼看着我軍一次次的殺退了敵人，並且從不驟

援他們，所以十分的相信保國衛民的十九路軍是能抵抗敵人的任何暴行，而必操勝利。他們很鎮靜，比我們住在租界內，遠遠的聽炮聲，遠遠的看火光的人鎮靜得多。

太陽廟已是破舊不堪的廟宇，在門前我們下了車，要守衛兵通報長官，一會出來一個蔡軍長的秘書，讓我們進去，穿過幾層殿宇，才到辦事處，三間冷森的屋裏殘缺的桌椅只夠他們辦公之用，因此我們都站着。首先出來接待我們的是旅長翁照垣，他是和藹謙遜得不像一個掌生殺權的軍人。由何先生說了許多慰勞勉勵的話後，大家爭着探問作戰的情形，翁旅長都一一答復，並且很誠懇的致謝了我們贈送的慰勞品，說當把大家的勉勵轉告全體將士，誓共全體將士拚死抵抗，決不負國人的希望！

我們剛要走時，復旦的學生軍進來了。他們是已到軍隊裏參加後方工作，那時候就是工作回來，手裏還提着鉛桶，拿着刷子等物。

復旦學生軍的隊長要請何先生訓話，於是他們數十人列隊立並站在院子裏，我知道空氣是要立刻變嚴重了，忙拉莉姐到門後站，準備好擦忍不住而流出的酸淚。

在何先生訓話時，除了她老人家的抖顫悲慘的語音外，一切都寂靜，團團圍着的人都低頭屏息聽着不動。當她老人家說到因悲憤而嗚咽不能成聲時，大家都低下頭，許多人都流淚了！我更是幾乎放聲大哭，緊緊的握住自己的拳半天呼不出一口氣。

訓話完畢我們就辭走，由翁旅長譚啓秀師長等送出，他們帶我們看過兩日來民衆所贈送的慰勞品，一間大殿滿陳列着那些東西。麵包，餅干，罐頭，水果，毛巾，藥品，軍用鞋：：食的用的各樣都有，堆高到半牆，還有先一刻由附近老百姓送來的兩個宰後拔過毛的整猪，四罈紹酒也放在階前。翁旅長微笑着說：「民衆對我們是太好了，使我們受之有愧。」何先生接着說：「保國爲民的沒有愧，要禍國殃民的才當愧死！」

出了太陽廟兩輛救護車就要開到閘北去，因爲據說閘北一帶的受傷難民很多。我跨上了卡車預備同他們去，菊姐衛姐們也正要上車，一個醫生走來說：「現在只有兩輛車，已經載了十幾個救護員，恐怕不能多裝我們應救的人，請你們幾位這次不去吧。」無法，我們只好和陳夫人何先生等乘原車回來。

現在陳夫人她們已在向各處募捐，準備大家合力辦一個救護隊，幾個傷兵醫院。因爲戰事一時不能停止，這些準備都是應該的。

許多關於戰事的情形，報上都載有，與實際上大同小異，不贅敍了。 十一，二，二夜。

三

許久沒有寫信給你了，在先因爲我天天都要到傷兵救護慰勞會去辦公，最近因爲有病，並且心情惡劣，懶於提筆，現在抄一頁日記給你看看；這日記裏所寫的當是你所想知道的事。

「這是悲壯激昂到使任何人瘋狂的一夜！在這一夜，全上海的中國人的血都沸騰了！都忘記了一切利害，抹着熱淚，高呼着震天的口號，奔馳於各帝國主義所佔據的租界內，這是中國人空前的吐氣的表現，民族意識的表現！

我能參加了這光榮的一夜，我永遠都紀念着一直到死。

自前日我軍因「後援不繼」而退兵的消息傳來後，心裏一直如針芒刺戮着，昨天

整一日坐立不安，從各方面得來的消息都使人悲憤涕泣，因此到午後我們家裏的各人都提議買酒來喝，這自然不是爲尋樂，是苦悶不過，想利用辛辣的酒漿來爆發心頭鬱火，可憐我們都是無力無權的弱者，只有消極的浪費自己的生命洩憤！

今早六點鐘娘姨就把報紙送到臥室，（自戰事發生以來，她每天都是極早就起來等候報紙到來，然後送給我們看，其目的是希望我們看後告訴她一些關於戰事的消息。她聽到我軍戰勝便色喜，聽到了不好的消息就蹙額嘆息，她雖然無知識，她雖然是粗人，但她的血是熱的，她的心是活躍的，我相信她比一般據高位的政府要人有良心，她配做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因爲她知道愛她國家，她能共國家的休戚。）我在枕上讀過了兩張報紙，雖然上面載着我軍又勝的消息，但總禁不住的流淚。錫因爲身體不舒服沒有照往日一樣搶報紙看，但我唸了幾個消息給他聽後，他也默然不語。我再不能睡了，便推被起床，把報紙送到菊姐床前給她看。

洗過臉，我又走到菊姐床前想和她談談，剛睡醒，就看到她一手執報紙，一手在抹眼

淚，因此我便沒有開口，反身回到臥室，穿上大衣就往樓下走，因爲我心頭的積壓覺得更重了，我只有往馬路上去走。出了三德坊便一直走到花園坊廖夫人處，想從她那裏探到點消息，不料門房說她昨夜已走了，問她到什麼地方去，回說不知道，於是我只好找何品泉君問究竟，據何君說她是去蘇州慰勞傷兵。我很失悔昨天沒有去看她，否則我可以同去蘇州一趟。

出了花園坊仍然不想回家，我又到蘅姊處，兩個人很喪氣的談了半天，又感無聊，便離開她家去找趙姊，半路遇着一個外國瘋子阻路，只得回到家裏。錫同菊姐都已起來了，客廳裏坐滿了人，每個人的臉上都罩着一層沉痛的悲哀，我在客廳轉一轉，又出門去找趙姊，在她家談了一會，句句話自然離不了戰事。到午飯時候，我才回家吃飯。

午飯後錫有事先走了，家裏的人都提議去街上走走，便一齊出發，中途我和菊姐離開了芳卿們一羣去理髮，三點鐘後到了英大馬路菊姐因爲要回北平想去買點東西，走進公司去轉了一會，我覺得來往的人們的臉上都異於往昔，都被悲哀失望侵蝕着顯現

一種異樣的色彩，因此心頭更沈悶，沈悶到想放聲大哭。

六點鐘和菊姐到愛多亞路都一處，因爲秋原們在那裏等吃飯，菜剛上桌子，就聽到街上放爆竹，初，我們還罵是誰無聊在這時候尋樂。後來聽到喧嚷聲越來越大，才跑出去看，見滿街都是人，幾個身穿短衣的工人持着國旗放着鞭炮呼着口號跑，不一會馬路兩旁的商店也撐出國旗放起爆竹來了，人聲震天，大家都像瘋了一樣的狂呼，我們一羣站在樓頭拍掌高呼，因爲我們已知道是爲了慶祝我軍克眞茹並打死了日將白川了。

鞭炮聲響愈緊，一輛輛汽車都掛着鞭炮搖着國旗從樓下飛馳。還有許多坐在洋車上和騎着脚路車放鞭炮的，我是看着嚷着，熱淚一直不停的流着，到後來大家都不顧意吃飯了，只開了幾瓶酒，每人痛喝了幾杯後便離開飯館，跑到燭店買了許多鞭炮，每人提着一掛，衝進街心，隨大衆跑，隨大衆叫口號，因爲是興奮極了不顧一切的跑，到大世界前十字路口，錫被對面來的汽車壓住脚，因爲他口裏還在叫「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所以我雖在他身傍但不知他已受了傷。幸而壓得不十分重，後來他還能走路，我們又

去買一批鞭炮，再繼續着燃放，這時候街上人更多了，汽車馬車洋車電車脚踏車，來來往往都是放鞭炮叫口號搖國旗的人。雖然是在外人管轄的租界內，但是他們已不能制止我們熱血沸騰的民衆。

我們一直由愛多亞路向西藏路，四馬路，大馬路，又回到大世界再順着法大馬路跑。到了霞飛路時，我忽然想到應該找蔣靜夫婦同出來參加這空前的表現民族意識熱鬧，因此到元昌里把他們叫出來，再回頭跑馬路。纔因時間已晚，恐怕戒嚴不能回家才終止前進，各人回家。不料痛快之餘，我們厄運到了。

當我們走到亞爾培路口時，荷槍的法國兵把我們擋住了。因爲已到戒嚴時間，無論怎樣說他都不放我們通過，同時路旁已擋住許多和我們一樣的人。最後他說女人可以通過回家，錫同子英要和其他一些人帶到巡捕房。我們都氣極了，雖然錫和子英勸我們回家，我執意不肯，遂一同上車到捕房。車上同一個中國巡捕衝突，因爲他十足的洋奴氣，比法國兵更凶的欺壓同胞，我氣極，破口大罵他，他也對罵，到捕房下車時，我抓住他說要

打死他，被他一推手倆溜開了，後來他又和菊姐吵，因為菊姐罵他沒心肝的洋奴。

進了捕房，同命運的幾十人都被趕到一間屋子裏，我們四人和其他一人直衝進審判室，大聲的一陣嚷，把他們一般洋鬼子弄得只搖手要我們停止吵鬧，我氣急了跑到他的棹子上極幾下，他們也無法，只繼續的要我們不出聲。後來，因為錫吵得利害，他們把錫，子英和其他一個人推進木欄裏，我也擠進去，木欄正對着審判人的坐位，我睜大眼瞪着他，可惡的洋鬼子笑了。另一個洋鬼子用英文問我你不怕嗎？我答他「怕什麼。」後來他們找來兩個中國的辦事人，勸我別鬧，並勸我同菊姐回家。我本不願走，但錫堅勸，並且我怕我們不走，錫更氣憤容易鬧壞，所以只好離開捕房，由捕房派一個姓關的中國人送我們回來，錫和子英，只好在那裏受一夜的罪。這完全是我害他們的，如果我不去找衛靜夫婦，不誤時間，早已回到家了。

今晚我不想睡了，錫在捕房受苦，我應該在家裏陪他坐一夜。

三月四日。

附錄

暴日侵滬期中一個文字勞動者脫險的經過與感想

李季

日前遇着多年不相見的L君，彼此於敍述別後的生活狀況後，他開始談此次暴日侵滬期中脫險的經過，夾敍夾議，亦莊亦諧，頗饒風趣，爰走筆記之，以餉讀者。

我這幾年來，雖過的是一種地下室的著述生活，但並不是襲用「閉戶造車，出而合轍」的辦法，完全與社會脫離關係。我總要分出一部分時間與人交接。就是東洋矮子也有和我往來的。他們不是自命爲社會主義者，便自稱爲報館記者，相見時，有的雖只略一點頭，但有的卻要行一種九十度的鞠躬禮，而且至再至三。中國經過多次排日風潮，報紙上形容日本人怎樣的橫蠻兇惡，然在交際中他們倒也彬彬有禮，顯出一種紳士態度，並

不覺得十分可怕。

你聽到東洋矮子這個名詞，以爲我是在輕蔑日本人，其實不然。他們雖是帝國主義者，雖是我們的仇敵，但却有許多長處，爲我們所望塵莫及，故不必挾一種虛驕之氣，加以無謂的輕蔑。我現在且舉一件事證明日本人的厲害。記得兩年前的某日，我忽然從某書局接到一本小書，上面寫的是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上海事務所寄。我的心中很覺詫異，那裏並沒有相識的人，何以有書相送？拆開一看，是該事務所研究室所編輯的滿鐵支那月誌。日本在中國的一個鐵路公司居然有研究室，研究室居然出雜誌，而雜誌中所談的竟全是中國政治經濟的狀況，黨派學術的情形，這令我們見了，作何感想？他們是在細心研究我們，是在做知己知彼的工夫。我們自己呢，不獨不知彼，而且也不知己。至于這個鐵路事務所送雜誌給我的原因就是介紹了我的一本書，說了好些贊許的話，似乎故意要使我知道的一樣。

我逃此次逃難的經過，先把這些事告訴你，自然不是替日本人鼓吹，更不是藉日本

人自重，而是根據我親身的經驗，證明他們在動手幹之前，對我們有各方面的大規模的準備，有比較詳細的調查與深刻的認識。我以為先把這些說出來作過引子，總不算是多餘的。

當一二八事變之前，據報紙所載，事態十分嚴重。不過上海市政府對于日本所要求的四條在二十八日下午六點鐘以前，既已完全答應，在理不應再有變故發生。但內幕却不如此。日本在上海等處的居留民大半都要求日本軍閥重演瀋陽故事，日海軍陸戰隊準備于當晚發動，並自信在四點鐘內可以完全解決我國軍隊我們的住所在施高塔路的東邊某里某號。我們住第三層，二房東住第二層，某女士住樓下。她在日本一個機關中做事已經有好幾年了，是日午刻回來說：「東洋人不管市政府答應他們的要求不答應，陸戰隊今晚要動手。大家最好搬一搬。」這樣的一個消息使全屋子的空氣登時緊張起來。我們為着中日問題本來也開過非正式的會議。二房東Z先生曾受高等教育，不過為着衣食問題終日在外面奔走，他於二十七日晚上很自信地對我說：

『我今天在寶山路一帶看了一下，十九路軍盡是小個子，頭上戴着斗笠，怎樣能夠和東洋人打呢？』『唉，中國人總是倒霉！……』

『不打，不是就要亡國嗎？』本來不認識字不能看報，並不懂得國家大事的Z師母這樣很着急地插一句。

『今天先生說是美國人好，東洋人、如果要打中國，美國人就要幫我們的忙。』正在靑年會讀書的Z大少爺也急忙加入談話會。

我的W聽見這句話，馬上笑着答道。

『「美國人好！」那完全是你們先生腦子中的幻想。美日都是帝國主義的國家，對中國是同樣壓迫，同樣剝削的，不過因國情不同，手段有軟有硬能了。美國有錢，樂得運用金元的勢力來宰制中國，日本很窮，只好憑藉武力來征服中國。你將來會看見，美國是不是「要幫我們的忙？」』

他們對於我的W這些話似乎相信，似乎又不相信，於是視線集中於我，好像在等候

我的判斷。我卽說道：

「對呀，美國也是我們的敵人，那裏肯眞正幫我們的忙？我們要對付日本全靠自己努力。聽說十九路軍準備抵抗，尤其是下級軍官和兵士非常激昂。日本是個軍國主義的國家，有的是飛機，炸彈，大炮，和一切最新式的武器，中國是個半殖民地的國家，一切軍器都很窳敗，我們當然打不過牠，不過這不是不抵抗的理由。日本要閘北，可以強搶去，我們却不能平白讓給牠。那怕中國軍隊只能抵抗一二天，就要失敗，也應當幹。」

我們談論國事的結果，當然歸結到是否搬家的問題。大家都决定不搬，因爲卽有戰事，我們的住所並不當衝要，且也不會延長，用不着多此一舉。迄二十八日午刻得到樓下某女士的報告，並有許多前後左右的鄰人忙着收拾行李，預備搬家，我們却不以爲意。不過爲防萬一起見，我的W勸我將數年前做好而未經整理的一大包稿子放在一個提包內，親自送往滬西一個朋友家中。我出發時正是下午一點鐘，北四川路一帶雖偶有搬家

的車輛經過，還安靜如常，看不出有什麼大禍臨頭的樣子。迨三點鐘回來，啊，情形可大不相同了！

一路電車一到蘇州河，卽看得出紛擾和緊張的情形，迄至老靶子路，簡直沒有法子前進：滿街是搬場汽車，普通汽車，馬車，黃包車，小車，夾在如山如海的人羣中往來馳騁，不獨中國人搬家，東洋人也搬家。不獨東洋人搬家，西洋人也搬家。不獨富人搬家，窮人也搬家。不獨住戶搬家，商店也搬家。男男女女，大大小小那種狼狽的情形眞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尤其是許多人臉部的表情就和上殺場一樣，令人見了，心中萬分難過。一路電車在這種擁擠和悽慘的狀況中也失去了牠平日那風馳電掣的威風，垂頭喪氣地緩緩前進，愈近靶子場，牠的行動便愈感困難。可是一至狄思威路口，只見日本的軍用汽車滿裝着持鎗在手的水兵，橫衝直撞地一輛一輛馳過。這些水兵不獨趾高氣揚，神氣十足，而且時露出驕傲的笑容，似乎是在鄙視逃命的中國人太不中用，又似乎是在預計戰事可操勝算，先以戰勝者自居，故喜不自勝。豈知戰事爆發後，他們幾乎全體犧牲在十九路軍英勇

的抵抗之下，變成枉死鬼了！

電車在這種一方悲痛一方高興的殘酷對照中終於達到牠的終點。我挾着滿腔憤懣的感情，急忙跑回家中。至則本弄堂的住戶正在紛紛遷徙，樓下的某女士已不知去向，家具也搬到她的親戚家中去了。Z先生不在家，Z師母要搬家又沒有錢，要留在家中又害怕，迫得三番五次地往三樓跑，候我回來替她決定。至於我的W態度却很鎮靜，沒有搬家或離家的意思，我更是如此。這是有許多原因的，最重要的如下：

一，她產後身體未復元，小孩滿月後僅四日，且正種牛痘，都不好隨便移動。

二，每月文字所入已經不敷應用，更無餘資供作這種意外的搬家費用。

三，我們兩人都經過多次的兵亂，變成了洞庭湖的麻雀，以爲這次戰爭至多不過兩三日就會終止，秩序也不會大亂，用不着多此一舉。

有了這些原因，雖全弄堂一百餘戶人家於二十八日下午走去一大半，或三分之二以上，我們絲毫不爲所動，仍舊進行自己的日常工作。當五點鐘時，要走的人大概已經走

完了，全弄堂在暮氣沉沉的當兒，格外顯得寂寞了，而我們的老友C先生却於此時翩然蒞止。

「局面緊張得很，我以為你們走了，特地來看看。」

「樓下Y女士說，日軍今晚馬上要動手，但這裏不是戰區，大概不要緊，我們決定不走。」

「不走！恐怕有危險？為什麼不走？」

「帶着小孩子走，用費太大，事實上辦不到，住幾天再說罷。」

「也好。」

「六點鐘一過，馬路上就不能通行；你還是快走罷。」

「對啦！時間快到了。我就走。再會。」

「再會。」

C先生和我們這樣簡單地談了幾句之後，即離開我們的家中。我們安閒自在地吃

過晚飯，我的W陪着小孩睡在床上，我看過幾點鐘的書後，於十時就寢。但未幾因生爐子，我復起床。鐘剛敲十一下，槍聲響了，我們知道戰事果然爆發，躺在床上靜聽。步槍聲，機關槍聲和大炮聲紛然並作，時疏時密，時遠時近。初聽時雖不心悸，但感慨萬端，不能成寐。迨五點多鐘，槍聲愈響愈近，逼到我們的門口來了。這是怎樣一回事？我馬上起床至窗前，察看動靜：未幾只見隔壁警察派出所的二三十個警察急忙跑到馬路上集合，排成一隊，雙手高舉。我初時很覺詫異，他們爲什麼拋棄槍刀，要用赤手空拳抗日？旋即想到我曾在電影中看見舉手向上是對敵人投降，才明白他們原來也是不抵抗主義的信徒，東北軍的好同志！這邊的陣線——不如說投降線——還沒有擺好，只聽見步鎗響處，一個日本水兵拿着上刺刀的鎗衝來了，接着又衝來一個，接着又衝來一個。看啊，三個日本兵就這樣使二三十個中國警察變成俘虜了！我以自己的人格保證這是親眼看見的事實，絕對不是向壁虛構，故意污蔑中國警察的。當時的憤怒幾乎衝破了我的腦袋：心想這些警察平常打車夫，捉「亂黨」收捐稅，搜住宅，是何等威武，勇猛，敏捷，決切，今竟以十倍之衆屈服

於東洋矮子之前，未免太可恥了！轉身將此事告訴我的W，她嘆口氣說道：

「警察原是對內而不是對外的呀，你怪他們幹什麼？」

我的氣於是漸漸地消滅下去了。

中國警察投降的滑稽劇才告終結，日本紳士們的滑稽劇又接着開演了。大約在六點鐘以後，我聽見一輛汽車自遠而至，急到窗前一望，原來是一輛裝貨大汽車從剛才警察投降的地點經過，內中站着十幾個戴博士帽穿大衣的人，我以為是捉的中國人，用車子裝去做勝利品，不禁吃了一驚。但車行不過數十武，即戛然而止，跑上晒台一望，毫無所見，囘到房中，忽聽見鋤聲鏟聲和小車聲同時並起，這是幹什麼呢？大概是軍事工作罷。我一邊想，一邊偷偷地下樓到弄堂後門去探察，果然看見十幾個人在門外數十步的地方釘木樁裝鐵絲網，起沙土，裝沙袋，為狀甚忙，而且這些人就是那輛汽車裝來的，他們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人，並且是日本的紳士們！

啊，東洋矮子真厲害，他們在上海的人竟全體動員來幹我們了！我一面走，一面這樣

想。回到自己的房中，把窗門打開，換換空氣，只見日兵一二在馬路上梭巡。有一日兵見我打開窗門，也一聲不響地望着我，我們雖隔了一扇牆和一個竹籬，但相距不過六七丈。我起初見他沒有背鎗，有些納罕，因此也不怕他，仍站着不動，互相注視，及至後來他移動一二步，我才發覺他那爲竹籬所掩蔽的下垂的右手拿着一枝手鎗，恐怕他的獸性暴發，用這頑意兒和我開頑笑，便三步兩脚地跑開了。

但空中的飛機聲與馬路上的汽車聲總是來引誘我，我非到窗前去望一望不可，我於是在窗簾掩護之下，頻頻向外瞭望，終於又看見那一羣戴博士帽穿大衣的東洋紳士肩上荷着鶴嘴鋤或大鏟，口中唧着雪茄煙，從馬路上緩緩地經過，我對于他們這種從容不迫的態度有兩種解釋：一，他們於一度挖土打樁的緊張工作後，須稍微藉此休息一下；二，他們這樣爲國服務，心境十分舒暢，而平日文雅的神氣又於不知不覺之中表見出來了。

可是矮子紳士——戴雪白的西裝硬領的紳士，爲着幫助軍事進行，早些征服中國，替國家增光榮，替自己增財富，參加工作是非常努力的。他們在行路中雖帶着休息的神

氣，但一抵目的地——我們的弄堂前門——不到三分鐘，鎗聲砲聲和小東聲等等又紛紛送入我的耳鼓，並且較前加甚，這不知道是由於前門接近我的住房，聽得更清楚些，還是他們因爲當時的槍礮聲變得特別起勁，不得不用加倍緊張的工作報答他們殺人的同胞？

東洋紳士們工作的結果，把我們的弄堂後門通施高搭路的路封鎖了，把我們的弄堂前門通狄思威路的路也封鎖了。這樣一來，不獨把全弄堂殘存的居民驚動了，並且把他們嚇慌了。大家面面相覷地要找出路，要找逃命的出路——首先跑去問看門警察老王。老王或王先生（娘姨們這樣稱呼他）本來是着警察制服的，這幾天因爲風聲緊急，身邊且掛起盒子炮，表示完全負責保護本弄堂居民的樣子。但今日——二十九日——的老王不獨沒有掛盒子炮，而且換了一身長衫，好像一個管賬的先生一樣。他對大家說道：

「東洋兵打到咱們的四周來了，前也是東洋兵，後也是東洋兵，左也是東洋兵，

右也是東洋兵。他們在咱們的弄堂外面西邊裝着鐵絲網，南邊也裝着鐵絲網，只有東邊可以通鄉下，但今天早晨那邊也聽見釘得砰砰地響，說不定也裝着鐵絲網了。……」

他這樣一說，幾乎等于宣佈了大家的死刑，有一個吃基督教的老太婆，膽子本來是很大的，昨天有人勸她走，還被她譏笑一頓，此時也大吃一驚，不等老王說完，馬上插嘴道：

「那麼，你去看一看，好麼？」

「我去看一看？性命交關！昨天人家都搬家，都走，你們爲什麼不走呢？今天東洋兵把我們的弄堂圍得鐵桶一樣，……哎喲，又是一槍，你們聽，機關鎗又響起來了！啊，那邊飛機又來了！」

老王這樣發狂般叫着，竟把大家的視線轉移了，都不管出路的問題，抬起頭來看日本飛機。不過當飛機消失在天邊之後，大家的恐怖不獨沒有跟着消失，並且大大地增加了，找出路的問題竟成爲目前一個最迫切的問題，于是衆人中又閃出一個西裝少年，帶着一

種嚴重的神氣向老王說道：

「你應當出外去探聽一下，看有沒有通租界的路？鎗炮聲這樣響個不停我們如果沒有出路，難道死在這裏不成？你穿起這件大衫，怕什麼？去罷！」

「對呀，對呀。」

「只管去。」

「不要緊。」

大家你一句，我一嘴地附和着。老王雖迫于衆議，雖明知道是他的職責所在，應當去幹，但他深信東洋人是不好惹的，總是空口支吾着，沒有行動上的表現。大家見催促他不動，也沒有辦法，便陸續地散去了。

東洋紳士們裝鐵絲網和堆沙袋的工作大概是在七點鐘前後完成的。本弄堂的人知道此事，就和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很不自在，他們對于平日出錢武裝起來的老王或王先生「按兵不動」，更是非常失望。八點鐘，九點鐘，十點鐘，十一點鐘，十二點鐘，度時如年

地過去，絲毫沒有辦法！小菜也沒有買，蔬菜也沒有買，油鹽醬醋也沒有買，有些人家的米或煤恰恰用完，正待添購，也無從取得！這怎樣辦呢？一個學生模樣的青年終于自動地起來幹，叫老王拿鑰匙開門，待他出去看看。大約三十分鐘的光景，他帶着喜信回來了。就是，東邊一條路沒有被封鎖，雖有日兵守衛，經檢查後還可通過。

這個消息一經傳出，全弄堂殘存的人就和無期徒刑的犯人忽然遇到了大赦一樣，都喜不自勝。有些人連已經上了桌的飯都不吃，忙着鎖房門，「溜之大吉」！有些人則仿照昨天出走的人的辦法，吩咐娘姨看家，自己到租界上去避難。我們的二房東夫婦本來是沒有錢不預備走的，但昨晚至今天不斷的鎗炮聲使他們害怕，而三五成羣的大小男女靜悄悄地出門前經過，向東邊唯一的出路逃命，更使他們心慌，遂決定不顧一切，離開這四面受包圍的弄堂了。乙先生昨晚曾和我們約定，只要我們不動，他們一定也不動，此刻特上樓來告訴我們，他的老婆和小孩子們鬧着要走，也只好一同伴去，但晚間仍回來，其實這是一句騙人的話，他何嘗回來？他問我們怎樣辦？我的W不主張走，我更樂得不走，好

繼續我的文字工作。

當二十九日下午，全弄堂殘存的人又去了十分之八九，僅剩下幾個主人和二三十個守屋的娘姨，那個吃基督教的老太婆不知是使着「上帝」的威靈，還是捨不得她那堂皇富麗的家具，仍舊穩定下來，不會出走。至于我們不走的理由已如上述，可是此時因陷入困境，因爲我們的娘姨是在她自己家中住宿的，自日兵包圍我們的弄堂一帶後，她不復前來作工，而我的W產後又發了心臟病，完全不能勞動，一切烹調和洗屎尿布的事均須由我擔負。最苦的是我們的房子太大，天氣太冷，夜間須起床三四遍替小孩換尿布。是晚不獨鎗炮聲未曾稍息，我們那一帶的電燈也横被電燈局停止給電，以致變成黑暗世界！幸我們還有唯一的一枝洋蠟，能在黑暗中放一線光明，但爲實行節省起見，僅燃一個半鐘頭，卽吹消就寢了。

到了三十日，本弄堂各號的留守主人受了昨夜黑暗地獄的教訓，本日時斷時續的戰爭的影響，和四周駐紮日兵及騎脚踏車巡街的日兵的威嚇，都悄悄地逃跑了，連那要

「上帝」保護的老太婆也不見了。就是留守的娘姨也不復遵從主人的命令，一個個提着包袱開步走了。下剩的娘姨和大司務不過數人，東張西望，好似喪家之犬。至於我們，因娘姨不來，一切菜蔬都無從取得，我的W因飲食不良，心病逐漸加劇，乳水也感不足。我自己不獨因忙着弄飯，洗屎尿布無暇外出，而且也不敢外出（所有留守的娘姨和大司務都不敢外出，）因為萬一被捕或被阻不能回來，她們母子的生命都要發生危險！同時外邊的消息一點也透不進來，戰事誰勝誰敗，完全不得而知。不過依照警察的不戰而降，和日本軍的佔領附近地帶等事推測，我們斷定寶山路一帶的十九路軍一定是凶多吉少。

三十晚上黑暗仍舊籠罩着我們弄堂的四周，令我們得不到一線光明的希望，而弄堂西邊數里的地方——寶山路和青雲路一帶——自二十九晚起卽火光燭天，終日終夜不熄，這種可恥的對照令人深深感覺資本主義達到帝國主義的時代，實在是罪惡貫盈，而急速發展的日帝國主義尤為兇橫惡毒，因為據後來的消息，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和許多大中小學校的文化機關以及慈善機關，商店，工廠，住宅，都因日本飛機投彈或

大炮發彈而炸毀，而着火焚燒。

到了三十一日，鎗炮聲逐漸稀少，我們以爲是戰事結束了。未幾娘姨走來了，問她外面的情形怎樣，一無所知，（她住的地方正是日軍佔領的區域，）只說外面有菜買，也有黃包車可叫。我們因當時正是舊歷年關，商人快要歇業，馬上拿了幾隻洋叫她出去購買大批的菜蔬。是日下午大房東（本來也住在本弄堂內）派人來察看他的家宅，我們才知道中國軍隊不獨沒有敗退，而且大獲勝利，打得日軍落花流水，要求停戰三天！這個奇突的消息使我們何等歡欣鼓舞啊！可見中國軍隊不盡是張學良式的不抵抗主義者，不盡是草包！其實說張某的軍隊盡是不抵抗主義者，也是一句寃枉話。友人某君當九一八事變時正在瀋陽軍事機關中服務，他上次來滬時曾對我說：

「當事變前，張學良已經知道日本軍隊要發動，特傳令軍中，不准抵抗，否則軍官們的身家性命一概不保！迨是晚日兵一部分越牆而入兵工廠，兵士們都已就寢，日兵跑到寢室見兵就殺。兵士們氣憤不過，在一個班長率領之下與之格鬥，殺死了

好幾個日兵軍官們知道，馬上跑來責備這個班長說，上面有命令，不准抵抗，現在闖了此禍，如何得了？班長說，此事是他幹的，由他負責，於是砰的一聲將自己打死了。同時又有一營兵不管長官的命令不命令，各自拿出武器向進攻的日軍射擊，因此才掩護兵工廠其餘的軍隊安全退却了。」

這個正確的消息告訴我們的是什麼？就是：不肯抵抗的，係上層的軍事長官而不是兵士，素來缺乏自動本能的北方兵士受了民族意識的支配，不獨要抵抗，並且要自動地抵抗。南方兵士和中下級軍官大概都受過反帝國主義的宣傳教育，而他們自動的能力也較爲強大。他們在抗日救國運動的中心點上海容易接受外界的影響，而他們的高級長官在「實逼處此」的環境中也不能不接受他們的影響，所以我們對於十九路軍于已經撤退一部分兵力之際終出於抵抗一途，並不感覺奇怪。我們所奇怪的是他們以窳敗的軍器竟能打敗世界上軍事設備最完備和軍事訓練最精密的軍國主義國家日本的軍隊，使之不能越雷池一步！這是什麼緣故呢？

我們事後時常聽見人家說：

十九路軍久經戰陣，富有作戰經驗，東洋兵從來沒有打過仗，缺乏這種經驗，當然打不過十九路軍。

這自然是一個原因，但不是一個主要的原因。據我們後來的調查所知，十九路軍每於緊急關頭，如遇敵人的鐵甲車進攻，難於抵抗之際，輒令自願爲國捐軀的兵士滿裝炸彈，上前碰撞，或臥地讓其輾斃，使敵我同歸於盡。這種明知必死而甘心送死的精神是一種拚命精神，是一種反抗外族壓迫的精神，只有感受壓迫而不甘滅亡的民族才能充分表現出來。當日俄戰爭時，日軍有一次於行軍緊迫之際，遇着一條寬廣的深溝，急切不能飛渡，即由兵士們自動地倒在溝中，塡滿這個缺口。當時日本還是被壓迫的民族，所以他的軍隊有這種悲壯的表現。現在呢，他變成一個侵略民族，他的軍隊不獨已起了階級的分化，兵士們也不感覺有拚命的必要，因此除掉長官極大的壓迫外，他們不肯衝鋒陷陣，至於自動效死的精神已經連影子都沒有了。這就是此次中日戰爭中中國屢勝，日本屢敗的

一個最大的原因。

我的話說得很遠，現在應當回轉來講我們的切身問題。世界上第一等強國的日本軍隊竟敗於牠素所鄙視的中國軍隊之手，牠為保存體面計，必定大動援兵，再接再厲，所謂停戰講和，無論是出於牠的請求或應允，原不過一種緩兵之計，除掉十九路軍馬上撤退，外戰事必定再爆發，並且延長下去，這是我們預料到的。不獨本弄堂的房客除我們外，一個都沒有了，不獨老王的家眷固早已送走了，他的箱子和被包等物今天也開始向外而搬。承他的好意屢次勸我們快搬，而殘存的娘姨們看見我們還沒有走，更露出驚訝的神色。在這種形勢之下，我們真不得不走。不過天氣非常寒冷，小孩種了痘，W生了病，怎樣走呢？妙手空空的我們出走後怎樣解決食住的問題呢？出走後家中的什物書籍歸誰看管呢？這些問題都是沒有法子解決的，至少是極難解決的，

在另一方面，日兵一小隊駐紮弄堂隔壁的警察派出所，晚間雖時常鳴槍示威，但並不到弄堂裏面來騷擾，我們對於他們無所畏懼。還有一層，幾個娘姨，大司務和老王既然

留在弄堂內，我們為什麼要膽小如鼠，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老爺少爺，太太小姐們一樣『逃之夭夭』呢？所以我們兩人討論的結果，仍舊是不走。我因娘姨來了，不必從事家常工作，即照常看書作文。這一天又混過去了。

老王或王先生聽見說十九路軍打了勝仗，他的勇氣又恢復了，至少恢復了一半。當二月二日清晨，有十八架飛機排隊在空中示威，他硬說這是南京派來的，因為飛機的飛行甚高，無從辨別，我們對於老王的宣傳也有幾分相信。但後來調查的結果，才知道這是日本飛機，至於中國飛機不獨沒有東來，並且飛到西方去隱藏起來了。是日我們的娘姨沒有來，我又要代行職權，這倒不算什麼，因為在小孩出世之前，我們並沒有雇娘姨，一切烹調的事都是自己擔任的。最感痛苦的是晚間沒有電燈，白天沒有報看，一則使我們沉淪黑暗世界，一則使我們如墮五里霧中，以致生活頓失常軌。

這還不要緊，到了二日，我們四周的環境突然變惡了。據老王的報告，有一個娘姨在樓上遙望見西邊某里有日兵進去搜查，並且將十幾個房客，娘姨帶走了，雙手反縛在背

全部帶走了。這個消息使我們萬分不安，如果日兵也搜到本弄堂來搜查，我們這些存殘的人不是也要變成他們的俘虜麼？但旋又想到日兵既已封鎖本弄堂的前後門，大概不會進來搜查，卽搜查，總不能無緣無故地拿人。我們這樣自己安慰了自己一番，我又照常工作，沒有準備走。

到了十點鐘的時候，娘姨又來了，我們叫她馬上出去買菜，打算仍舊株守下去。但同時叫她跑到租界上去買一份報，插在內衣裏面帶回，因爲凡經過日兵的地方均須檢查，尤其不准帶中國報紙到他們佔領的區域中來散佈，故不得不如此做法。可是娘姨去後，一等也不回，再等也不回，我們以爲她買的報紙被日兵搜出因而被捕，眞是坐在房中空着急。直至十二點鐘敲過，她才姗姗而來，據說跳進華界的租界都有日兵駐守或巡查，要走得很遠，才能買到報紙。我們急忙接過報紙來一看，知道情形不對了。報上最重要的幾點是：

一，停戰三天卽于當日滿期，雙方會議絲毫沒有結果，日方繼續增援，戰事馬上要再

爆發，

二，十九路軍當局佈告戰場居民務必遷移。

三，日軍擄得三個女學生，在六三花園附近輪姦。

第一點雖不是青天霹靂，但使我們感覺到戰事不獨要延長，而且要擴大，我們附近一帶有變成戰區的危險。第二點明示我們戰區是不能寄居的。第三點更令人不能不生戒心。我相信這決不是報紙上的謠言，一定是事實。因爲無論怎樣「文明」的國家的軍隊姦淫總是免不了的，我回憶留學德國時所聽的一樁有趣的故事，尤覺信而有徵。現在且先把此事寫在下面：

當拿破崙派兵征服德意志時，法兵遇着德國婦女，即行強姦，婦女們沒有法子，只好屈從，但她們中間有些人預計征服她們國土的法兵的「武器」必定非常厲害，於是在如此這般之前，拿一點煎過的猪油塗入陰戶，希冀藉此減少摩擦的痛苦。不意後來的表現，凡是塗過猪油的，沒有一人受孕，而未行此項手術的，多半珠胎暗

結。自此豬油坊正受孕的趣談便傳遍德國了。

我們試看號稱文明先進國的法蘭西的兵士猶有這種獸行，難道文明後進國的日本的兵士——本來沒有完全脫去野蠻習氣的日本兵士——不會有這樣的表現？此間不可久居了，我們決定馬上滾蛋。吃過午飯之後，即收拾一點行李，由我帶娘姨去叫車子。

我們是一點半鐘出門的。叫車的事大感困難，因為要由日兵佔領的華界跑到海甯路一帶才有車子可叫。我走到離弄堂約莫半里路的地方，即望見馬路上有日兵站崗，便止步，要娘姨一人前去。當時正是日飛機在我們的頭頂上示威，那一帶的貧民都出外來觀看。他們仍照常住家營業，並沒有遷徙的準備。租界，尤其是戰事發生時的租界本是資產階級——至少是小資產階級——的安樂窩，輪不到他們的名下來，所以他們不打這個主意。同時日兵也有手段，不獨不驚擾他們，而且利用他們中間的流氓——和後來事實所表現的一樣——趁火打劫的心理來擾亂後方，為虎作倀，所以他們也沒有遷徙的必要。當看飛機時，我正雜在他們的中間，因此引起了日兵的注意，馬上即有兩個日兵，一

個官長，和一個便衣偵探向我衝來。

我所站的地方本在一隻屋角的空地上，距馬路上的日兵有好幾百步遠，且有屋角作掩護，彼此並不看見。可是因爲這屋角障礙的緣故，才有四個日本武人突然出現於我的前面的事件發生。他們看見我身上穿着西裝和大衣，頭上戴着博士帽，認定我是一個便衣隊的指揮者，在此煽動貧民，圖謀反抗。他們今日算是又遇着立功的機會了。

兩個兇惡的日兵首先開跑步跑到我的前後，將上着刺刀的槍口對準我的胸膛和背部，我以爲他們馬上就要把我當作肉靶子，前後夾攻，只好站着不動，任憑處置。但他們並不開鎗，也不用刺刀來殺我。「難道要等他們的官長喊口令麼？」我這樣暗想着。不到一分鐘，那官長和便衣偵探也來了。官長一聲不響地站在旁邊，我才知道還沒有到處決的時期。那便衣偵探却向前一步，動手搜查我的身上，並操着上海話問道：

「儂幹啥事體的？」

「不幹啥事體，阿拉作家的。」我也操一種上海話（？）回答他。但他顯然不滿意，

開始要尋覓了。他在我的大衣口袋中摸着一個皮製的錢袋，拿出來，用手細捏，並問裏面是什麼？我說：

「銅版。」

「銅版！」他顯出不耐煩的樣子，將袋口張開望一望。同時我前面的一個日兵一手拿槍，一手幫助他來搜查，後面一個日兵則嫌我的兩手沒有舉起，很粗暴地強制牠們一一朝天。這樣一來，我知道下面的文章還多着。果然，他們很精密地檢查我的大衣的四個口袋。那個便衣偵探從裏口袋內取出一個皮夾，他的灼灼閃動的眼光又顯露新的希望，以爲這裏面一定可以尋出砍下我的腦袋的證據。他急忙將皮夾打開，用一個手指去搜索皮夾的各小格，還怕靠不住，又輔以雙目。他搜出幾張一元鈔票，好像擔心牠們是假的，將正面反面通通細心看過，然後捏成一堆，向原格中一插。又從皮夾的大格中取出一些空紙片，一片一片地看，一片一片地對着陽光照，但失望地很，終於找不出證據來。

但當我看到那些紙片時，猛然想起他找不出證據，我倒有證據了，便急忙向那便衣

偵探說：

「儂不要搜阿拉拿證據給儂看，阿拉是在福民醫院養病的。」

說後即從上衣裏面的口袋中抽出一束賬單給他看。原來在兩年前我的W患極重的傷寒症，初時就診於滬上某名醫，來家一趟就是六元六角，但他看過三次之後，見病象日增，即「敬謝不敏」不肯再來了。同時許多人都說這種危險重症只有兩個醫院有醫治的把握，即同濟醫院與福民醫院。當即用電話詢問同濟有無三等病房，答以人滿，我於是將她送入福民醫院，她經過發狂，長期的昏迷，和痢疾，爛瘡的各種危險局面，卒被醫好了。我們於是留下一束賬單作為紀念。上月二十九日我的W開櫥屜子，看見這些賬單，便對我說：

「隔壁的日兵如果進來騷擾我們，拿福民醫院的賬單給他們看，恐怕要好一點。」

「那是陳貨，有什麼用處！」我不甚經意地回答着。

『不一定。日本人生來是小器的，看見我們在日本醫院診過病，當然認爲主顧，要好好看待。』

『「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日本兵如果眞正要來騷擾，管你什麽賬單子！當八國聯軍入北京時，有一個老先生拚命讀大學，想藉此退洋兵，你現在異想天開，要藉賬單退洋兵了！哈哈！』

『你不要笑，出外時，還可把牠們當作「護照」咧！等我來分作兩份，一份插在你的衣袋裏，一份插在我的衣袋裏。日兵來了，記得拿出來。』

她說罷，眞正把牠們分別藏好，我還笑她多事。不意那個由旅滬商人或店員改充的日本便衣偵探此時接到福民醫院的賬單，果然『把牠們當作「護照」』翻過幾次後，向站在旁邊的官長說了幾句日本話，再也不爲難我，卽廢然而返了！

日兵去後，我倒也不喜，胸中登時發生了許多感慨。我想上海的日本商人眞是百分之百的愛國主義者，眞是百分之百的帝國主義者，眞是中國民衆百分之百的仇敵。此次

上海事變，代表日本資產階級利益的日本軍閥固然是主動者，但力促其成的是日本的旅滬商人，不僅是大商人，而且是小商人。他們幾次的居留民大會都主張用武力侵略，他們幾次的歸國請願代表都是要實現武力侵略的主張。迫戰事爆發，他們就做便衣隊，做偵探，做嚮導——總說一句，做武裝侵略的急先鋒！他們剝削了中國民衆的金錢，再來做中國民衆的劊子手，這是何等可恥，何等卑鄙的事！但同時他們又用盡方法養成親日派，凡與日人或日人的機關有關係的人一律予以優待。我剛才的脫險，正是他們這種政策露骨的表現。想到這裏，我眞是萬分慚愧，恨自己原不該將福民醫院的眼罩拿出來，更恨我的W不該將此等眼罩插入我的衣袋裏。不過回轉一想，付醫費，取得眼罩，原是已成的事實，而診病——診名醫束手的病——更不是買普通日貨——中國本來有替代品的日貨——可比，中國的科學不發達，醫道不高明，不能診危險重症的病人，不轉求於日本醫生，有什麼辦法？在這個緊急關頭，廢物利用，原是我的權利，沒有什麼不正當的。因此心中又覺得好過一點了。

我在那個時候並不知道旅滬的日本商人特別痛恨中國學生，教員和其他一切智識分子，視爲排日運動的鼓動者，隨便指爲便衣隊，加以槍殺或逮捕的事。後來在報紙上看見這一類的消息，才感覺到當時如果沒有這一束廢紙或「護照」即不被那來勢洶洶的日兵就地處死，也會被促去與成千成百的無辜同胞同受敵人的監禁，侮辱甚至於槍決。因爲我在當時雖因環境的關係，沒有履行我的抗日的義務，但自他們看來，像我這樣的智識分子「無緣無故」地跑到貧民區域，並且站在貧民的中間，這已經是做便衣隊工作的天大的證據！

我經過這次盤查之後，心中很不甯靜地躊躇了一回，旋感覺這裏是敵人佔領的地方，這裏是虎口，我沒有逗留的權利，於是不管娘姨叫車成功與否，不再等待，急循原路歸家。不意半途又竄出三個流氓來和我糾纏，他們問我是不是要搬家？我隨口答道：

「搬是想搬，阿拉唔沒銅鈿，不能搬。」

「不要搬，東洋人並不礙事。」第一個人說。

「要搬，也不要到租界上去，租界上房子貴不過。」第二個人說。

「我的表哥住在江灣，搬到他的家裏去好，我們都是自己人，我替你幫忙。」第三個人說。

我一邊走，一邊敷衍他們，到了弄堂門口，叫老王開門入內，對他們說：

「謝謝你們，我不搬家了。」

這三個流氓吃過閉門羹之後，只得敗興而返，

我回家時已是兩點半鐘，在外雖不過廿個鐘頭，但我的W似乎是一年半載，急得要命，她猜想我們必定被日軍捉去，否則老早就應當回來。未幾，娘姨叫了三輛黃包車同來，只拖到外白渡橋，每輛須大洋三元，我和他們講了一陣價，堅不肯少，僅允延長路線，拖至跑馬廳。在這種緊急關頭，我們只好答應。于是帶着兩個箱子，一個被包，和零星物件去實現冒險通過敵人防地的企圖。

我們東行不遠，即折向南方，達到狄思威路。日軍的崗位到處都是，至遠的距離不過

二百碼，最近的僅及百尺。每過一處，必須下車開箱，讓其檢查。我手中拿着福民醫院那件法寶有時也發生很大的效力，但有時完全不行，檢查的人說這是兩年前的東西沒有用。當他們認眞檢查時，不獨箱子中的衣服要一件一件用手去摸，連身上也要搜查，我的W和娘姨的身上都被搜查過。尤其是我的工作十分麻煩而緊張：我一方面要受日軍的檢查，另一方面，又要開箱子，解被包，因爲我的W害病不能勞神，娘姨抱着小孩，也不能幫助。當第一次受檢查時，一把中國鎖似乎故意和我開玩笑，硬開不開，最後的勝利雖終屬於我，但因用力過猛，鎖角在我的左手虎口上劃了一條長一寸多深一分多的痕，弄得鮮血淋漓。自第二次以至X次的檢查，日兵都注意我這條痕，有幾處的日翻譯員特地查究那是怎樣一回事？他們大概是認我在受檢查時有過反抗的行爲，爲他們貴國的兵士殺傷所致。

我們經過無數次的下車上車，解衣服，扣衣服，開箱子，鎖箱子，解被包，捆被包，才得脫離日軍的勢力範圍。我們一經出險，就和死裏逃生一樣，心中的愉快簡直不可名狀。這種

愉快是沒有經過險境或苦境的人玩味不到的，因此可以說這就是我們五日來最豐富的報酬。

三個黃包車夫自經過這重重的難關後，不知道是因為在狄思威路一帶逗留得太久，要補償時間的損失，還是想快些拿三隻洋去享樂一下，便拖起我們飛也似的向外白渡橋街去。那一帶的景況竟和從前大不相同。街道兩旁的商店多已關門，而街道上則塞滿了車輛和行人，人們臉上的表情雖不像我上月二十八日在北四川路所看見的那樣悽慘，但也十分緊張。同時又雜有許多『白相人』在這裏看熱鬧，還有不少的『小癟三』在那裏搶東西。所以這一回的情形比上次複雜多了。

我們滿希望快些通過那一帶地方，立即達到目的地。不意這個念頭正在盤旋我的腦頂之際，娘姨車上的一個盛滿食物的大菜盒子被搶去了，我知道此事，正要說她太不小心啊，我自己頭上的帽子也不翼而飛了。這真滑稽！我舉目一望外白渡橋，見兩邊站滿了這一類的小癟三，馬上叫我的W把帽子取下，箱子拿緊，才得倖免損失。至於工部局的

巡捕雖比平日增多一二倍，但絲毫沒有力量制止此等事件。在稠人廣衆和巡捕林立的地方，公然強搶物件，這是我旅居上海幾年以來第一次看見的事，因此又增長一點見識了。

我們達到跑馬廳後，將手中所存的最後的銀元，角子和銅版集合攏來，開消車錢，我的W和娘姨帶着小孩改乘電車，我則拿着幾件行李換一個黃包車向某處友人所開的一個學校進發，一剎那間就到了。我們下車後，備受友人和學生等的熱烈歡迎。他們爭着說道：

「你們爲什麼不早些出來？眞是死膽子！」

「啊，住在東洋兵佔領的地方好危險？」

「你們在那裏吃什麼？」

「你們不害怕麼？」

「…………」

他們或她們這樣圍着我們問個不休。我們也隨時答應了他們或她們的問題。後來遇着許多朋友，都怪我們沒有早出來，害得他們——C先生也在內——空着急。其實像我們這樣的窮鬼，像我們這像的「危險人物」出來到那裏去啊？黃浦江固然沒有蓋，可以讓我們在裏面游泳，不必花錢，但我們本着自己的使命還要幹一幹，不能這樣自暴自棄。至于此次所投的學校原是一個公共機關，當一二八事變之前，租界上有的是空房子和旅館，我們事前倘若出來，是不好意思搬進去的。到了二月二日，上海一切空房子和旅館已經被有錢的人甚至于沒有錢的人住滿了，商店罷市，工廠停工和學校停課的局面也變成常態了，這是上海市成立以來空前的大變，我們此時跑到那學校去避難，才不致使朋友們感覺難于處置。他們馬上替我們佈置兩個小房間，使我們得暫時勉去生活的鐵鞭重大的打擊。

我們的住食雖不成問題，但因爲包伙食的緣故，營養分非常缺乏，吃得身體發腫，我

的W不到一星期，臉上漸次脹大，人家都以爲她發胖了，她自己也認爲吃了富于維他命的糙米，故有此好結果，心中甚爲高興。不過她的心臟病日益加劇，乳水日益減少，而小孩則逐漸長大，供求完全不能相適合。我們惑于勒吐精牛奶粉的宣傳，即購此粉代母乳，殊知依法喂養，小孩總是哭泣，時常要吃，後來弄得大便不通，日見枯瘦，改請奶媽（娘姨已自動辭工，回鄉下去了，）才將這小小的生命救轉。至于我的W旋經醫生的診視，才發見她的臉部和頸部的脹大不是胖而是腫，經過長期的服藥與打針，方得稍微痊癒。

我們在那學校寄居了二十三天，因原來住校的一個同事仍舊要回來，遂由一位朋友就商于他的友人，慨然將自己唯一的小安樂窩——亭子間——暫時讓給我們居住。這個房子的佈置雖帶着一點美術化，周圍的空氣雖十分清潔，但我們四個人擠在一起，生活的困苦，較前更甚。尤其是由原來的學校送飯菜，在寒冷的天氣中，經過半里以上的路程，一點熱氣也沒有，牠們在胃中要經過相當的時間，才能恢復體溫，可是我們却因此受害不淺了。

遷居不過一星期，十九路軍卽因孤軍獨戰，後路為敵所乘，突然撤退。我們現在對于牠要略批評幾句。當一二八戰禍爆發以後，十九路軍無戰不捷，使日軍受了意想不到的損失，並感覺絕大的恐慌，倘能乘此時機，改守為攻，直衝日軍根據地，則一二日間必能使原來沒有設防的敵人全軍覆沒。不意十九路軍的領導者計不出此，竟中了日軍緩兵之計，輕易停戰三天，使敵人得從事準備與增援，這不能不算是失策。後來日軍雖屢次增援，卻屢次失敗，賴有租界為護符，仍得收拾餘燼，進攻我軍，並再接再厲。十九路軍當局受了這種殘酷的教訓，應當翻然改圖，乘勝窮追，闖入租界，掃蕩敵人的巢穴，並據以為迎敵的根據地，敵人在陸地上如不能立足，眞無用武之地可言了。可惜十九路軍當局惑于租界係中立地不能侵犯，或一入租界必引起各國干涉的謬說，劃地自縛于每次勝利之後，不敢越雷池一步，這更是失策。殊不知日軍既據租界為侵略我國的策動地，租界——至少是北四川路和日軍經過的一帶——已喪失中立的性質，敵能往，我亦能往，絕對沒有違犯國際條約的任何條文。況且租界土地的所有權原為我有，不過暫時租與外人，尤非中

立國可比其他各國更不得藉詞干涉我軍在租界上解除從事侵略的敵人的武裝。還有一層，英美在中國都和日本有極大的利害衝突，決不至助日軍張目。所以十九路軍如進攻北四川路——至少是越界築路的老靶子路以北一帶——在法理上和事實上都是沒有滯礙的。失此不圖，勝敗之局早已決定了。

在另一方面，十九路軍當局于戰事爆發之後，不能幫助民衆組織義勇軍，甚至于不能盡量接受已經組成的義勇軍的援助，以厚實力，惟以孤軍與敵相週旋，也是一種錯誤。

話雖這樣說，但我們不要忘記十九路軍的處境本來十分惡劣，牠在軍實的接濟和兵力的補充上都發生了不少的困難，所以我們正不必求全責備。牠既沒有飛機，又缺乏大炮，鐵甲車和一切新式武器，竟能以血肉之軀與軍械最精良的敵人——數目至少多一倍的敵人——相搏至一月之久，這種堅苦和英勇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這種軍隊是中華民族革命的反抗運動中光榮的標誌，也是中華民族自己能夠解放自己的符號。在全中國二百萬軍隊中倘若再有幾個十九路軍（在事實上當然是有的）開來上海與

日軍相搏，一面再派軍隊往東三省與沿江沿海一帶以與日軍相週旋，這個局面只須延長半年，不獨日本國內因財政的困難，產業的停滯，與失業的恐慌，會爆發革命，即國際間也要發生劇烈的變化，尤其是美俄因自己利害的關係，必定崛起共制此太平洋上惡魔的死命。不意勇於內戰而怯于禦侮的謀國者計不出此，惟坐在安樂椅上斤斤計較敵我兵力的強弱與器械的良窳等等，按兵不動，而以孤軍委敵。殊不知在革命的民族運動中，被壓迫民族原不應以兵弱械窳而自餒。況且日本的現役兵不過二十多萬，其作戰的實力遠遜于中國軍隊，即全數開來也不足畏；甚至于牠將來因戰事擴大而臨時召集的後備兵更談不上有什麼良好的訓練和充足的實力。講到軍械的良窳也不是戰爭勝負的唯一標準，十九路軍的成績就是一個顯例。即退一步假定中國抗日的軍隊在數月內一齊失敗，一齊瓦解（在事實上決不如此，東三省的義勇軍正是一個好例）還有全國民眾的抗日運動存在，這種運動——特別是其中的抵貨運動——是日本的兵力征不服的。所以我們如果真是全國動員和日本幹，破釜沈舟地幹，我們一定能夠制勝日本，至少也

不會為牠所屈服，卽屈服也是光榮的屈服，而不是無恥的屈服，是精疲力竭的屈服，而不是保持實力準備內戰的屈服！我談到這裏，眞有些痛心，因為這種完全可能的事實竟成夢幻，而夢幻忽變成了事實——十九路軍敗退了。

全國民衆，海外華僑，特別是上海民衆對于十九路軍是怎樣的愛護，怎樣的期望，這可以從大批的零星捐款附物和報紙上的文電與報紙本身的銷路看出來。他們罄竭力竭地替這種苦戰勝敵的軍隊請援，他們節衣縮食地對這種給養困難的軍隊助餉，他們手舞足蹈地向這種驍勇善戰的軍隊祝捷，他們誠惶誠恐地望這種死傷枕藉的軍隊堅持到底。但是不獨日軍四易大將，海陸空軍排山倒海而來，我軍援兵不繼，軍實不充，難于應付，而作戰的地圖竟被賣國的將領獻給敵人，瀏河的空虛被敵窺破，以至敵人重兵潛入，牽動全局，于是十九路軍一月以來的戰功盡付東流了。全國民衆，特別是近在咫尺的上海民衆對於這種悲慘的結局憤怒到要發狂了。他們敢怒，他們也敢言，他們日日詛咒秦檜，他們時時痛罵東洋人。但他們自己沒有實力起來幹，這種已成的局面，是不能改變

的了。

上海民衆於悲憤與失望之餘，胸中醞釀着一種抑鬱的感情正在找地方發洩。有一天晚上六點前後——大約是十九路軍退後的兩三日罷——忽然槍聲響起來了，炮聲響起來了，愈響愈近，愈響愈密。嚇得二房東馬上把門關起來，不准人出去問他是什麽一回事？他很着急地說：

「十九路軍又打囘來了，現在正是衝租界。你們聽，到弄堂門口來了。這怎麽得了？」

「不見得是十九路軍衝租界，他們已經去得很遠。這一定是CP暴動，我早兩天就看見牆壁上寫有他們準備暴動的口號。」一個房客帶着一種緊張的情緒和自信的態度說出這幾句話，表示自己是觀察深刻，消息靈通。

「是的。CP和十九路軍是相通的，他們內應外合來打東洋人，衝租界。也好，痛痛快快幹一下，大家弄不成。」房客的友人很憤激地這樣附和着。

我因爲沒有得到確實消息，不願亂發議論，只站在旁邊靜聽着。但情形確是嚴重，弄堂裏人聲嘈雜，脚步聲也響得特別厲害，竟攻進來了。未幾我們的後門也捶得砰磅砰磅地響，並且急促而厲害。『眞的來了！』大家都毛髮悚然地站起來。可是我側耳一聽，門外的人是正在呼我和我的W的名字，這就奇了。我跑去一問，才知道是我們前此寄住的學校的幾個學生，以爲她們也是來逃難的。我一打開門，不等她們開口，便問道：

『外邊不是發生了暴動麽？你們怎樣出來的？』

『沒有。白川大將炸死了，外邊正在放鞭炮慶祝。』一個女生這樣說。

『什麽？』我很詫異地反問着。

『不是炸死的，是水雷爆發，兵艦搖擺震動，把他撞死的。』另一個女生馬上加以改正和補充。

『水雷是馮玉祥派人裝置的。』第三個女生再來一句說明。

『眞的麽？你們從那裏得到這個消息？』

「剛才有人從法蘭西（指法租界）來，說是路透社傳出來的。特地來告訴你們。」

我們知道此事，心中確是痛快，而且高興。大家於是把剛才認鞭炮爲槍炮，以及隨便亂說和無故驚慌等等的錯誤一齊掩沒在這個令人興奮的消息中，一窩蠭跑到外面去參加羣衆會議了。一羣一羣的男女站在弄堂內外紛紛發表意見：

「白川死了，總算給了日帝國主義一個教訓，」

「死了一個，又要來一個，東洋人還是要幹的。」

「當然，中日大戰就在眼前。世界大戰也快來了。」

「這一回逼得國民政府幹，非幹不可。」

「要幹才有出路。我們大家去當兵，不愁東洋人不吃敗仗。」

「不買東洋貨，他們就要餓死。」

「中國要齊心，早就把日本滅掉了。」

「多裝幾個水雷，把東洋的兵艦一起炸沉，也是好的。」

「中國吃虧就在沒有飛機，南京政府把好的飛機藏起來，送了幾架教練機來助戰，東洋飛機打三個圈，中國飛機只打一個圈，後來連這幾隻教練機都叫回去了。……」

「……」

「……」

所謂羣衆會議就是這樣沒頭沒腦地各人一句，我聽了不感興味，便開步走，及到弄堂口，只見老虎灶的老板拿着一捆一捆的鞭炮在那裏放，原來他也是因爲十九路軍敗退，這幾天心中悶得慌，今晚忽然得到這個喜訊，所以買些鞭炮來發洩發洩。

全上海爲着此事放鞭炮，足足有兩個鐘頭，無論那一次的年節總沒有這回熱鬧。翌日清晨急買一分報紙來看，才知道昨晚的消息完全是僞造的。這樣作僞的人眞是可惡，因爲此舉于敵無損，于我有害，——並且還不是小害，而是大害。試看全上海的民衆自從

藉兩點鐘的鞭炮發洩胸中的一股怨氣和鬱氣後卽感覺舒暢的多，對于中日戰爭，再也不關心了。這樣一來，不獨整個的中華民國受了絕大的無形的損失，連販報的阿三也失掉一筆大生意，不能維持生活了！

上海方面的戰事既因十九路軍撤退而告終結，原住閘北和北四川路一帶的居民于是紛紛往工部局領取護照，各自回家去察看或搬取自己的什物，報紙上紀載此等事件已經三四日，才引起我們的注意，打算回家去看一看。

向工部局領取護照，手續雖十分簡單，但每日有數千人在門口候領，殊難到手，有人領照等候兩三日仍不能如願相償。不過婦女前去領照的得受提前領取的優待。我的W扶病冒雨前往，果然不到兩三個鐘頭就達到目的了。我拿着護照向故居的地方進發，到了老靶子路，卽見景象全非昔比，而與迪安戲院一帶和狄思威路口（靠北四川路的）一帶房屋被日軍焚燬的遺跡尤足表現日帝國主義的橫暴。

我走到某里的故居，見門上的鎖被毀，前後門洞開，知道情形不大佳妙，登樓一看，亭

子間門和前樓門都被撬開，什物零亂滿地，細加檢查，失去兩個皮箱，及兩個大藤箱中所有被帳衣服，此外，如櫃中的衣服，床上的枕頭，窗上的簾布，都被取去。甚至于油鹽米菜鍋盆壺桶，一律無存。調查鄰居各戶也都有相當的損失，據說是江北人搶去的。幸而我的大批的書籍仍舊保存着，使我得繼續從事文字工作，否則眞要改業拉黃包車了。

『江北人是漢奸，江北人是強盜，江北人可惡，江北人可殺！』上海的資產階級甚至於小資產階級這樣大聲嚷着。這已經是一種『輿論，』這已經是一種『定論。』沒有人敢或肯出來說句公道話。如有的話，那就不外說：『做漢奸和強盜的不限定盡是江北人，而江北人也不限定盜是漢奸和強盜。』其實就是做漢奸和強盜的江北人也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造成的，他們平日對於這些車夫苦力倍極鄙夷，完全不視為人類，不獨未嘗予以相當的教育，並且任軍警隨意加以鞭笞辱罵——試問像這樣無知無識的人在戰爭中忽然失業，不去做漢奸與強盜，有什麼事可做？叫他們白白餓死，是辦不到的。上海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不覺悟這原是自己造的罪孽，竟襲用『竊國者侯，竊鈎者

誅』的辦法，天天在報紙上罵江北人，藉以洩憤；牠們的眼睛只看見這種小漢奸和小強盜，而不看見國內還有更大的漢奸和更大的強盜！牠們爲什麼不看見呢？因爲此等人正是牠們裏面的人，覺得與自己是『無以異也』，便熟視無覩，於是犯着孟老夫子所謂『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的毛病了！

江北人，或非江北人，僅竊取了我們的一些衣服用具，而不毀滅我們的『文化機關』，總算比日本人好得多，所以我對於他們是比較滿意的。當日即僱兩輛塌車將所有書籍和家具運出，在某處租一個前後樓住下，我們從此又與高采烈地拚命作起工來了。

可是我在工作之中，時時有惡劣的消息——停戰會議中中國一步一步屈服的消息——來相侵擾。不過這種消息只能催促我們加倍努力，而不能使我們沮喪，因爲中國的國是糟到這個樣子，我們青年不肯奮鬥，或肯奮鬥而不得方法，也是一個原因。此後只有用我的血去求中國民族的自由和中國被壓迫民衆——主要的是無產階級與貧農——的解放。這是我們已定的方針。

但在另一方面，國內一般青年，特別是智識界的青年因戰事的失敗和停戰會議的屈辱，感覺中國完全沒有出路而流於悲觀，因悲觀而趨於放縱，於是許多自暴自棄的事喧傳於報章了。我以爲這完全是他們認識的錯誤。我們如果深刻地去觀察中國下層的民衆，可以確切相信中國不致爲印度高麗之續。試看我前面所述的不抵抗主義者首領張學良部下兵士自動抵抗暴日的事實，中國民衆是何等富於民族意識，是何等富於反抗精神！試看此次十九路軍兄弟們與第五軍兄弟們自動抵抗暴日的事實，中國民衆是何等富於民族意識，是何等富於反抗精神！試看東三省的義勇軍紛紛自動抵抗暴日的事實，中國民衆是何等富於民族意識，是何等富於反抗精神！又試看南方各省和華僑中的青年紛紛自動地投入上海義勇軍抵抗暴日的事實，中國民衆是何等富於民族意識，是何等富於反抗精神！這種民族意識與反抗精神就是中國不致滅亡的一重保證！所以青年們因政治上的失敗而遽形沮喪，是絲毫沒有道理的。

不過單恃這種保證是絕對不夠的。我們從事革命的人必須提醒一般青年，特別是

智識界的青年刻苦自勵地幹去，將全國富於民族意識與反抗精神的民衆正在找出路的民衆組織攏來，訓練出來，以與國內外的一切壓迫者和剝削者作殘酷的爭鬥，非達到民族獨立與民衆解放，決不終止。要是這樣，中國才不致滅亡，中國才真有出路。法國女小說家喬治珊德(George Sand)說：

「努力爭鬥，否則即是滅亡；拚命血戰，否則歸於烏有！」

這也就是我於逃完這次避難經過後對全國青年要說的一句話。

飢餓與恐怖

周樂山

一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經歷的恐怖而艱苦的生活。

自從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後，我的賣文生活就入于不景氣；因爲受瀋陽事件的影響，書店的營業一天不如一天，各處的稿費都不能如期支付，專靠一個大學的薪金，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無疑地，是『捉襟見肘』的；但是，不過感覺窮而已矣，窮，在我是慣常經歷的，並沒有什麼憂慮。那時，未料到還會連上海的治安也不能保呢！

十二月廿晚上，在北四川路天天酒家和傅彥長張若谷兩先生分別以後，偶然去訪問住在大德里的一位姓丁的朋友，一見面，他劈頭就和我說道：

——老周，我正要去找你，你卻來了。這兒很危險，必要的時候，我預備逃到你府上去。

我還糊塗地問道：

——爲什麼？這兒不是遼寧，何必逃呢？

他說：

——你不知道，日本浪人時時有暴動的可能。

我說：

——好的，你隨時搬來好了。

老實說，我當時以爲他的話說得太嚴重了，「不至如此吧？」心中如此的想着，隨即辭了出來。

二

一月廿六日，我到海甯路現代書局去取現代文學評論的稿費，見着那裏面的編輯李君，他說現代文學評論二卷一期付印在即，要我即日交隨筆稿一篇，我答應了他。回家

後，兩日未出門，將隨筆脫稿了。廿九日一早，我將一卷稿子送了去，預備換一點買米的錢，走到河南路，就見一種慌亂的樣子；但是搬家的人還沒有從人叢中擠到海甯路現代書局，已是『人去樓空』，有個書記站在門前，他說：昨夜聽了一夜砲聲，沒有睡覺。書店裏的人都跑光了，沒有人接受稿子。我頹然的辭了出來。

在電車的歸途上，買了一份報紙，打開一看，纔知道戰事是演成功了，標題是：

閘北開火
吾軍勝利

八個大紅字。這刺目的紅字，在我心上閃了一閃！電車中的乘客，都面部緊張地談論着閘北的戰事，大家同時覺得『中華民族抬頭的日子到了！』

電車到了我居住的亞爾培路，這路上的景象就覺得異常，咖啡店裏平日座客常滿，這時也只寥落地坐着幾個人，留聲機和無線電收音機的歌音也聽不見了；也未見一對對的來往街頭散步的青年白俄，寂然地。

一走進家門，就見妻正在和同居的萬夫人談論着閘北的戰事和今後戰期中生活的恐慌，我剛坐了下來，妻就埋怨道：

——前幾天我就叫你去弄一點錢來，你總是不經意地；現在戰事發生了，生活更困難，家裏的米還沒有預備呢！

一句話提醒了我，拿起帽子就往外走，走到二三三弄口呆住了，「走向那兒去呢？」平日弄錢已經艱難，現在，更是談不到了。最後決定到G大學去設法。

到了G大學，門前冷清清地，學生是已經不多了；而辦公室裏，卻坐滿了人，正在商議戰期中對于學校的處置。內中已有三個同事正在和會計商量借薪水，會計主任緊鎖着眉搖着頭答着，我知道是無望了，走了出來。

在路上，看見兩大卡車滿滿的載着日本學生向膠州路的日本小學校去，那班日本學生的恐慌狀態並不在中國人之下。

走到赫德路口，有許多人聚集在那兒，仰着頭向北望着，只聽見一片悲嘆的聲音：

——唷！又起了一個火頭，燒北火車站呢！

——啊！商務印書館燒光了！

——看！又是一個火頭！

我也隨着大家向北望去，只見北面的火燒得異常地大，一個火頭剛下去，一個火頭又突了起來，那時我心裏如火炙般的難過，想起閘北正在受難的同胞！弱小民族被帝國主義者殘虐的悲憤！自己生活的恐慌，一幕幕地在我腦中演映着。那時我的心已跳到口裏來了！

想不看他，跑囘家去，卻不自主地站在那兒只見北市的火愈燒愈大，火神在空中游行着。

我自己的一切都失了知覺，行尸般的走到了家裏。妻一見我就問：

——弄着了錢沒有？

我沒有理她，瘋狂地跑到樓上，提起了一包衣服就往外走，妻在後面追着問我什麽

話，我也沒有聽見。

提着一包衣服，想找一家當舖，押一點錢來買米；但是走了三家，都關着門，門上貼着一張白紙石印的字條，是：

——日軍橫暴犯境

罷市共謀禦侮

我不知道當店關着門『禦』的是什麼『侮』？是不是逼死了窮人，日軍就會退兵？唉，愛國的口號也被奸商利用了！所以上海抗日救國會的主席就是日本洋行的買辦，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上海人是專講『生意經』的，連國家也不顧，自然窮人的死活不在他們的意下了！

好容易纔找着一家未關門的當店，我將一包衣服送進高櫃抬去，那朝奉看了一看，說：

——要當多少錢？

——廿塊錢。我答。

——你拿去罷，現在時局不好，錢也沒有，停一歇時，我也要關門了。

我急了，問道：

——總值幾個錢呵，依你說當多少錢呢。

朝奉淡然的答道：

——依我說五塊錢，當不當由你！這種衣服平時廿塊洋鈿是好當的。

那時我纔知道生活的重壓的苦味，十字街頭比我更窮的朋友，他們是天天嘗着的呢！我悲憤地拿了五元和當票走出了當店，立刻跑去買米。

走到米店門口，已黑壓壓地擠滿了人。我擠了進去，以平日主顧的資格，向店夥說道：

——送五塊錢米到我家裏去。

那個平日和我頗爲熟識的店夥，——一個尖頭瘦削臉孔戴着瓜皮帽的店夥——

這時「反眼若不相識，」冷冷地答道：

——五塊錢買不着多少米呢，漲價了，十五塊錢一担！你要的話，自己拿去罷。

我憤然地駡道：

——是不是反了？搶錢嗎？

那店夥也許沒有聽見，也許故意不理我，量了一小袋米給我，道：

——你自己拿去罷！

那時我眞想將那一袋米向櫃抬裏丟去，打傷那『乘人之危』的奸商。同時妻的愁苦的影子，在我腦中閃了一閃，乃忍氣的將那袋米拿了出來。

雖只一小袋米，也有兩斗多光景，平時不慣操作的文人，是沒有力量將牠拿回去的。守着一袋米在米店前徬徨着，想雇一輛人力車拉回去，也許不很貴；但是那時的銅元，比金鎊的價值還高履！車自然是浪費，于是决定自己拿回去。

起初想掮在肩上，恐怕掮不起，會連人也向後翻倒；只得捧着走，走不到幾步，米太重了，漸漸地向下沉，滑到地上去了；于是又將米袋夾在左脅下，一步换一步的走着，一會兒，

又換右脅夾着，走到家時，已是精疲力竭的了！

妻在門口，將米袋接了下來，我苦笑道：

——我們一家的生命，都寄託在這袋米上呢！

三

三十日下午，趙景深兄和他的夫人李希同女士等一家人，從七浦路逃到我家裏來了，七浦路是鄰近閘北的租界，我見景深那種不安的樣子，知道戰事是一天激烈一天了！景深是我十多年的老友，雖然同住在上海，平時都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有時見面，也不過略談幾句話而已，這次戰神使我們能夠同住在一起，那是多麼有趣的事！

號稱「彌勒佛」的景深，這時也免不了面部緊張地談着從火線內逃出的經過，大家剛剛坐定，門外又停下了兩輛黃包車，G大學的同事王先生同着他的令弟也逃到我這兒來了，于是黑壓壓地擠滿了一屋的人。

我底一樓一底的蝸居之內，本來前樓住着友人董芝生夫婦，母親住在亭子間裏，我

和妻住在樓下。現在驟然增加了十來個人，白天倒不打緊，到了晚上就要設法了。于是王先生與昆仲委屈睡在客堂地板上。景深夫婦睡在後樓；趙老太太睡在擱樓上。聽說那時候法租界家家都是如此。

四

景深是那樣有趣的人，在那種死寂的空氣之中，有了他，大家都感着融和的春意了。

自戰神臨到上海之後，一切事業都停頓了；在那時，自然談不到什麼事業，假若戰場擴大的話，就連租界也不能保，租界的治安一不能保，那就生命也交諸戰神了！

因此之故，大家都無事可做；雖然景深能夠鎮靜的編他的混合國語教科書第六册；但究竟工作的時候還是很少。

那怎麼消磨如此悠悠歲月呢？

外面是不好去，時時有碰着炸彈的危險，那只好蟄伏在家中。

大家團坐在客堂裏，等着時報號外或申報的早刊夕刊來看，報紙上載着的新聞總

有限，談論了幾句也就厭倦了。

于是想着各種的玩法：

景深是最長于游戲的，他的獨唱空城計，早已馳名于長沙，武漢之間。就是海上友人宴集，長歌一曲，驚嘆四座，也是常事。

景深對于骨牌一項，就懂得七八種的玩法，如接龍，天九，牌九，……之類，五花八門，友人莫不佩服。他不但各種都會，而且各種都精，就說接龍能，一個銅板三點賭輸贏，我也常常輸七八十枚銅板給他。

接龍最多只能三個人玩；許多人閒着沒事做，于是改爲推牌九，大家輪流做二毛或四毛錢一次的莊，這種曠古未爲的小賭，大家也很起勁；但是，因爲大家都正窮着，從未有超過一元的輸贏呢。

起先是同居的幾個人玩，後來以寫情書馳名的章衣萍也加入了。

章先生原住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戰事發生，狼狽逃出，他又正病着肚瀉，不能動

彈，乃由其夫人吳曙天女士扶持着逃到法租界。急切中找不到房屋，乃住在聖母院路的一爿徽菜館隔壁，一間亭子樓就去了大洋十七元，有人問他爲什麼住在那兒？章先生答道：

——住在徽菜館隔壁，大家都是徽州人，不致于餓死了。

章先生眞是『語妙天下』！

章先生不接龍，不打天九，專好推牌九，而且『戰必勝，攻必克』，贏了錢，就去找女朋友上咖啡館，眞不愧『情書聖手』！

五

到了二月十日以後，許多朋友都在家裏蟄不住了，于是也常意外地有朋友來訪。如李靑崖先生常來談戰地新聞，他有句名言是：

——中國軍隊是惡魔派，日本軍隊是古典派。

陳子展先生每次都帶了許多新聞來。

開。

曹禮吾先生，戰爭起後，才從眞茹逃到上海來，他和我們談了不少外間不知道的新聞。

汪馥泉先生每天在外面找房屋子，他的頭髮許多時不修剪，愈像羅佽了。

葉聖陶先生初從閘北逃出來時，住在劉海粟先生的汽車間裏，我想去慰問他時，他已搬走了。

六

最可紀念的事，莫過于買小菜了：

那時，妻生了病，娘姨走了，每天買小菜的責任，于是放在我的肩上。

每天早晨我和景深，每人提着一個菜籃，裏面放滿了醬瓶油罐，談笑着走向小菜場去。

在『螺絲……螺絲……』『黃魚……小黃魚……』的叫賣聲中，我倆一項項的買着，小菜場中的人，都覺得我們異樣。

但是我們卻坦然地提着滿滿的一籃菜回來。

七

在法租界，我們沒有受過驚慌；最後，却受了一次虛驚：一夜，剛吃過夜飯，忽然聽見密集的炮聲，似乎離霞飛路很近，那時，我軍剛退出閘北，我以爲或者是我軍反攻得勝了。

後來，炮聲愈打愈近，似乎已到三三弄口了！這種極度的恐怖，使我們毫無辦法。各種方面都猜想到了，總想不出這回炮聲的由來。

忽然，炮聲静了下來，聽見狹弄中一個人的呼聲：

「呵……日本人打光了！」

這是怎麽一回事呢？

那末法租界成了戰場嗎？

××黨示威嗎？

一時眞想不過來。

到了十一時的光景，我硬着頭皮向外跑去，探聽一個確實的消息。

啊！原來是一幕喜劇：

上海市民傳聞我軍在南翔大勝，日本大將白川陣亡；所以大放鞭炮慶祝勝利。

我跑囘家時，幾乎把我的肚皮笑痛了！大家聽了，也笑得喘不過氣來！

我寫這篇文字時，停戰協定已簽字，偉大的十九路軍將士犧牲熱血的代價，在小小的鋼筆尖下斷送無餘了！唉——

五月九日上海。

對於上海事變的感想

陳望道

記者先生；

你們要我寫點上海這次事變中的生活感想或對於文化運動的感想實際是沒有時間，因爲我急須完成一部預約書的工作。但有一些零碎意見也不妨隨便談談。

(一)此次十九路軍抵抗日帝國主義的侵略，實有重大的價值。在這個年頭，有的連打倒帝國主義這個口號也不敢喊了，而十九路軍竟毅然決然地從事武力的反抗。這件事對日帝國主義固然是一個出其不意的打擊，對口口聲聲說抵抗而實際在抵抗「抵抗」者，也不失爲一個拷面的嘴巴。可惜沒有人繼起，終於因爲援絕而不能支持。(二)這次事變中殺戮之慘，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損失之大，當然叫人痛

心，但實際除此反帝的一條路之外，更無別條路可走。我們只有忍痛，從死裏去求生。(三)事變中各派的意見不能一致，固是事實但這事實在現在似乎是無法消滅的。因爲這不是單純的反對日本，而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其反對的方略和程度自不能不隨各人的認識而不同。要一切的行動都一致，只有先求認識的一致。而認識的一致，又幾乎只有利害的一致可以促成它。現在有些人，自己個人也是今日和明日不能一致，今日在野便左傾，明日上台便右傾，這固然也就是利害不一致的反映，但何必再在那裏想做空頭一致的迷夢呢？(四)現在除了有些在那裏做空頭一致的迷夢之外，還有些在那裏做門面一致的迷夢。總想束縛別人的手不能動，封閉別人的口不能說。一部分胡塗的新聞記者也有這傾向。他們只圖門面光潔，以爲可以消禍於無形，而不知只助成做空頭一致迷夢者一還做那空頭一致的迷夢，而沒有清醒的一日，消禍無形的效果是不會得到的。(五)現在要求一致，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讓各種不一致的意見都有發表的機會，就在種種不一致中去求一個一致

可行的策略。(六)那先決條件，便是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要有絕對的自由。

——五月十五日在上海——

滬戰中生活之回憶

劉鏡園

一二八夜的砲火聲，是有理性的人所料不到的。日本的哀的美敦書，上海市政府已屈辱的承認了。日本帝國主義要求中國政府解散抗日會與取締排日運動，上海市政府執行得眞敏捷，他們於一二八以前卽藉口於上海諸同業公會對上海抗日會的控告，將反日團體封閉了。上海是全國反日運動的中心，上海的抵制消滅，日本在長江流域的貿易卽可以恢復，（華北是早已取消了抵制的）反日運動消滅，反日的民衆團體被解散，他們以後逼迫中國政府簽訂出讓東三省的條約，不易於反掌麽？因爲這在中國政府不過是不抵抗政策之一貫的實現罷了。就最近上海之停戰協定簽字的事實看來，中國政府之不簽訂喪權辱國條約的諾言，不値一文錢，牠在屈服上任何事都做得出來，等於日

本帝國主義在這兒時任何事都做得出來一樣，他們所顧忌的不過是民衆團體之反抗，所以南京政府很容易地答應日本的要求。

上海戰爭的爆發是日本沉醉於其勝利之結果。他兵不血刃的佔領了遼吉，黑省亦只逢到了馬占山孤軍的數日的抵抗，錦州亦容易地被攻下。天津，青島，福州等地的挑釁，亦着着勝利，爲什麼不可以在上海來一個耀武揚威呢？他們以爲深夜襲擊閘北，亦不過是如九月十八夜之襲擊瀋陽罷了。中國軍隊之認眞地抵抗，是他們所未顧慮到的。或者至少也是認爲易於解決的。傳說當一二八軍事行動開始以前，芳澤曾上奏天皇，說駐上海的爲中國最能戰的十九路軍，請訓令駐上海的日本軍人注意，但是上海的日本軍人的回答是：不要緊，我們已調查過，十九路軍是叫化子的軍隊，我們很容易對付的。命運的不幸！這一軍服整齊軍器精良的「皇軍」竟連戰皆敗於叫化子的軍隊之手。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這是歷史的公例：只要被壓迫國家或革命的國家的軍隊有作戰決心，他們是能戰勝侵略國的軍隊的。法國大革命，俄國大革命，土耳其之大敗希臘軍隊，摩洛哥之

戰勝法國和西班牙的軍隊，都是這一歷史公例之具體的體現。只有這樣，歷史才能前進，否則，人類便永遠陷於中世紀的黑暗中而不能自拔了。

為什麼服裝很壞，兵器窳敗的軍隊能戰勝精兵利甲，武裝到了牙齒上的日本帝國主義軍隊呢？固然現代戰爭中所倚賴的是科學，五金化學工業，與一國工業化之高度，但是還有比這些死的東西更重要的，即是活的人，即是士氣。歷史上，革命軍隊之實現奇蹟，能擊敗人數多十數倍的反革命的軍隊之原因，全賴於有此士氣，其次是民衆的援助。這次十九路軍之抗日，在軍事上之勝利完全因為具備這兩條件。

這次十九路軍之抗日打破了中國民衆受強者催眠的成見。從前一般人把對日作戰視為極困難的工作，更有些認為對日宣戰，日本三日或十日即可以滅亡中國。這次上海戰爭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抗日是能得到勝利的，假使上海一地和僅僅十九路軍能抵禦日本十餘萬軍隊一個多月，則全國的軍隊，在全國各處發動與日本軍隊之衝突又是怎樣呢？這次戰爭將我們對日之勝利簡單地約成一政治問題。假使不是後方的不派

援兵與向敵乞和，上海戰爭決不致失敗，以致今日除東北外，淞滬亦爲日本軍隊無定期的佔據，且有開闢日本租界之計畫。

這次戰爭對於上海民衆是一種軍事訓練，使他們知道戰爭究不是一件怎樣可怕的事情，假使戰爭的對像是帝國主義者。我們在滬戰時，在馬路上看見從虹口及引翔港楊樹浦遷移的平民，背着行李，或挑着箱子什物，或者坐在獨輪車上向滬中區逃難的婦女，絡繹於道，他們沒有錢住旅館，夜間卽在弄堂的甬道中棲身。他們失去了他們家室中的一切所有，他們的職業也許爲砲火所毀滅了，但是你在他們的面上看不見愁苦的顏色。你在電車上所聽的大衆的談論，也只是痛數日人的橫暴與談起十九路軍之勝利而眉飛色舞。他們是不反對戰爭的，恰恰相反，滬東區的工人中的談論，卽是如何組織義勇軍，怎樣才能得到槍砲。而且有幾十個工人自動的集合起來冒險通過前線，向十九路軍投效去了。

至於上層階級呢？上海的銀行家自始卽不願上海有戰爭。當一二八事變發生後一

日，一個銀行家嘆息地說，「他們爲什麼不到眞茹去打呢？」銀行家的鼠目寸光，只認識出眞茹與閘北間之短小距離的分別。他們應當說，這一戰爭爲什麼不在瀋陽開始呢？假使中國資產階級的軍閥稍有抵抗的骨頭，在瀋陽，錦州，天津等處實行了抵抗，則這次上海的戰爭也許是可以避免的。

我們不用說，這次戰爭中上海資大產階級如何對接濟十九路軍的軍費阻撓和怠工，他們極力希望戰爭之速了。有些則更暗中幫助日本人。他們是不願戰爭的。與我同居的二房東，是一個甯波人，當我們夜晚在晒台上看着閘北的大火時，他發表他的議論說，「中國是不應與東洋人開戰的，再過三四個月，東洋即與俄國打起來了。」這是有產階級的心理，總希望自己不出力，佔人家的便宜。

一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到北四川路行走，馬路上大顯出緊張的氣象，行人都是驚惶的樣子。一位朋友告訴我說，市政府對日本的要求都答應了。但是工部局宣布於下午四時起戒嚴。顯然牠是事先與聞日本佔領閘北之計畫的。日本帝國主義挑釁的策略，是你

不答應我的要求，我對你開槍，你答應我的要求，我一樣也是對你開槍的。

二十九日早晨，我們知道戰事已發作了。我乘電車到北四川路四馬路一帶，街上的商店都貼着「日兵犯境，罷市禦侮」的市商會通告。後來才知道這首先是金融資產階級的發動，他們因爲害怕提取存款。我還記得當錦州陷落時，上海學生團體曾要求市商會「罷市禦侮，」爲後者所拒絕。假使商店那時罷市與學生工人聯合舉行大示威，或者日本帝國主義也顧忌上海民衆聯合的力量，不敢過於放肆。但是商人的日貨被封存起來已是絕大損失，現在要他們罷市抗議，他們實在是鼓不起這種勇氣。商人是最不愛國的，眼光最短淺的一部份人民。牠的禦侮只是自救之別名罷了。

在各馬路上所統治的是不安的神氣，一羣一羣的人聚着，正在議論或互報消息，假使有面生的人走近前時，他們的談話便停止了，一齊對那人望着，他們或者疑心他是東洋人。在蘇州河的南岸看閘北的濃煙，焦的紙片飛到自己的脚旁，據說這是商務印書館及東方圖書館的大火。有無數貧民背負着舖蓋，或帶箱子乘着洋車，由閘北沿北河南路

行走，他們不像富人將珍貴衣服早在前一日搬走，住滿了租界的旅館；戰神突然地襲擊了他們，除了被窩和最必要的零碎外，其餘的所有盡被遺棄了。過了天后宮橋，忽然一羣的人由北向南的飛奔，這一波浪影響到前面的人也跑起來，後來大家停止了，都不知道是爲什麼。

這次戰爭初發生時街上的情形，假使革命到來時，一定也被重複，都是羣衆受事變刺激極容易覺醒的時候。不過戰爭初發生時，民衆感覺得無力與驚慌，革命發生時他們富於自信心，街上一羣一羣的人，隨時都有鬧出「亂子」的可能。

戰爭開始後數日，米價漸漸漲高了，銀元的兌價暴縮了，戰爭總是奸商投機發財的機會。

二十九日那天有人問我戰事的前途，我說，日本是不肯干休的，一定要派軍隊來報仇。第二天朋友C君告訴我，他認爲蘇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區域將變成戰場。日本一定要派大批軍隊來打，工部局一定是放棄蘇州河北岸。帝國主義是幫助日本的，因爲「免

死狐悲，物傷其類。」後來公共租界東北區之沒有變成戰場完全是十九路軍只防衛而不追擊之故。至於英國帝國主義之幫助日本，則是很明顯的事實。當一二八夜日軍被擊敗時，逃到租界，是英兵開放租界的柵門，放他們進來的。滬東區域之交給日本兵防守，是將租界交給他們爲作戰的根據地。我親自看見南京路上一個英國巡捕撕毀「良友」出版的戰事畫報的廣告。最後，他們竟撕毀市商會所貼的歡迎國聯調查團的標語了。法國之幫助日本更爲上海婦孺皆知的事實。這樣，街上貼的高等華人所發的傳單：「歐美是吾友，日本是吾敵，……」是如何自欺欺人！

最初十餘日的戰爭，十九路軍連獲勝利，英美調停，提議設中立區，而爲日本所拒絕。戰爭的前途將是怎樣呢？我們相互的問。我那時以爲十九路軍的勝利，應相當提高上海資產階級的勇氣。加以此次戰爭若敗，日本必然提出許多屈辱難堪的條件，迫令中國降服，這種客觀情勢應當逼迫資產階級作暫時的堅持，以等待日本之接受英美中立區的條件。從十九路軍之迎戰皆捷的事實看來，中國在軍事上是不會敗於日本的，但就政治

上的局勢看，中國對日本也不會勝利，英美之中立區的計畫或者是最可信的前途，——我這樣的估計。

那時有人認為上海戰爭之直接結果將引起日美戰爭，我當時即排斥了這種可能。我認為美國是甯願這次中日戰爭之結果使兩方筋疲力盡而使牠們兩方在財政上經濟上更容易倚賴牠。至於抑制日本之橫暴，他可以採用別的手段，如外交的壓迫，擴充軍艦之製造，牠實在沒有加入戰爭，增加中國民族主義氣焰之必要。總括一句，我認為日美戰爭是在將來而不在最近的將來。

事實告訴我們，我的第一個推測是錯誤的。中國資產階級之卑賤，遠出我意料之外，他們認為，「要得到和平，非讓日本帝國主義打一勝仗不可。」而且一切帝國主義的意見也是這樣，他們的計算——也是正確的——是，「假使日本失敗，我們——比方說英國人——此後還能在中國立足嗎？」戰爭的結果，固然能給中國資本主義以發展的機會，此後可以乘戰勝餘威相當使用關稅政策抵制國外——尤其是日本的——商品之

侵入，但是戰爭首先需要犧牲，這是大資產階級所最不願意的。英勇的戰爭便是這樣可恥的被叛賣而失敗了。

在這時期我形成了一種意見，認爲這一戰爭的結果，不會引起革命的高漲，而多半將引起中國的經濟復興。經濟復興，在這樣民生凋敝購買力極度低落的中國，是如何令人不可信的事情！但我認爲革命高漲之或然性更少。在如此鉅大事變的上海戰爭中間，工人階級竟沒有起來行動，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和市民一樣的陷於驚懼和逃難。我認爲這不是偶然的幾年來中國經濟之衰敗，與中國共產黨領導者之策略錯誤，使工人缺乏對自己力量之自信。社會上失業的衆多，使工人缺乏鬥爭的勇氣，增加了工廠及警察之專橫。假使九一八事變後，工運有復蘇的趨勢，如工人組織義勇軍，組織工會，驅逐工賊向資方提出要求，能工爭鬥等等，則上海戰爭期內之關廠工人之失業，與戰後必然的工業一時陷於衰敗，正是打擊這種工運復興，使工人不能積極起來鬥爭。同時，世界恐慌之劇烈，帝國主義國家爲了挽救其經濟恐慌，必然要去加緊剝削殖民地，他們將以其目光

注視遠東，最初將以國際會議的形式來調節九一八以後帝國主義各國在中國之關係將中國變爲他們的安全投資的場所。

當然帝國主義的這種企圖，前面有許多困難，中國不統一，帝國主義即不能放心投資。帝國主義怎樣解决這一投資安全的問題，是我們所要注意的。不過在我個人看來，沒有經濟復興，即沒有革命高漲之可能。因爲革命鬥爭的勝負將在城市中决定，而城市中工人之組織工會，對資本家提出要求，鬥爭活躍，與政府及警察衝突，逐漸走上革命的道路，是在生產擴大，社會失業相對的減少，他們的要求之滿足有了經濟的基礎以後。

經濟復興是革命復興之前提。假使沒有經濟復興，那便是沒有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不發展，根本上說不上與生產關係的衝突，那便是現在的軍事專政的政治在經濟上看來，是最適當的政治，等於中國數千年來之專制政府，符合於那時期生產狀況之停滯一樣。只有經濟復興是削弱現在統治階級之基礎，準備了牠的傾覆之條件。

但這是不是說，民衆應當坐在家裏，等待經濟復興，等經濟復興了以後再出來鬥爭

呢？一點也不，這只是說，民衆應以其力所能解決的任務爲任務。假使沒有革命的高漲，民衆不能奪取政權，他們的部份的鬥爭却可以削弱統治階級的基礎，使資本主義發展得以脫離很多的束縛而進行，準備着民衆鬥爭的客觀的更順利的條件。比方，每一增加工資的鬥爭之勝利，要求政府救濟失業之勝利，每一抵制日貨之成功，和要求減免房租之成功，都是打擊榨取超剩餘價值的資本家，朘削國庫貪贓枉法的軍閥官僚，利用關稅不平等而向中國傾銷的帝國主義，和重利盤剝的金融資本家。這些勝利都是擴大國內市場，其最初結果是幫助國內經濟復興。

我的朋友H君告訴我，在上海戰爭期間，許多工人沒有工作，沒有收入，他們的孩童面有飢色，啼飢號寒，他們只有買幾個銅板的豆渣和着米煮得吃，或在野外去割野草充飢，但是告訴他們，要他們團結起來去向市政府及地方維持會要求救濟，他們却躊躇不前。工人的自信心這樣的低落，我只有奇怪，如何能夠叫他們去爲奪取政權起而暴動，

假使中國共產黨不奉第三國際的命令，作許多冒險的暴動；假使他們有正確的政

策，其結果將是怎樣呢？首先，他們在城市中的勢力不會如今日這樣的削弱以致在很多城市是等於零。抵制日貨能更澈底的進行，奸商不至毫無顧忌的販賣日貨，日本帝國主義不致如今日的高奏凱歌，南京政府或者不致如此容易出賣上海戰爭的勝利。那時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經濟中的進步作用將更爲明顯。

講到中國資產階級對於經濟復興之要求，是十分迫切的。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後，中國資產階級的資本大都用於投機公債及地產等事業，自去年以來，尤其是在上海戰爭以後，這一投機沒有厚利可獲了。他們正在尋出路。他們深刻的明瞭，假使中國資本不附麗於外國資本，而投資於工業生產方面，安全與獲利的保障是沒有的，所以他們盡力巴結帝國主義，表現於熱烈的歡迎國聯的調查團，地方維持會之餽贈佔領上海的列強軍隊之禮物，歌頌他們對上海之「保護」。在這樣形勢下之經濟復興，不待說是極其犧牲中國平民的。

以上是我在戰爭期內之一種感想。也許將來爲事變證明是錯誤，或者被牠證明是

正確，但我認為有將牠發表出來供大家研究之必要。在滬戰以後，中國之將來的問題，將更爲人們所研究，我只在此貢獻一個引子。

五月七日，一九三二，上海。

戰時生活

趙景深

禮錫，晶清：

來書敬悉。囑報告滬戰中的生活自述，謹奉復如次：

這一次我總算不曾有什麼損失；要說有呢，大約就是商務被焚，同時我想到我辛辛苦苦寫下的稿件大約也化為灰燼了，我在該館尚未發表的稿件如次：

一，蒙古民間故事序文（原書為俄國柏烈偉用中文寫作）

二，小說原理（全稿五章二萬字，百科小叢書之一）

三，猶太的小說（東方雜誌）

四，現代瑞典文學（約一萬餘字）（以下均小說月報稿）

五，布蘭兌斯的哥德論（約二萬字）

六，諾貝爾獎金的得者

七，畫家評傳

八，國外文壇消息三期（約一萬二千字）

共計七萬字有餘。文藝新聞載稿均由商務取出，我希望這是事實。其次，正如文藝新聞所說，我丟掉六口衣箱；再則，「外國消息沒有了。」

一二八事變起時，我以為像東三省似的，很快的就可以了結，所以只帶兩部書到法租界友人周樂山家中逃難，一部是周作人的談虎集，一部是Rose和Issacs的Contemporary Movements in European Literature後方知十九路軍的英勇，帶兩部書實在不夠看。等我看完這兩部書，十九路軍還是屢戰皆捷，於是便把北新編輯部我所用的書都帶了來。

樂山家中人很多，他有母親，妻子和四個孩子斯道，斯蘭，斯蕙以及斯文。還有娘姨。我

們全家都去吵擾他們，有父母及我和妻子希同，我的兒子長生，再加上娘姨和娘姨的女兒。他還把前樓租給他的盟弟（俗云把弟）董霖和他的妻子以及兒子菊生。他還來了同事王裕凱和他的弟弟。你們算算看這一樓一底的房子住了多少人？一共有二十個人之多。有時希同的兩位嫂嫂，周家的娘姨的親戚來住，那就更熱鬧了。這是怎麼住法的？你們別忙，讓我派給你們聽。樓下前客堂住我的父親及王氏兄弟。樓下後房住周家夫婦，閣樓（即樓上與樓下之間的幾尺高的矮屋）住我的妻子和兩家的娘姨。亭子間住周母。周氏四子大約分配於亭子間和樓下後房。樓上後樓住的是祖孫三代（我母，我以及長生）。我們一直把周家吵得一塌糊塗，凡一個多月之久，對於他家我是永遠感謝而且抱歉的。

後來我把小書桌也拿了來，因為椅子和凳子都太高，便拿箱子替代。但是箱子又太矮，又在箱子上加上被褥。我就像這樣開始工作，完成了混合國語的第六冊，即最後一冊，此外還譯了兩篇新俄小說，一段徵音，一段現代。又作了避難綴瑣和劉大白的詩，現在這

兩篇已編入青年界二卷三號。關於我的避難生活，這篇避難綴瑣裏也記了一些，此外用樂山的杭月戰爭逸話裏也有一段。

在周家一月餘常有朋友來談談，也稍解寂寞，其中有你，李青崖，汪馥泉，章衣萍，錢歌川，傅彥長，樂嗣炳，陳子展諸兄。

此外我所看的書只有英漢對照的情歌以及中文本歐洲大戰與文學，文學與革命和現代歐洲的藝術，並替這三本書編了粗略的索引，以便我自己將來參考。

作文和看書之外，大半的工夫都消磨在看報和打牌裏面。差不多每天總有一段時間是叉麻雀或推牌九的。

弟 趙景深

一九三二，二，六五。

滬戰期中的感受

芳艸

一 事實如此

國難期間，各色人等，都幹過了他們自己認爲的英勇勾當。上焉者如十九路軍憤起抗日，其次如大人先生以及買辦階級向帝國主義者叩頭告哀，求其資財安穩，政權不動；再其次如「江北老」替敵軍作偵探，當嚮導，運軍火，凡此種種，活畫出我們的民族抵禦侵略的感應全體。

然而知識階級作了些什麼呢？這是很顯然的，既沒有了不起的資財怕散失，又無政權想鞏固，而且還未學會偵探，嚮導，運輸的技術（實際上沒有這種力量）而且根本不會憤起；這樣的一羣，自然不會有什麼英雄的勾當了。

事實如此，我正是這樣的一羣的一個。這一羣是國難期間的廢物，我也就是廢物中的一個。

二 最初的炮聲

日帝國主義的炮聲，由瀋陽響到錦州。再由錦州響到天津，由天津而響到上海，大約如辯證法發展之實在，並不見得突然，無抵抗主義者所得的報酬，不應該是別樣的東西。

上海砲聲最初響的一二八的深夜，我在夢中。炮聲響後不久，我驚醒了，然而並不是炮聲將我驚醒，驚醒我的是小美——我的一歲半的女兒——的啼哭；自然，她也不是炮聲驚醒的，而是一泡尿脹得她非醒不可。

我醒了，聽見了炮聲，我的妻也聽見了炮聲。我一點也不現驚嚇，似乎聽見她在訴說關於炮聲的一切，但不久，小美睡着了，我也睡着了。

於是許多朦朧的零亂的景像，在我的眼前出現；日本和尚的驢頭，三友實業社的茅牆，重光的通牒，浪人的小刀和火焰，上海當局的屈服和站木籠的同胞將因當局的屈服

而得救；在這些景像交織着日軍的鋼盔與空前的無抵抗主義。感謝這無抵抗主義，無抵抗主義是消滅炮聲的好方法，」所以我終於毫無顧慮地又睡了一覺。

清早起來，情形有些異樣，炮聲越來越兇；從報紙號外上得知原來十九路軍並不是奉行無抵抗主義，反而頑強地抵抗起來。這是例外，這也就使江北老有了作偵探，當嚮導，運軍火的機會，而我們的統治階級不得不「惶惶如也」了。

從此，許多激昂慷慨的議論出現於報紙和刊物上，論調是紛歧的：有主張經濟抵制的，有主張武力作戰的，有主張政府不良我來幹的，又有主張黨治不好可取而代之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然而說話的同胞們却沒有一個高呼上前線去反而上前線去的義勇軍却並沒有在報紙和刊物上發表什麼高見。

這是上海的最初的炮聲所給與我的感應。

三　一星期的記者生活

炮聲響後的第三天，我們的「緊急號外」散佈在街上了。參加號外工作的人並不

少；熱心探聽消息的，往來於飛機的炸彈之下，四處奔跑；執筆編新聞的大部情緒緊張，很不得一筆扎死所有的日帝國主義者。號外的篇幅不大，只有八開大小，於是每天總有些東西被拋棄了。

我在號外工作中的職務是微小的，招料排版，校改打樣，監督印刷，樓上樓下，由編輯處而排字房，機器間印滿了我的足跡，號外出版，才貼躺而溜回家去。

五天以後，號外遭了風波，原因簡單，有人要劫奪而去，理由是「應該歸『他們』辦。」再兩天以後，緊急號外就壽終正寢了。事實是：並不是號外非短命不可，而是我們願意將牠掐死，這正如秋原君所說，在任何世界中，一個自由人辦個把自由刊物，不能被別人干涉的。（大意如此，原文記不清。）

於是一星期的記者生活於焉告終，只得守候三層樓上專聽炮聲了。

四　罷市禦侮和長期抵抗

罷市禦侮的確是個頗巧妙的方法，尤其因爲禦侮而罷市，其英勇之態雖然於短短

的白紙黑字條上。然而據說在禦侮的背後還有其他作用：第一，在威嚇其他帝國主義者出來調停；第二，在強迫十九路軍奉行無抵抗主義；第三，在保存自己的資財但却苦了我們這般無市可罷的人們。

皇皇然的鈔票有時在煙紙店的門口碰了釘子，或者只換到遠過昔日市價以下的銅板，這苦頭是很可嘆的。最先希望罷市禦侮的期間，果如報紙上所說，只有三天，不料却無限期地延長下去。眼看儲有的幾文要光，而長生庫還無開門的消息。別類人對這件事的觀感如何，我當然無從揣測，以筆桿為生活的我們，在這次抗日戰爭中，最感痛苦就是生活的滅亡迫在眼前了。

在街頭彷徨，看見搬家的車輛，絡繹於途；雖然車上的人的面孔都表示出災難之可怕，但總算在逃避，甚至於還有可以逃避的處所。逃避也許是抗日的良策，正如罷市禦侮一樣。至少為自己打算，可以稱為一條該走的道路。此所以國都在南京，是不能禦侮的因為離上海前線太近，必得遷都洛陽，才能談長期抵抗，前線在南京，那末就須退到西安，如

果前線到了洛陽呢，再往西退，是可以的，可惜的是退出青海新疆，便是赤化所在地，只好到歐洲作亡國的寓公了。兩狗相近，不會狂吠，只有咬打，離到五尺，吠聲大作，離到一丈，簡直就要跳起來；豈狗之性，亦如人之性也歟？記得從前有個笑話，兩人廁中相遇，都未帶紙，牆角之下，遺有破紙一張，各欲拾來一拭，而苦於不好意思下手，相持很久，其中之一人以家人叫他回家吃飯，不覺雷霆大發，高聲叫：『把飯拿到廁所中吃罷，我同他耗着了。』長期抵抗，其意義與方法，應與此公的『耗着』精神相似，然而我們的統治階級卻空言長期抵抗，遠避洛陽去『耗着』了。長期抵抗實是無抵抗主義之另一面。

五　著作者抗日方法

我走進了巍乎其然的三層高樓的洋房大門，上了當門的樓梯，進到一間客廳，客廳中擠滿耗子——不，是大學教授——們，他們蠕動着，談論着，爭辯着。然後我再走進一間房，這房中很冷靜，高高的書架圍在四壁，當中一面大圓棹，這就是著作者抗日會國際宣傳組的會場。

我坐在棹邊，默對着壁前的書架，抽完第一枝煙，於是再拿第二枝煙，著作者源源而來，滾滾而來，於是開會，於是報告經過，於是宣讀告世界文化界與著作者宣言草稿，於是有了下面的發揮：

A：應該有「告日本勞苦大衆書。」

B：怎樣散佈法呢？

C：那是另一問題，有總該是有的。

D：我有一架打字機，一次可打廿五張。

E：不要告勞苦大衆書罷。

F：我們要說明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對牠的勞苦大衆有害而無益。

E：美國也是帝國主義，英國也是帝國主義，法國也是帝國主義，樹敵太多，國際上是沒有援助的。

C：任何帝國主義，是應該打倒的。

A：宣言中說說打倒帝國主義，不會就有那末大的影響的。

E：我們正是求人幫忙的時候。

G：宣言譯好，凡有外國朋友的，可以各人寄一份。

H：最好打電報出去。

I：錢呢？

E：告日本勞苦大衆書，最好不要。

——沉默——

A：保留罷，先譯出告世界文化界書罷。

於是散會，於是互問地址，預備商談翻譯告世界文化界書，我添列在英文組，而英文組負責者偏是懷有高見的E君。以後，直到停戰條件妥協的現在，這『告世界文化界書』並未譯出，就算我也做過抗日的工作罷，如是而已。

英法租界交界處盡是鐵網擋路，只有兩路可通，假如要從大世界經過，路程增加不止一倍以上，比較捷近的是走貝爾培路。這種情形，表示出上海從來未有的緊張。然而，並不是沒有更便利的方法，就是穿過慕爾鳴路開汽油棧，只看你善於應用與否而定。

一出大門，便有日帝國主義的飛機在頭上盤旋，三個一翻地在人的頭上經過，自然，這經過是有災難的，因為繫在飛機之下的炸彈，也許有時會正落到你的頭上，使你的頭顱不翼而飛。

於是我們貼牆走，這是經驗所教給我們的。到了卡德路與愛文義路的交叉點，就遇見意料之中的奇景。從天空中落下一顆炸彈來，螺旋而降，每個路人都抱頭而竄，來了一陣混亂。接着泥土四飛，地上陷了一個大洞。

頭上的飛機仍在盤旋，抱頭鼠竄的人們於是鎮定了，遠遠地圍觀那陷落的所在。

無數鮎魚似的嘴吧尖張着，向着天空，好像即使再有炸彈落下來，會被牠們吞掉一樣。人叢中的議論起來了：

無鬍鬚而頗有老態的中年人：炸彈炸到租界上來了，簡直無處可以安身。

灰色大衣的西裝少年：工部局應該提出抗議，這裏不是作戰區域。

靑色衣服的老太婆：阿彌陀佛，好大一顆炸彈。

斜眼的黃包車夫：炸能，都炸掉牠。

站在大德藥房門口的店員：閘北都這樣炸掉了。

學生模樣的人：讓中國資產者和外國當局也嚐嚐這樣甜頭能。

中國巡捕：牠決不會炸工部局——

另一個巡捕：所以工部局不會提出強硬抗議——

我的朋友：帝國主義都一致的。

第二顆炸彈終於沒有落下來，議論就漸漸地走散，但沿街的店舖却因此把半開的門都關之大吉了。

每天從報紙上所意識到的是日軍源源而來，國軍滾滾死去，以手溜彈抵禦唐克車，以步槍轟擊飛機，終於好似手推車與汽車賽跑。國都已經遷至洛陽，應該是長期抵抗，然而並不。大約非再遷至西安，然後始言抵抗長期，因爲洛陽也有鐵路可通。自然是因爲要人們還不願退到西安受苦，終於抵抗不能長期，於是終於歸到不抵抗，硬逼十九路軍退到第二道防線。

以後來了帝國主義的調停，又來了和會，接着辣斐德路亞爾培路口的向着南市的機關槍折了下來，各路口的鐵網漸漸地移向路邊，戒嚴令取消，整個上海又通行無阻了。

侮已禦了，商店開門，恭祝生意興隆，財源鼎盛，廢物如我，預有榮焉。

南窗之下，一九三二，五，一二。

反日民族戰的交響詩

已經薄醉的我在冬夜的靜而暗的路上歸寓時，以爲極近的舊歷的大除夕總可以與友人們團聚着守歲了。

在好夢的枕邊，很模糊地，聽到樓外的雨聲，是已經很響了，忽然，在會攪破我底好夢的雨聲中又出現了一行飛行機的翼的旋律，對於雨聲是一種不協和的Harmonie。在這不協和而雜沓的交響詩的音的進展中，反日的民族戰是開始了。

生就一身怪脾氣的我對於雨天，是決不出門的，雖然終於因了教科而買了雨衣，預備雨天破例出門了，但那一月廿八夜的雨，我却打算躲在屋中不出去了。就是飛行機的四尾魚形的炸彈投到我的寓樓上來，我也是樂意接受，而不願在這一步一滑的泥濘的

路上跟人家一起逃難的，所以我仍安眠在床上，細聽那不協和的交響詩，同時深惜着大除夕的不能如我預想的守歲了。

本來晏起的我在一月廿八以後是變了早起的了，雖說是早起但還是在九點鐘的光景。

與平日一樣，去閱讀日報，不過今天的報是在飛行機的翼的旋律下和火的長舌快要舐着星球般的境地下閱讀的，但每一個鉛印的宋體字都告訴我，我們的軍隊正獲得勝利。

這樣過了三四天，都是矮醜的日本懦夫吃了敗仗。

終於危險的日子來了。那是戰爭開始後三四日的樣子，我不能不暫時躲避到比較安全的地帶去，我又通知了友人們一起走，結果，友人們都已預備妥當可以走了，而我却因爲貴重的書籍和繪畫的不忍捨去，還是在寓所猶豫着。

「狠心地拋了吧，」我這樣想着便走了。但到了所謂安全地帶之後，却又愁着沒處

宿夜了，於是又趕回來取被褥，來時車子極容易的如飛一般地過了日領署的門前，但回來時却被留難了。

我載了被褥擬回安全地帶，在前日繁華而今朝荒涼的柏油路上疾馳着，車頭正對着半里以外的北四川路的大火的光暈，突然有明晃晃的十六把鎗端的刺刀截住了我的去路：

『呔！你往那裏走！』

『我回我的住所去！』

『你知道戒嚴嗎？』

『知道的，但我必須回我的住所！』

那拿着刀槍的十六個日本懦夫之外的另一個日本懦夫對我這樣用不成熟的上海話無禮地詰問，我就這樣簡捷地回答了；但那個日本懦夫並不以為滿意，必須我下車來給他檢查，我那時非常憤怒，但屈於明晃晃的刀槍之下，竟也成了一個懦夫，下車來給他檢

查的結果，我底衣袋中僅存的那張中國銀行拾圓鈔票被他作爲違禁品而檢查去了，當他拿到了鈔票正在嬉嘻而稍疎忽時，我很迅速地走上了車子，囑已經給恐怖支配了的車夫立卽開足速率逃避，那執着刀槍的十六個醜的日本儒夫因北四川路的大火天空中熏得非常地紅，而往那邊矚望，也意外地疏忽着，車子却出其不意地動了，而且很迅速，於是我從他們的刀槍之下逃過了，但他們立刻覺察車子被逃過了，很迅速地想設法追回來，他們的夥中便有發槍的人，但我已在五十碼以外的距離，而且已經轉灣越過了外白渡橋，到了所謂安全的地帶，可以暫時無憂了。

在安全地帶住了二天，又搬往安全地帶的法租界，在友人的醫院中住了三四天，覺得都不舒服，便打算離開戰區的上海，而暫時回鄉間去，當決定了的下一天友人 Sofio 送我出了法租界，我獨自向滬杭線的車站前進了。

那車站中逃命的眞不少，擠得像亞鉛罐中的沙田魚一般，身的四周都被人圍住了。車箱中更擁擠，車窗車門都已關閉，我在離機車很近的一輛車的車窗中擠了進去，車箱

中的擠眞是可觀了，擠得我的脚不能踏着車箱的底板，我是被人擠軋在空中了。

砯石到了，下車時仍從車窗中爬出來。假若在平時，那末爬一次車窗便要罰大洋五圓，這回我爬了二次都沒有罰，眞是便宜的。

在鄉間，那民族戰的交響詩是不能繼續聽了，只能在日報上閱讀這交響的記錄，但偶爾在白晝，也會有敵方飛行機的翼的旋律在鄉間的天空中很單調地出現。

一九三二，五，十二記。

滬戰中的生活

郁達夫

一月二十八日，是陰晴的天氣。我因爲前夜看書看到了深夜，似乎感受了風寒，所以在那一天，竟在床上睡了一整天沒有起來。

晚飯後有友人來談，便一同出去上一家新故的友人的家裏，大家又聚談到了夜半。其中有一位朋友，是住在江灣的車站近旁的。

談話的資料，當然是關於日本帝國主義者侵掠中國的問題。大家都以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掠，在現一階段裏當然只限於與二十一條條件有關的幾省，這一次對於上海的威脅最後通牒，總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因爲一，南京政府已表示了完全的屈服條件都已經承認了，二，實際上有許多抗日的機關，和國民黨的報紙，都遵命封閉了，相打而沒

有對手——對手是有的；可只是些沒有組織與沒有武器的民衆——當然是不至於發生衝突的。況且在這一天最後通牒滿限的下午，虹口日本人住得最多的一帶地域裏，日本海軍陸戰隊本部，幷已經發出了安民的告示，說中國政府完全承認了最後通牒裏所要求的條件，在上海已經不會發生戰鬥行爲了，教居民不要自相驚擾，儘管大着膽安居樂業好了。這一晚大家談談說說，竟坐到了十二點鐘過後，方纔走散。因爲各人的住所，都偏近在滬西的一隅，所以在回家來的路上，還沒有聽到什麼鎗聲。但等我在床上睡定，拿了一册新到的外國雜誌，正想打開來在枕上閱看的時候，從窗外面的大道上却傳進了許多亂雜的機器脚踏車汽車的輪步聲來。這倒也不去管牠，到了睡後醒來的午前兩三點的時候，情形可不對了，於這些傳令兵的機器脚踏車聲之外，在暗黑的空中又聽出了許多飛機的推進機聲來。同在夢裏似的又昏睡了三四個鐘頭，早晨起來一看，果然閘北天通庵一帶中日兩軍已經開火了。時報上的「我軍大勝」的四個紅字，竟激動了全市民衆的腦筋，僕僕僕僕僕的機鎗聲，拍拍拍的來福鎗聲，更打醒了租界上三百萬居民的

迷夢。

此後就是飛機炸彈，大炮機鎗，火光煙焰，難民兵車的混合場面，謠言蜂起，百事中斷，在一夜的中間，上海就變成了被恐怖所壓倒的阿鼻地獄。

二十九日，是一天晴天。我也興奮得什麽事情都不能做。從自己的經驗想來，高坐在南京的景陽宮裏，只在呼喊着鎮靜鎮靜的那些王侯將相，大約是因爲沒有身受着炮火的威脅之故。這一天在巷頭街上，都是三五成羣的市民的空談高噪。言語中總脫不了打仗的兩字，消息總只是十九路軍的英勇和東洋人的慘酷無道，但是關於實際的戰爭情形，却一點兒也沒有確實的報告。只有從接連不斷的難民連索中間一人兩人的口中所說出的恐怖狀態，和飛滿在天空的煙焰炮聲，總算是唯一的事實斷片。這一天，我也在馬路上和一位朋友走了一個下午。

我們且走且談且夢想，下面的許多主張和應有的猜度，彷彿是已經實現了的事實，中國因此一戰，彷彿是已經成了世界的最先進最強而有力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似的：

——十九路軍可以直衝到租界上來。

——租界，不平等條約，以及帝國主義者們加在中國人身上的一切枷鎖立時斬斷了就對。

——上海的中國住民有三百萬，帝國主義者的軍隊及住民，合計起來，也不上十萬，大家拚起命來，還怕什麼？

——今晚電燈自來水交通機關華捕以及在帝國主義者門下服務的中國人，大約總須全體總罷工，租界上一定會先來一個暴動，

——工人及一切無產者的黨，一定已經下了動員令了，這樣的好機會不利用，還待什麼時候起來革命。

——是巴黎公社再現在東方的時期了。

——明朝就是中國×××在上海組織成立的日子。

——先以民衆的肉彈來封鎖住吳淞口岸，使帝國主義者的軍隊外不得進，裏不得

出。

——大家一定要起來，先團繳了巡捕房的械，然後再去揍駐在上海的帝國主義各國的兵士的軍器。

——先和帝國主義者們算清了賬打倒了他們再去肅清南京的帝國主義的走狗政府，是頂容易的一件事情。

——國際關係哩，美國對中國當然是沒有領土的野心的。英國哩，有印度在。法國雖可以對日本與以財政上及軍械上的資助，然而究竟是緩不濟急，趕來不及的。歐洲各國，受着經濟恐慌的直接影響，對於東方事情，那裏還能夠來顧問。萬一德法的法西斯蒂一動，意大利的黑色軍隊一出發，那麼自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了，並不是中國一國的事情。況且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就是對日本的法西斯蒂野心家的一個最大威脅。

這樣的興奮着，高談着，夢想着，我和那位朋友竟忘記了脚力的疲倦，從滬西一直走到了大馬路的外灘，從外灘又走到了法界。在我們的周圍前後，不消說是一樣地在興奮，

在高談，在夢想的三五成羣的中國民衆，兩面的商店全罷了市，新聞紙，號外，標語，和不正確的謠言，飛滿了全市。此外便是帝國主義者傳令的兵車和調防的隊伍，與難民的出埃及的長蛇大陣。而最奇怪的現象，是在租界的交通大道上，忽而不見了帝國主義者支配下的守衛的崗警，在這一天裏，非但白色巡捕的面孔一張也不見，就是印度巡捕的碩大的黑體，也在街頭巷尾，失去了踪影。東北的空中只是飛機聲，鎗聲，火光，煙焰與叫號呼喚的聲音。

這樣的興奮狀態，一連繼續了三五天，在頭一日所夢想的種種事情，竟一件也沒有發生。暴動並不起來，總罷工也沒有消息，中國的軍隊也並沒有衝到租界上來。這中間帝國主義者的軍隊愈來愈多，上海的戒嚴準備，也佈置得水洩不通。雖則日日還聽見大炮鎗聲，夜夜還看見大火滿天，但是神經却已經麻木了。頭一次的興奮過後，大而無當的空想幻想，逐漸地消散了開去，我和幾位日日來我這裏吃飯談天的從北四川路逃來的朋友，倒想起迫近在身邊的實際事情來了，於是就去做了些探訪住在戰區裏的許多不曾

見到的朋友的事情。

其後便是在戰期裏的經濟壓迫的緩避計劃，和一個沒落小資產知識階級所能做到的對於這次帝國主義者來侵的自衛態度和表示等工作了。

這中間有幾位朋友便發起了許多反帝抗日的協會聯盟等團體，我雖則沒有積極去幫忙活動，但是出席的出席，介紹的介紹，總算也盡了一點毫無裨益的義務。而最覺得吃力不討好的兩件事情，便是在這戰期裏所做的兩篇文字。

其一是爲一個抗日反帝團體要出週刊之故，勉強寫成的一篇不滿千字的短文。當時是在美國那位浪漫技師蕭脫剛在蘇州陣亡之後，我對於他和中國政府的關係等並不明白——因爲這是在他死後的第二日，各報並沒有詳細的記載，而他的究竟死否，也還沒有證實——所以只說了些稱頌他的義烈與憤恨中國政府軍隊的不抵抗和陰謀的廢話。幷且正當這個時候，日本對十九路軍所發的通牒，是在責難該軍的不受中央政府的命令，說他們的行動，是等於匪軍，日本帝國的軍隊，係受了中國中央政府之託，來替

天行道，代某總司令來做勦匪的事情的。此外我還聽到有許多日本的政客告訴我的中國當局者所幹的卑劣無恥到極點的消息，故而在那一篇短文裏竟沒有說到世界的大勢，和這一次日本來侵的國際背景與理論。更因為來催索那篇短文的朋友，簡直是坐在客室裏立等着般地在督促，所以寫的時候，也將許多重要的議論抽了，只說了些夢話似的詩語。在這一種情形裏寫成的這篇短文，不提防竟於一個多月之後，纔在那一個刊物的第一期上登了出來。大約是因為登在我那篇短文的前後的，都是些世界的名人如巴比斯，高爾基等的言論之故，故而登出來了以後，聽說在該刊的編輯委員們中間，居然惹起了一個絕大的問題。諸位編輯委員先生，彷彿以為我在替某派捧場，所以纔寫那篇東西的；他們以為我對於世界的情勢，簡直是完全不懂的樣子。他們的意見，我原也明白，可是由我說來，則他們對我那篇短文的解釋，却是完全逸出了我的意料之外。我並不是說，這一回日本帝國主義軍隊的來侵，完全是由中國的幾個軍閥所造成的，我不過說這是一個近因而已。至於世界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衝突，或不可避免的世界第二次大戰

的情勢等抽象理論，則非但我這個從前也看過一點政治經濟的書的人該有些一知半解的認識，我想就是××主義的黨官大約也該不會不知道得明明白白，現在借了這一個地方來說明我那一篇短文所惹起的誤解，本來對於我是非常地不利的，因爲誤解之由來及諸言之重心，就係在指斥我的與這雜誌的編輯者和十九路軍等有關。可是另外也沒有較好的機會，而那一個刊物也早已不出了，所以在這裏順便提起一下，也可以丟開了一件心事。

其三，是在戰期裏爲經濟所逼，用了最大的速力寫出來的一篇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這小說的題材，我是在好幾年前就想好了的，不過有許多細節和近事，是在這一次的滬戰中因翻閱舊時的日記，纔編好穿插進去，用作點綴的東西。我的意思，是在造出三個意識志趣不同的女性來，如實地描寫出她們所走的路徑和所有的結果，好叫讀者自己去選擇應該走那一條路。三個女性中間，不消說一個是代表土豪資產階級的墮落的女性，一個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猶疑不決的女性，一個是代表向上的小資階級的奮

闘的女性。這小說的情節人物，當然是憑空的揑造，實際上既沒有這樣的人物存在，也並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過的。可是當這小說出世不久的現在，我却忽而接到了許多由杭州的讀者所發來的信，問我書中的某某是不是在指實在的某某，因爲書中所描寫在那裏的那一位土豪的女兒，實際上是和實在的某某相像得很，她的容貌言行性格和她所經過的許多情事，以及現在正在進行的那件新的情交，都是實在的事情。其中有一位讀者，并且還附記了一張女扮男裝的照相來，問我書中所寫的那位男性的女子，是否便是此人。這麽一來，倒眞使我有點難以應對了。總而言之，我想這些誤會的所以發生，大約是因爲我這一篇小說的技巧的拙劣之所致。因爲急急於在報告事實，而忽略了把這些事實來美化藝術化的工夫，所以使讀者讀後却只感覺着彷彿是在讀報紙上的社會記事，於是就以爲這是在寫某人，這是在寫某事。受了這一回的教訓，我下回倒又可以改進一步了。但是這一次的失敗，應該要請讀者想想我那個不純的動機，就是急急乎想粗製濫造點東西出來賣錢的那個卑劣心想而加以原諒。

在滬戰期間，總算只做了這兩篇吃力不討好的文字，感到了許多幻像消滅的悲哀，和買了許多平時所不想買的關於戰爭及政治的書籍。此外的生活起居，則和平時也沒有什麼不同的變化，因為我的寓居，是偏在滬西，還沒有受到家破人亡的直接影響。但因為要做小說，因為要逃掉上我家裏來避難者們的喧擾，一時逃離是也曾逃過的。

一九三二年五月

在戰亂中

曾今可

「一二八」之前夜，林疑今很倉皇地來對我說：「今天的消息頂壞，我已經搬到法租界友人家去了。據外人方面傳出的消息，恐怕今天晚上就會打起來，日本兵在忙着備戰哩！」

他原是住在寶山路的，他有幾個外國朋友，我知道他所得到的消息比較可靠。

晚餐後，我偕剛弟乘電車到南京路四馬路一帶去看看情形，馬路上的人非常之多，並且都很慌張。搬貨汽車往來不停，都是從閘北搬運貨物到租界上來的。在路上遇到一位先施公司的職員，他是廣東人；

「有什麼消息？」我問他。

「消息壞東西！」他愁着眉這樣告訴我。

「會打起來嗎？」

「一定的！兩方都預備好了，十九路軍不比是張學良底軍隊！」

「Good by！」我和我那位朋友愁着眉道了別。

我仍乘電車回到武定路。電車停在偷雞橋時，我正在低着頭看號外，忽然從車窗外伸進來一隻手輕輕地將我頭上戴着的呢帽取去了。等我站起來望着窗外時，電車已經開了，我底呢帽便無踪影！在這戰亂的時候，富翁們底財產都難保，一頂戴過了兩三個月的呢帽又算得了什麼？我仍舊坐下來，對着坐在我對面的剛弟笑了一下。我仍舊看我的號外，號外上也是告訴我一些恐怖的消息，如日本兵又到了若干……之類。

夜間從砲聲中驚醒；大砲聲，機關槍聲，不絕於耳，再也睡不着。我住在武定路紫陽里，雖說是租界，後面便是康腦脫路，康腦脫路那邊便是華界。北面靠近麥根路，過杉板廠新橋也就是華界。所以離戰區極近，槍砲聲聽得最清。砲聲，機關槍聲仍然不斷，我雖然睡不

着，但仍躺在床上。我住的那間房底窗外是空地，附近並是工人們住的茅屋，屋很矮，我是住在樓下，從我房內底窗口看出去便只能看見天空，看不到工人們住的茅屋。我正在被砲聲機關槍聲吵得睡不着的時候，開了電燈，想看幾頁書，心緒却異常的不甯，仍舊關了燈，睡還是睡不着；開着眼躺在黑暗中。忽見一道從來沒有看見過的白光從窗口射了進來，照得滿房雪亮；我急忙地坐起，由窗口看見這光是天空的飛機中射來的，大概是日本兵底探海燈吧？約二十分鐘之久，這光才移向別處。我也不知怎樣又朦朧地睡去了。

第二天清晨起來，日本飛機已在天空耀武揚威地翱翔着。日報上用大號字登載着這不幸事變的經過，我方原已由吳市長忍辱接受日使提出的四項要求，且經日使認為滿意了，而日海軍仍向我軍開釁！日本在滬的僑民皆安然無恙，而日海軍竟以保僑為詞向我進攻！世間最野蠻最強暴的行為甯有過於是者？

飯後，錢君匋偕索非同來，告訴我他們已逃至租界，錢本住塘山路，索非則住在寶山路也。巴金也住在寶山路，他已往南京，大概他底書籍衣物作了戰爭底犧牲品了。楊昌溪

也住在寶山路，張資平，顧仲彝住眞茹，李青崖住江灣，章衣萍，吳曙天住施高塔路，我爲他們躭心，不知他們脫險沒有。錢君匋對我說，方光燾和索非都有女人問我有沒有多餘的房子借給他們暫住。我住的地方只有一間房，是向人分租來的，我抱歉。後來他們在法租界友人處找到了房子。

入夜，槍砲聲更密，我十九路軍奮勇抵抗，日兵死傷甚多。

第三天，日兵攻閘北仍毫無進展，激戰數次，兩方皆有損失。從閘北逃到租界來的難民不可以數計！乘輪或由滬杭路離滬的也很多。輪船碼頭與南車站（北車站已被焚，京滬車不通）擠滿了的人，地上堆積着行李。華租交界處早已佈了鐵絲網，各處有外兵駐守。英法租界交界處也佈了鐵絲網，鐵甲車停在路口。行人極感不便。

午後，丁丁攜女友三人同來訪我，說：「電影院通通關了門，眞苦惱！」他又告訴我，張資平已逃往蘇州。

第四天，雙方仍在激戰中，日方雖下總攻擊令，仍未攻入我閘北。曹家渡有許多日兵

駐在日本紗廠內，武定路離曹家渡很近，離永安紗廠，麥根路車站都不遠，日機時在這一帶天空偵察，且已在卡德路口，麥特赫司脫路等處擲彈了，這裏非常之危險。想搬到法租界，却一時找不到房子，法租界的房子通通住滿了。聽說一個小亭子間都要租到四十元！我眞想離開上海。

第五天早上去訪邵洵美，他和他底夫人有事要出去，坐了十幾分鐘就出來。在南京路遇到傅彥長和魏以新，一同到冠生園去吃了飯。下午五時，我去找張若谷，他在一個法國律師那裏和古巴公使館做祕書，並且他又是戰地記者，我想一定可以從他那裏得到一點消息。他告訴我，消息不大好，日本續派大批軍隊來滬增援，日內恐有惡戰。我還聽到別人說各國領事館底重要文件都上了兵艦，不知是不是眞的。總之上海已陷入極危險的境地。張若谷請我在霞飛路一家西餐館用了晚餐，在那裏碰到孫師毅，他同着一個女郎。

避難離中的人一天一天更多，報上說，三天之內不走的，以後就不能走，輪船便不能

出口了。

我決意暫時離開上海，報上又說長江輪船票價已漲至十倍蘇州小火輪票價已漲至三十倍！還不容易擠得上船去，常常有被擠下水去的。輪船是不能乘了，——票價太貴，不上去，還怕會被人擠下水！——我決意乘滬杭車往杭州。

在滬戰後的第六天我離開了上海，一個光人一點東西也沒有帶。

後來我又到了蘇州和揚州，南昌，九江，廬山，最近才回到上海來。

一九三二，五，二五，上海。

光榮的紀念

孫福熙

法租界霞飛路一帶滿是逃難來的苦人。老幼扶持，背了棉被衣包，挑了重擔，實在只是破鍋破碗這類不値錢的東西。他們是被暴日的大砲飛機所轟炸而逃難出來的。我十分的同情他們，他們是沒有絲毫頹喪與怨恨的顏色，爲了民族，他們是樂於犧牲。

在此槍砲聲中，我一點也沒有心思來讀書作事，所以我利用我的時候，跟了難民們去徘徊，研究體味他們的苦況。

可是我頗難出去，我的頭髮與衣服的不入時，與別人有點不同，雖然並不像日本人，但常有人特別注意我，而巡捕常來搜查我的身上。

我到打浦橋新華藝專去看楊秀濤兄，橋上重重的鐵網，只留一人可通的缺口，放完一班來人，再放一班去的，因此「曹操八十萬兵馬過獨木小橋，」不知等了多少時候，走過橋，是租界以外了，中國警察立刻擱住我搜查，我以上海話中國話對他解釋，他說「說話好不足爲憑，我們已經經歷不少了。」後來他在我的胸口小袋中抽出我的名片，他一看有「西湖國立藝術校教授」一行字，他就問：「西湖國在什麼地方？」

白天等夜天不暗，夜中久等天不亮。

在這戰爭的時候，實在是焦急而無聊極了，因爲，對於一個希望，必想自己着力去做，使他達到成功，然而對於這戰爭勝利的希望，我一點也不能用力，唯一的工作就是看報，夜中等候天亮了可買早報，白天則等候晚間號外的送到。一天中只是看報，每種報都買，細細的從文字上來比較。同一張報，翻來翻去，不知要看上多少遍。

報紙看完了，還是無聊，於是學象棋戰，寄託戰勝的希望於棋子上。我們相約，我勝了

就是中國勝的預兆，我輸了就是日本人要敗了。

我寫了一篇「戰勝紀念碑」短劇，現在是登在「南華文藝」四月號。

我們常常到禮錫兄家打聽消息，而秀濤兄則隔天到我這裏來。秀濤兄來說，謠傳很盛，說法租界偸運日本兵，現在打浦橋上加築障礙物，下午四時就不准通行。

我再三的勸他搬來，他依舊是一身傲骨，不肯打擾他人，而且以冒險爲別有樂趣，他說還是在那裏住好，等到有什麼事，可以步行到龍華去入軍隊，到了那時去從軍就沒有阻礙了。

十元的鈔票買東西不肯找，從此吃飯也頗危險了。幸而到了平日常買東西的店裏，他不折不扣的找給我了。

鑑文兄來，有一點新消息。老靶子路的一條小弄中，逃出來一個時裝的女子，日本兵見了就上前去搜檢，探摸侮辱以後，就想暴力姦淫。隔街是美國兵的防守範圍，覺得忍無可忍了，就上前理論，以致雙方開槍，死了一個日本兵，而美國兵死傷三數人，所以有、英美兵隊聯合壓逼日本兵退出上海之議。

據說因爲先開槍的是美國兵，他們爲的是氣憤與正義，不顧什麼國際法律了，因此，這一件事並沒有宣布。

戰爭時候，各報紙都縮小爲一張或半張了，然而有二種廣告是不得不登的。一種是尋人廣告：

××兒鑒，余等現住法租界霞飛路××號，汝已脫險，即來此團聚。諸親好友如有知×兒消息者，尚乞轉告。

×××謹啓。

還有一種是遺失廣告：

今遺失上海銀行定期摺第××號，並圖章一顆文曰×××印，除向該行掛失外，特此登報作廢。

×××啓。

我歷年積下來的法文中文書籍，大部存在閘北西寶興路，現在當然是焚燒遺失了。

我預備戰勝後的慶祝計劃，建設計劃，并在重新建築的寬闊道上築一個戰勝紀念碑。

普法戰爭時，德國人攻法國的 Belfort 攻不進，所以法國人到處築紀念碑，每個城市有一個。巴黎的紀念碑是在 Denfert，一個碩大的獅像，怒目直視，一隻脚下踏一條箭矢，矢已彎折了。其從容與傲岸的樣子，正可代表這次十九路軍抵抗暴日的精神。

我也計劃了一個中國抗日的戰勝紀念碑。

只要等戰爭停止，我當天就出發去畫戰場的情況，將來分贈各機關各位朋友，作爲奮勇抗日的光榮的紀念。

抗日戰爭的時節

劉雪亞

我長到這麽大了，從來沒有受過什麽戰爭的薰陶，若不是在電影上看過西線無戰事，對于戰爭是一點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想像。

這次滬戰發生。我正是病在這發生戰事的滬市，許多人看了戰事的劇烈，便逃難各處，尤以逃到杭州者爲最多。照說我的家原住在杭州，我就是不逃也可以從容回去的，然而爲了好奇，而且經過百般的考慮，終是打定主意不回去，如難民一樣的住在法租界一個三樓上的亭子間中，這只因爲可以得到戰事消息較靈通真確的緣故。雖然是大砲轟轟的，也似乎麻醉了不怕。哪知道戰事經過了一月之久，中國軍雖屢次得勝，可是日軍大批的增加，作孤注的一擲。

日軍的炸彈，無處而不亂擲，我們的對街貝諦鏖路地方拋下了一個炸彈當時炸傷九人，這九人完全是苦工。最可恨，日人每處投炸彈，而不向中國軍隊，傷害的多半是苦力者。他們怕中國軍隊，而在沒有武器的平民身上出氣，日本人眞是無恥得很。

在法租界環龍路的那一邊，可以聽到砲彈粒粒的經過我們的耳朵，尤其是夜間，日軍放火的本領，使閘北燎原得好像日落西山的紅輝，隱隱中又聽到叫喊衝殺之聲，我們的心在這時候，眞如車輪上旋轉的松鼠，刻刻爬到窗上去看，希望看到我們的勝利情狀。

我祈禱，祈禱我們的勝利，我以心理的信仰來安慰自己搖動的心。有時還是不行，便走朋友家探問戰爭的消息，然而這些都等于酒癮，一到酒醒，依然心是不安定的搖動終日。

閱時報見十九路軍徵求女子譯電員消息，我願完全義務的去工作，聊以安慰我抗日的熱心，然而就是我的朋友已經應徵了。

什麼事沒有做的，就是這樣的過了戰爭時節。

紅哭之餘

錫安山荒涼滿目，野狗在那上面奔跑。

——舊約耶利米哀歌。

胡秋原

禮錫兄囑寫一點關于滬戰中生活的追憶與感想，兩三月來不曾寫一個字，近來更爲窮忙所逼，像籠中的老鼠，而且又被許多志士，派了許多頭銜，深覺三十七計，沉默爲上計。但禮錫兄催了幾次，只好勉強壓幾行出來。至於就寫出來，沒有絲毫價值，那是無待說的。

要問戰時的生活，那眞慚愧得很，不僅如此，我覺得我過去是否生活過，都是問題，嚴

格地說，只能算做生存而已。砲火連天價響的時候，老親老友常來問訊我的答覆很簡單．「平安。」每當我寫這照例的答覆的時候，禁不住自己鄙夷地笑，爲什麼在仇敵瘋狂地殘殺我們的時候，還能「平安」呢？其實平則有之，安則未也。自然不一定每一個人都要「執干戈以衞社稷，」但在這偉大的悲壯的民族的反帝血戰中，如我輩書生者，除了在亭子間痛恨太息以外，不能執槍砲以抗兇寇，眞是可憐而多餘的生命。想起拜命的英姿，只有流汗；因此，對于所謂「革命文學」者，我更覺得有點懷疑了。像我這樣一個平凡而又平凡的存在，自然是無可記述的，在這次抗日戰爭中，就我們這一類的人士——智識分子而論，有許多人是直接間接參過戰的，有的是立過革命的主張，號召過民衆的，有的是觀察了當時的情形，孕育了後來偉大的作品的，甚至于，在這一個機會中有成就了美滿之姻緣的……然而，凡這些，于我都沒有分。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在那一個多月的期間，除了照例的每日抽煙喝茶之外，便是蒐買中外的報紙，書實在看不進，寫文章是更不待說了。那時仲謙翔穆天白等擠住在小樓中，胡說八道消磨時

間。當時吃飯問題更其嚴重，今日計算明日的錢，成了最重要事業，行有餘力，便到處焦灼地刺探消息，或到龔彬楊錫與道諸先生家中談天。而有時看見爲吃飯問題所威脅的朋友們張皇的臉，眞是慘然。幸而十九路軍時常給我們以勝利的消息，每天還有幾次高與的時候。不過這孤軍作戰的狀態，在事變開始之時便早料到將來一定是失敗與中立區進行設立的局面。

這時候我還有兩個最大的威脅者：一個是我同屋的三房東，一個是我隔壁的錢舖。因爲房錢無法遲了幾天，怕威風如石壕之吏的房東每次回家的時候，只好躡手躡足地上樓，不幸鞋底釘子太多，總不能免除上樓板時的響聲，好容易將這筆錢籌得，才放下這重担；我們的那位可愛的房東一面談革命一面發明「二房東難做論」，根據這學說，似乎一家妻子兒女都應由房客供養，于是電燈項下，我必須出全家用的三分之一。如果我的房東猛如虎，則隔壁錢舖就毒如蛇了。角子換銅板由四百六而四百四，而四百，而三百八，有時也有過三百五的。票子先前拒絕，後來大概是打點折才收。和這虎與蛇，總吵過五六

次，啊，在這國難期間，還要計較角子銅板，是太沒有詩意罷。不過，如果涅克拉梭夫在其寫一個老婦哀亡子之詩中，遺恨于生前沒有爲他買一件新外套，而雨果在其悼亡子之詩中，只追憶當年抱之于膝，給以玩具的情景，那差別只是雨果不缺乏買外套的錢而已。我甚至于不相信這些俗物能夠自動地革什麽命。幸虧我沒有住在北四川路，不僅幾點破書破衣沒有損失，還沒有吃匆忙找房子的苦——據說，一個亭子間當時總是二十元，三十元哩。有許多朋友談到如果戰事繼續下去怎麽辦，討論的結果，只有兩種：一，賣報，二，當兵。然而賣報也是有幫口的，沒有入幫賣報恐怕要被打死；最後便只有當兵了。因此，我想到投筆從戎，大抵是逼得無路可走的時候。

爲憤怒與熱情所興奮，最初與禮錫芳草龔彬諸先生辦了兩天號外。而這號外不到幾天就短命了。于是又隨雪峯望道嗣炳諸先生奔走著作者抗日會事；在事變發生之初，我與龔彬兄便主張「建立各派聯合戰線」，參加那會的目的，卽在這主張的實現與擴大，也就是望道先生所謂之「共同點之求得」者。但這「共同點」終于渺茫，于是這會

也流產了。

在這槍林彈雨之日，正是個人煩惱之秋。自抗日會瓦解以後，我索性關門睡覺了，蒙着汚被，聽戶外的炮聲。

一直等到那斯騙阿斗的爆竹之夜——這眞是殘酷無恥的欺騙——的翌日，什麽都完了以後，我漸漸開始看書了。

一兩月的光陰，便像夢遊者似的過去。

四千餘年的歷史，寫下了這古老民族衰殘，麻木，屈辱的簿記。各種外族的侵凌，屠殺，擄掠，姦淫，我們列祖列宗都恬然忍受。不肖的祖宗之肖子賢孫，在最近九十年間，更在這簿記上，塡上了最可戰慄的恥辱之頁。

歷史上任何民族，沒有不對外族侵略表示反抗的，斯巴達的武士，血戰到最後的一個人；宇宙間任何物質，其反抗力無不隨壓力之強而增大。然而，我們這民族，却超越歷史

與物質公律之外。

難道我們是天生的孱頭？決不如此。這只是因爲我們之中，原有兩種人：一是無抵抗主義者的「主」，二是抵抗主義者的「奴」「主」要永遠宰制「奴」，便不能也不願抵抗外族，甚至于非借仗外族不可。而奴被壓得不能動彈了，也難于造反起來。

然而，我國的主，何以是如此出奇的劣種呢？你說他不勇敢麼？但也很勇于私鬥。你說他真勇敢麼？但對于異族之兇橫，是如羊之恭順。對內威嚴可畏者，對外則笑容可掬的。自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之虎，加上中國統治者之倀，拚命吞噬中國人民之血與肉。

到了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者單刀直入，無抵抗主義者望風而逃。於是日本更于一二八在中國經濟文化之中心的上海作強盜的屠掠。

十九路軍英勇抗戰，揭開民族鬥爭之序幕。我們想，如果中國還沒有死，全民族的熱血，應與十九路軍的血合流，由上海的戰爭而變爲全國的抗日戰爭纔可。是下文是異常冷淡，中外老板一致合作，將這一個戰爭窒息了。

然而我們還是不寂寞的。在北歐，西歐，美洲，以至日本國內，一面有贊助日本之屠殺者的，一面也有同情于我們的抗帝戰爭的，上海的戰爭一方面是偉大的民族戰爭，一方面又是國際反帝戰爭之一幕。這個戰爭不是以國家作界線的，在我國內有帝國主義的奴才，在外國內，也有反帝的叛逆。只有更廣大的國際的革命神聖戰爭，消滅那反革命的強盜戰爭，才有中國人民的出路。

九十年血腥的教訓在我們眼前：不反帝尤其是反日，一切問題無從談起。帝國主義，買辦階級軍閥三位一體的統治，陷中國于準奴隸的境遇。這一個秩序的延長，便是純奴隸的歸結，只有建立革命大衆的抗日線戰，才是中國革命的起點；凡背叛或迴避這任務者，便是民族之敵人與贅瘤，

然而自十九路軍撤退以後，反帝抗日之聲似寂然無聞了。上海恢復了當年笙歌昇平之象，好像戰爭已隔了幾世紀之遠的，就在文藝之領域，也叫人還在等待這次血肉戰爭紀念碑的大作。

專制使人冷嘲，不料瘋狂使人沉默。

然而，倘若這古老民族是不會從此而衰頹而死滅，則在最近的將來，應該使我們看到繼十九路軍之血跡而展開的更偉大的反帝抗日戰爭之證據。

一九三二，六，八流汗草

民國廿一年十二月再版發行

實價大洋九角（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郵費）

"戰時日記"

著作者 王禮錫

發行者 曾獻聲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印刷者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上海新閘路福康路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無線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神州國光社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平宣內大街 廣州財廳前 南京花牌樓 濟南商埠緯二路 神州國光社分發行所



$.90